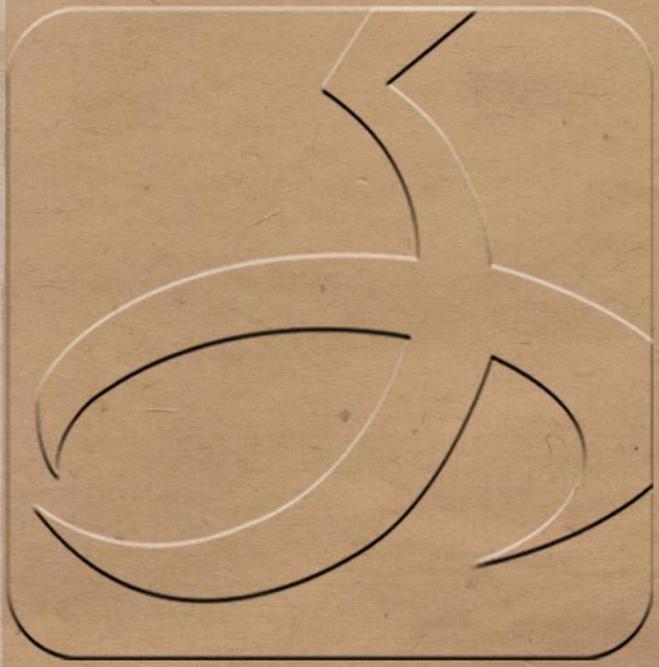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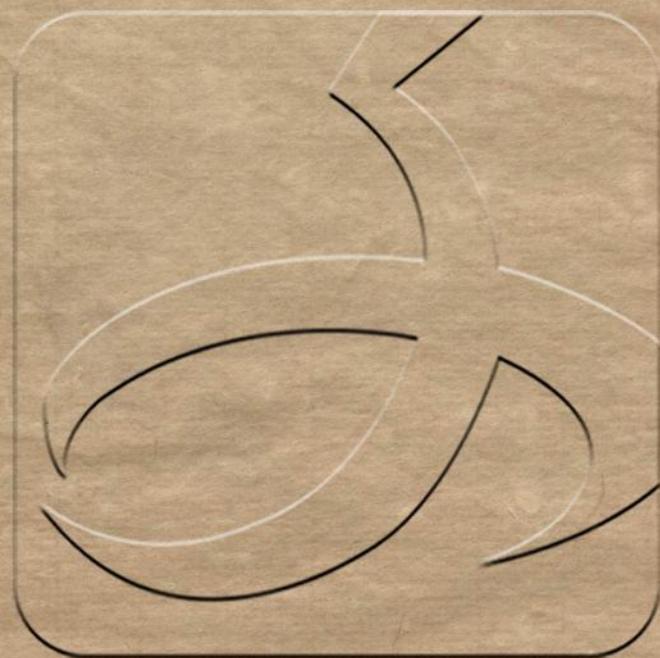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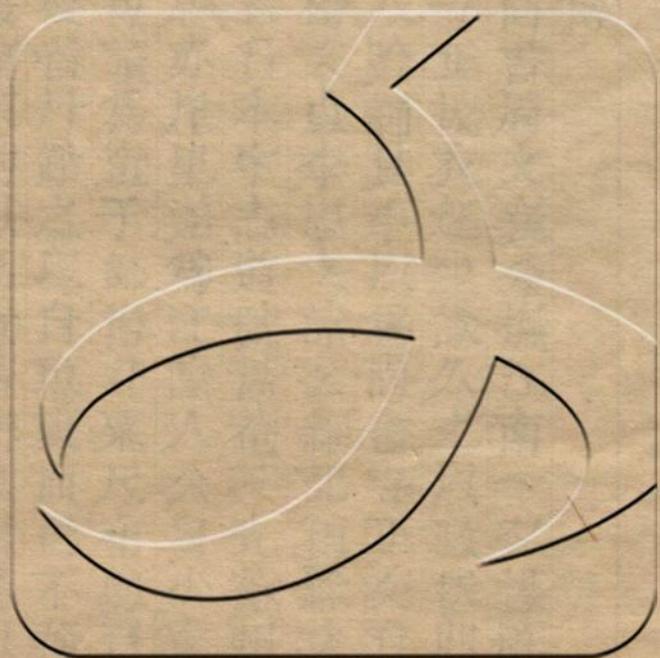
從野堂集



97.451  
5339  
=44

44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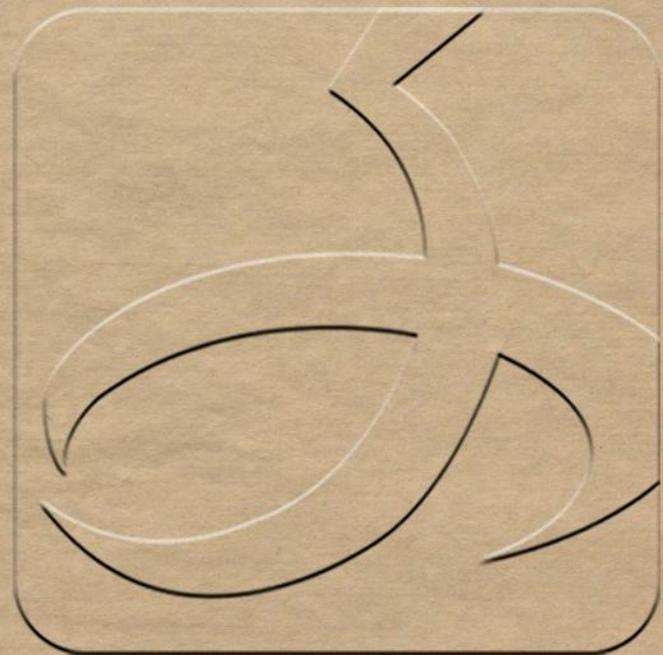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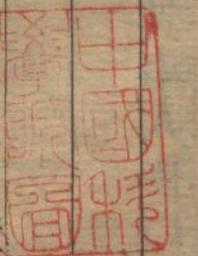


從野堂存稿卷五

嚴寺正傳

宣廟時尚書周文襄公撫江南一夕操舴艋至江陰赤岸里扣嚴寺正扉寺正披衣起坐談久之以數伏卵為供文襄啖之盡乃別至今里人吟誦其事以為尚書寺正交有古人風於是知有嚴寺正爰采楊文貞李忠文諸公雜記稍銓次其事作嚴寺正傳

嚴寺正者名本字志道號蒿菴其先蘇州崑山人也流寓江陰城北後徙居赤岸里遂為江陰人公自少喜讀書通儒術然生而貧甚僅以句讀為童子師得斗粟尺布躬負歸以養其父間取六經諸史之要者丹鉛之以自取衷而已不務浮華之詞又取傅霖刑統賦蒼葢諸家約以己意著輯義四卷以見志永樂癸巳詔舉嚴敷異才吏部郎何澄江陰令李進以公名應詔徵至京師當是時仁宗在青宮監國事命吏部尚書蹇公義試理人策一篇復舉疑



義數條爲問公響應不窮辭意精暢立拜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  
時署部侍郎張公本介特自高視曹郎鮮所當意凡有疑獄輒以  
付公公亦多所平反尚書倚之爲左右手辛丑上命尚書宋公禮  
采木于蜀公在輔行烏蒙蠻初見漢官徒衆舉相驚疑一夕披甲  
負弩至同事者愕不知所出公挺身諭以朝廷威德蠻衆懼服叩  
頭而去宋公服公膽略應變自以爲不及也洪熙初以刑部尚書  
金公純大理卿虞公謙薦遷大理寺左評事時法網密獄吏多文  
致每以知情故縱及大不敬爲擬公特爭之曰國家定律除叛逆  
外別無故縱之文卽不敬所犯殊科何得一概重比傷聖朝明慎  
至意虞公深是之爲言於上著絜令云公少治刑書前後兩任皆  
刑官以習文法吏事有名公卿間然絕不喜一切刻深孳孳湔洗  
冤獄全活人命以數百計居官清峭壁立然絕不喜自廉而汙人  
嘗奉使督辦于太平僦居僧舍民有懷金詣他使者而誤投公公  
卽日徙學舍曰吾欲就儒生談耳事竣去懷金者言其事人皆以

公爲長者嘗捧部檄徵發郡縣夫匠公不忍迫期故事稽限者例  
當拘役家人泣曰貧奈何曰牽馬鬻諸市不足曰齎券鬻其田奈  
老何曰病卽死耳其急公庇民不問私家類如此公爲寺正秩滿  
朝廷特賜白金十兩寶鈔二百錠贈父如其官久之予告歸卒於  
家所著刑統賦緝義律疑解略行於世  
論曰忠文之推寺正謂其耿介不阿似史黼犯顏抗正似戴胄廉  
潔不汙似趙清獻用法平恕似子定國吁數公吾所不敢知假令  
寺正拾級登高在永洪之間當與近地陳節愍吳文恪等爭烈矣  
士苟有以自信奚必制科重哉

貢御史傳

御史貢公名安甫字克仁號學靜以御史言事削籍其再起爲山  
東僉憲有所不得志輒拂衣去故仍稱御史云公以弘治乙卯與  
父斌同舉應天丙辰成進士授長垣令其治邑一本於節愛而精  
心搜剔有神明稱尋以卓異徵拜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公入臺

便凜凜有澄清天下志時戚畹壽寧侯張鶴齡怙寵驕恣招納無賴罔利侵民蔓延及於南中商賈爲梗公約同官抗章劾之與戶部主事李夢陽南北相應壽寧銜之次骨賴孝廟仁聖弗罪也武廟嗣位考功郎楊子器以山陵事下詔獄公疏力救兵部尚書劉大夏以請老放歸公疏強留識者韙之亡何逆瑾擅政元老劉健謝遷相繼引去公與南給事戴銑等南御史薄彥徽等文章力諫臺疏出公手其略曰近月以來每聞陛下視朝太遲遊戲無度常與內官馬永成劉瑾等走馬擊毬放鷹逐犬劉健等身居輔導之官受先帝凭几之命無計回天興言去國若使遽聽其長往恐股肱之體日削肘腋之變旋生願陛下自爲計疏入瑾大怒矯旨悉逮諸言者發鎮撫司刑訊拷掠無數公楚不勝意氣自如旋收錦衣獄械繫者久之會主事王守仁疏救諸言事錮獄者瑾大怒矯旨廷杖三十發編戶公自是直聲動天下矣歸家闔門養疴終歲不入城市直指使者監司守令慕公名每迂道入山屏騶從請與

公一見不可得也瑾伏誅詔還言者官銓部屢推公皆謝不起再以言官薦起山東僉憲公勉爲一出三月引疾歸矣蓋公性負骨鯁見正德中時事多舛每裂眦出血叫呼不能已已既身在外臺度不能有所補拾遂有浩然之志後臺臣胡文靜撫臣伍文定疏薦公可大用卒不起公居家事繼母嚴父以孝聞論曰讀公丙寅封事可貫日月世多稱薄公彥徽以彥徽疏首也鄉人言疏出公手初擬獨上竟署全臺名余始不信及考逆瑾所榜朝堂黨人名南臺以公爲首最後及彥徽乃徵云然公孝友廉潔彬彬德讓與近世一節自豪百類不掩之士隔霄淵矣同時與黨籍者有主事黃公昭御史史公良佐皆江陰人也二公矯矯負大節黃文采尤可觀惜乎邑乘略弗盡志并著之於此

湯大理傳

載昆陵志

大理卿湯公名沐字新之號沂樂少有文行舉成化丙午鄉試第六弘治丙辰登進士第授崇德令三載崇德大治召爲山東道監

察御史立臺侃侃出按汴秦晉擊貪吏抑豪強三尺無所貸時逆瑾擅政外吏以贓墨將敗者納賂於瑾瑾爲道地於撫按賂多者輒得首薦賂不入者雖賢反得刺瑾欲以私奪公公不可遂出爲湖廣按察僉事未至官謫武義令瑾敗起廣東僉事督理鹽政剔蠹櫛垢鹽政一新遷福建副使會丁丑大計楊文襄公一清典銓衡手疏才節堪公輔者數人請特表以示風勵公與李康惠公承勛首被紀錄時論以爲計典光尋升江西按察使歷浙江廣東左右布政使嘉靖改元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改巡撫四川芒部寇亂公至旋削平之召入爲大理寺卿會大禮議起公與九卿同志者上疏抗辨再三一據經典無所附麗至是公敷歷中外垂三十年望實交暢國是方倚公重輕而大獄起矣天子旣入武定侯言移罪御史事下三法司覆議公心知上意所向每會議則正色昌言曰律令高皇帝所定也臣死不敢縱舍啟奸宄之心傷平明之治用是三奏獻三不稱旨竟與尚書顏頤壽都御史聶

賢等同得罪免官天下聞而冤之公家居六載廷臣爭薦公無慮數十章卒寢不報公性嚴整閨門之內肅若朝典見鄉曲新貴車蓋至其門故偃蹇不出出則自倨上坐以折其氣及與父老故人班坐泥飲如微時使人忘其旣貴其推輓後輩不惜齒牙有味乎其言之也生平廉潔自喜月俸之外饋遺屏絕故居官三十餘載位踐大卿而門戶冷落幾同寒士僅有竹莊數畝而已年七十三終於家

論曰湯公之爲御史以至廷尉守法不撓居鄉黨顏色無所假可謂倨遂自如孤立行一意者矣乃能與田父野老修布衣歡折節少年文士抑何款款篤厚長者也公與貢公安甫俱弘治丙辰榜俱以直節顯貢公早退天不假年公爵齒稍逾勝矣泰陵之末不得盡公用與康陵之掩公於宵人時也公之晚遇永陵而卒以官理坐廢惜哉

張澄源先生傳

先生姓張氏名汝翼字雲程邑之青陽里人也其自署澄源子以尚書教授郡邑學者稱之曰澄源先生先生品第在儒林獨行之間歿而祀於瞽宗學士大夫傳相紀述既章章不朽矣而伯子履正每謂昌期子里人居恆好稱說者舊軼事可爲我公別立傳以備他日修邑乘者采擇昌期唯唯傳其大者張之先無錫人也自先生父玉溪翁徙江陰好行陰德以醫活人無數先生六歲受書至論語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便低頭悲咽師怪問之曰吾念吾父母耳十四應里選有奇童之目稍長試爲里塾師先生家貧歲取館糈以給父母衣食玉溪翁好飲則先生預付酒家錢使任翁傾釀而身逆於所往扶攜以歸會歲祲諸姊子皆來食先生分糜給之不以囂恥告也亡何補子矜有時譽而母樂孺人沒玉溪翁又沒前後居喪柴毀支骨氣息憊憊一綫而已既免喪悉謝一切下帷攻苦讀其經術日益高弟子日益進遂以尚書稱大師所至擁皋比正襟危坐陳說經旨旁及漢宋諸儒注疏義的哲乎其

言之也先生之教整以峻約諸生跬步必謹啟齒必詳課業必勤說必守洛閩文必規成弘有不率者目攝之則人人愧屈無所容帖括之外譬誨不倦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恭與富貴言膏粱之毒與少年言輕薄之累則又人人感發以不負先生爲幸於是先生積既廩十餘年數試數躡場屋其學與名不盡酬而伯子以弱冠知名先生盡發所藏書授之遂與先生中分席諸名尚書學者稱大小張矣伯子既試南宮念先生甚不撤棘馳歸而捷書先至先生迎謂伯子曰我先人之有陰德而發聞於孺子幸甚雖然家世單薄暴顯名孺子卽不至薰灼人政恐人來薰灼耳伯子敬受教刻意爲斂約而先生閉門教授如故伯子請謝遣諸生以輕軻輓輿從湖山游先生哂曰昔馬融首尾東觀不去絳帷吾豈以孺子貴弛羶也先生每念玉溪翁篤老怯寒不能具重裘以爲恨母樂殞於羹竟終身不啜羹及是伯子所進輕甘輒掩泣不忍御矣其孺慕不衰如此年五十四以疾卒於家先生生平行馴尤慎口

語絕不談人過或謂其孝謹如萬石君而至於獎訓人倫多所成就則郭有道之徒也始居約時曾爲其姊夫王償貸金報陳氏子舊德弟畜之無所聞此二事挾義者所饒爲而先生出於挺脯之餘足多耳其他推己振人皆此類故先生之卒也里巷哀之甚又五年戊戌而伯子始對天人制猶墨墨守學官徘徊南署者十載而始出領廣信郡識者皆推先生淡薄之教云

繆子曰余聞之青陽人自伯子第而先生色若有憂時愬愬瞻顧曰車少澤乎服少炫乎僕御少進乎門客少雜乎比疾革而后顧伯子曰吾知若之免矣可瞑矣嗚呼先生古之素心人也至心人也方其與伯子同臥起省檜結司履綦如嚴母之衛處女意豈以膏華爲市哉一旦入金閨冠掖庭而猶醇然女貞之戒難矣是故伯子用先生之學顯先生不以伯子之尊儼然俎豆稱鄉先賢可也

張先輩傳

邑孝廉張君季成以明經潔行守公車間者二十餘年十上不第後來之士名齒莫若也士不敢以雁行進輒用唐人例稱之曰先輩顧獨暱愛昌期疾革呼其二子曰世誰相知論吾行者其必屬繆史於是二子以請余不忍負亡友作張先輩傳

先輩張氏名修德字季成邑之流璜里人也自其高祖雪蓬處士傳至觀省翁慶世世好行其德觀省翁娶於薛憲副女而舉先輩薛憲副者以東越之學聞歿久之祀於學宮所稱畏齋先生甲者也先輩生秀慧性醇謹詳步緩視無眇色薛先生奇愛之曰是兒國器也以從子子妻之先輩感奮日夜肆力於文十七補諸生文益進郡守福清施公號能知文得上每課藝擊節稱善學使太原褚公擢第一當是時嘉隆之舉業尙而輕敏出卽余爲童子亦跳跟焉獨先輩以贍詞晰理衷其華實醇如也故往往見應格二十八成應天己卯薦庚辰試南宮名在乙榜丙戌奔父喪不成試己丑居母艱壬辰以後則無歲不上辛丑猶在乙榜而時文之變日

新先輩不能復改玉矣至癸丑而始憬然曰歸休乎命也夫雖然吾何以酬薛先生鑒而徼半通之綸於先子乃決策就選人方待試而兩目朦朦若眚者遂束裝歸歸又之載而悒悒以卒昌期在京聞之泣曰嗟乎此吾邑之明經潔行真不愧孝廉之稱者而今死矣先輩爲人謹厚方張氏中落里有乘之者先輩旣成名弗問也觀省翁性卞多所不可先輩緩劑之而身自折節卽遇少年子必衡其禮以是得里人心至其家庭內行有獨至者痛丙戌大故弗躬醫瘵每念嚙指出血歲時饋饗嗚嗚伏地不能起婦亡不更婦曰孝已子騫之事可念也季弟天撫其孤庶弟未及於析箸益其授出嫁妹有夫孀子孤者力持其門戶三黨之中待而舉火者不勝數也每歎薛先生之醇學而俎豆尚懸則徧謁紳衿之持論者旣論定而薛氏之後歸先輩力先輩頌赤曰修德直不避親耳俎豆何典而乃以修德故辱俎豆且辱外王父君子躋之昌期曰昔嘗從先輩於有司之庭見先輩少所關說間爲其一二宗黨解

誣釋累則媿媿不休以此愧服之嗟乎市道之行也無所爲不居閒居閒不必宗黨宗黨必有爲有爲必有擇如先輩不居閒居閒必宗黨宗黨必擇單露擇單露因不避居閒難矣哉或曰先輩不必灑然者如其灑然何以頽唐棘院顛顛選人而其治家課僮僕力田畜斤斤管鑰不纖微漏也此言非是夫制科君制也不得於制科而一階半級君階級也世業親業也修業而息之令子孫有所蔽風雨接衣食亦猶親遺也二者士之經也今有進不走魏闕退不宿菟裘又無鑿坏遁垣之節與銅山金穴之藉而能兩收其贏則侯門之抵何謬巧以得之豈可與人爭言者哉且夫先輩亦何必灑然者也文不爭險行不標奇遵君之制食親之遺雍容禮義師表鄉閭如先輩者可以傳矣二子者毓美太學生毓芳郡諸生皆能文章世其家

顧太公傳

顧太公者予友戶部郎中顧伯子言之父以伯子貴稱封郎中里

人從其家稱則曰顧太公太公年八十六以壽終伯子授狀昌期  
曰惟子知言父子間百他人筆不如子信昌期謹按狀雜采睹記  
約其大者立顧太公傳

太公諱儒字成憲別號雲竹邑之長涇野人也祖清父佩世陰  
行善公自少有巨人志稍長喜讀書多聞解一日從餘姚諸先生  
遊盡受其禁方書而解驗之尤深於仲景之傷寒論爲人治寒合  
色脈察傳變一以膽決行之無不立起人人以公爲醫師而長涇  
人所以推公則以公孝謹立然諾臨財辦不專以醫故家故貧也  
坐後役數廢箸轉徙醫所得糈盡斥以市甘鮮羞其親其餘以給  
諸兄弟再廢再起築一室聚方書彈琴其中陶陶樂也居久之有  
子伯子以文鳴諸生問字者麋集公勸丙舍居之治飲食傳餐徹  
朝暮諸生以公爲家當是時伯子猶以文高困科舉里有與公同  
起而暴貴者環公宮而築之容出入者一竇公數諸眾曰薄人不  
仁棄舊不義汝冒不祥我又何誅顧謂其家人曰去矣乃卜宅於

墅東盡室徙焉伯子遂以是秋舉越三年成進士里人持牛酒賀  
前偏公者先公逡巡避席謝曰儒懼人之以不祥擬也伯子出入  
守令曹郎所居官廉公攜酒米之官曰佐汝月俸也其治家實不  
支官中一錢然公獨不諱生產曰吾見橐於官者其家多皆窳無  
以守也故其任筋力課僮奴穿渠壘土接果陂魚日汲汲不暇或  
告以權利之事則不答出息錢於人時減其息以田售者寬其值  
倍等曰今後世子孫從容食吾餘也居身纖苦布衣疏食與田父  
均歲課所贏班施其宗人與中外之屬其屬疏遠而貧無立者百  
餘人衣食嫁娶棺殮皆於公需歲大疫修精良藥自齋延門遞給  
所全活無算他施櫛掄幣稱是公雖好行德而方矩有裁割不爲  
翕翕烘煖有慝於里者見便訶斥其抗折貴勢抵禦彊宗嶽嶽其  
言之也聚三族之俊於塾授以一經使無失職勅勒子弟無鮮衣  
無怒馬無長夜飲無近市利無接市談輯女誠數十條每歲時伏  
臘裏章服拜祖廟子孫巾襪班其後蘇蘇涕不收曰痛先人之不

及見也初公以醫師名既貴病家惟恐不得當貧者曰公即不棄我猝來馬僕飯芻何所具公曰嘻我非封郎中乃手提藥囊故郎中也若迎我我以一兜子來老人得匕飯少菜菹足飽矣人乃復爭致公其遠不能致者老幼扶攜謁焉公一一診治如初人益以此歸公長者所著有簡明醫要若干卷行於世

史氏曰公始居約前後執喪必有聞兄死於盜公被髮窮追盜盡出伏法家為破其至性有過人者火延舍賈人百金裝寄馬出諸燄而昇之不問室嗟乎此造次之事神不及司豈期後日追而數之公於是得天矣自念以布衣起閭左再被朝命長子孫慨然有揭德振華之意焉遠矣哉君視世之封官非有開先之智裕後之謀乘時寵光作車上儔高冠大蓋揚揚里巷間而指者已唾其後此亦人子之恥也公父子免矣徐熙遇道士求飲以一瓠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開之乃扁鵲鏡經二卷竟以醫名子孫貴顯者三世公所遇諸先生其人即宜祠祀之不忘也

克菴楊公傳

公楊氏諱漸之字孔儀自署克菴子常之無錫人也祖曰温州倅秋璧公修父曰淞藩幕錫峰公廷母曰薛孺人公其仲子也髫年穎秀便已映帶諸子間尋補諸生即負諸生聲楊自温州公以明經發家至公兄弟而聯翩藝苑出入雁行一市目矚而公尤楚楚整暇絕無少年挑撻之習下帷攻苦寒暑靡輟藩幕公獨心器之先自温州公居官廉四歷郡縣歸無贏臺至藩幕公而家益洗會其守太學上舍久當得官乃決策謁選人而赤手無以治裝公傾私橐以代裝得成行藩幕公需次都下薛孺人遭疾歿於家公毀辦徇禮獨身治含斂祕弗聞於長安邸既藩幕公領冷局久性頗豪俸入無所恣吐納則公裏糶筭金以佐之藩幕公若忘其為薄宦也蓋始終藩幕公之身送往事居顧內瞻外公之心髓竭而藻理亦稍彫矣其履不得志於名場以此最後徙業入南雍時公意已倦猶見激賞於司成然卒困京兆試以歸公乃循其髮曰種種

矣無能爲矣遂裂太學繻不再赴而收身於藥闌花圃間讀書娛  
性宴息自得至其操管鑰課童僕斤斤如也公旣以節縮治生  
事亦不落莫間推其餘以贍里黨之窶者而於同氣尤周悉蓋孝  
友篤摯其天性也有二子曰標曰斌皆授之經術使並遊太學以  
發其志意三孫慧而文所以繩督之甚苦曰吾家自臨安府君而  
下代有聞人中葉稍替至温州府君幾振矣然卒憔悴公車徘徊  
半刺以死錫峰府君之屈首幕僚也吾與若父之曳太學裾也愧  
非温州府君裘也小子勉之君子謂之楊志公爲人敦氣誼尚簡  
柙端言雅步少年無敢狎見所遇故人子在落魄之中輒傾身瞻  
就之久與坐貌益恭至若時貴薰灼俗子樞趨公傲然不顧也有  
密戚而顯者公終歲不恆過卽過竟無所勾浼其矜局自好多如  
此年七十以疾終

繆子曰余從姊室於標得以通家子習公公亦雅嚮余每見輒及  
古今賢豪忠孝節義事慷慨乎其言之也觸事不平鼻端啾啾火

出矣使得階尺寸見於世庶幾彊直自遂不畏高明者哉觀其居  
家有威儀閨門之內整若朝典猶有先民之遺焉余是故據標狀  
參一二所經覩稍節飭傳之亦以答公嚮云爾如其徵遠有高先  
生之志銘在

仰峰王君傳

王生國寵將奉其父仰峰君之喪歸葬於敬亭有馮參知元成志  
墓矣余歸自燕而生乃以傳請曰惟吾父流寓江陰非先生筆孰  
徵者余故奇君沙中之篋感孝子懇惻不忍辭王君名守璽字爾  
玉別號仰峰其先徽之祁門人也後徙爲寧之旌邑人國朝多顯  
仕有爲御史大夫曹郎守令者旌人所稱白地王者也君自其少  
時卽負財用有心計伯氏守諸生君獨不喜爲諸生曰兄讀弟買  
賈以佐讀不亦可乎父高峰翁知其才縱之賈游賈輒售累貲至  
千金而君性廓落好施予輒隨手散盡則且貸且賈且以賈償貸  
且以貸緩急人意恢如也一日行賈江陰涉江至平寧沙而熟睨

之曰是足以豪矣聞者拚口謂此間唯有荒葦蔓草恐無所助君  
豪君曰不然唯人棄所以取也乃決策構廬舍買犢治器擇田而  
授之三年大墾五年大闢會天幸運得歲稔而沙之趾芽而爲新  
田者數倍其身畝益拓土益腴雞犬桑麻居然樂壤矣復請於令  
立十家法間以意行之如鄉三老故事摘其非良者力護其良而  
見連者沙民帖然君既得志於沙中而自喜爲德益甚里中有緩  
急扣君立應其應貸不責子錢多有焚券者有盜婦而矢節或迫  
焉卒以死殉君收其屍而哭之已麥舟渡江遇盜盜知自君曰此  
收某烈婦者也竟卻棹去於是君義聲隆隆矣而江人以君起流  
寓擁孤渚贏得暴振則扼腕爭言沙利因數起他事相窘君抗辯  
數白復行意自如至徭賦踐更一切無所規免橋梁廨宇非時繕  
興縣令以屬君取一切辦使者聞而賢之且有所旌異而君以耗  
瘁一疾不起矣君事親孝事兄恭伯氏在則推賈餘以佐讀歿而  
視伯氏子如子既推舊業復予新田其至行有如此參知既志而

復論之曰今天下盛言屯利莫舉行者西北斥鹵連天極塞其人  
皆仰食飛輓一綫之漕至關國命庚癸之呼時時見告計臣束手  
浩歎耳使得君數十輩散處塞下何憂軍實哉

史氏曰才難不其然乎參知之指若云余江人親見君沙中事其  
起瘠爲饒馴暴爲良翕張鼓舞使沙中人人爲用才也哉卒以益  
國賦佐緩急縣令倚之如左右手非獨才謂其氣誼足勝之不然  
而土著之民世有上腴積高貲而一過徵發卽裹頭匿影鼠者何  
多也乃其孝友敦睦均財於兄子抑難矣國寵雋才而循循擢節  
語必稱親有自哉

行狀

先父惕菴府君行狀

嗚呼不孝孤以甲午三月失吾母尚厝淺土未有七尺之封今年  
丁酉二月無祿先君再背屈指三年首尾兩殯而又淹恤孤貧中  
拊身拊棺儉不能傳禮於是不孝孤積慘負恨實倍他人子念卽

以身殉地下不得姑強顏偷息黽勉襄事而僭不揣且以千秋累名筆謹濡血狀之吾父姓繆諱炆字明思別號惕菴吾繆之先世居常熟之小山湖橋國初全一處士徙邑之東興里居焉後遂以東興著姓是爲江陰始祖四傳而爲松月翁諱鑑有隱德以詩書教養子孫是生我曾大父怡雲府君諱玉恢奇倜儻喜施予立然諾凜凜有烈丈夫風怡雲翁季子爲我大父東渠府君諱桓少有名學宮一再試應天不利退而修布衣之業其所緩急全活人者甚眾故兩世皆以氣義推於鄉而不失爲長者其訓勅子孫悉有條規一門之內整若朝典大母桑孺人海虞名家女也產三子吾父屬最少生而凝然弱不好弄桑孺人以爲不慧也而少之俾寄育於李家姑稍長歸就家塾嚴言雅步授之書義多了了時經師趙先生目而屬曰此子也沈吾愛之異日必爲端士因介於我外祖懷菴夏公以吾母嬪馬會大父業棄其諸生自老而冢氏靜思伯方以才藝起屢冠諸生大父謂吾父吾一經有託而數椽日圮

汝盍修業而息諸吾父謹奉命投槩去而任家秉非其志也吾父之治生不耐牙籌齟齬又不屑米鹽瑣尾唯務與吾母折節爲勤儉計一歲中汙邪之所入以時消息之與督其力指無虛其食指而已卒以此稍致溫飽無乏絕吾父以少子受丙舍獨畸於伯氏旣家用稍給乃身拾瓦礫編蓬華僅免侵於風雨未嘗有所較量傷父兄心繇賦踐更非時至輒獨身跳而往遇所酬費不貲則以私橐佐之一不以聞於大父大父性好客坐上客常滿則吾父能擊鮮具醪以待時時先大父意不必問所與飲也故大父晚頗適焉且大喜過望動于眉睫曰兒幸如此足娛老人何必雍容衿裾而坐銷我皮肉爲然吾父居恆常問問以未究于學自厭及是不孝受句讀稍有旁解吾父乃決任於課責頗招延邑中名士爲之師友而每陰伺其間身自監讀尤計日修短立爲程限東方始曙急披衣起喚阿期醒耶夜則篝燈相守度不盡一日之程不休雖夏蚊嗜膚寒冰帶鬚未爲疲也而當其有所發憤督過卽賓至可

卻事至可廢時至可忘寢餐矣吾父廢學早不能博綜於羣書而至閱古今善敗興亡之蹟與儒先身心格要之語時諄諄疊疊爲不孝莊誦之且特揭其大者於壁間曰以此當孺子座右銘也性嚴冷自持於物情無所追逐每遇世間譁譁謹謹之會力謝不往曰吾以一時侍親三時課子一時料理生事餘隙則鍵坐一室中澄懷嘿照覺身心無少攪累不亦恬愉自適乎安能與俠邪少年游浪擲光陰也蓋吾父之斤斤擇地不踰繩尺者垂二十年竟不知世路嶮崎有理外風波事歲丙子大父以高年下世里中豪謂三孤可掇取也不用奇構不得兼於是設外筭以投內隙遂及丁丑家難比主者簡驗情詞絕相左而縣大夫詔安胡公所爲保持甚力主者心益開至爲株究其所以而事端盡白矣時不孝方以童子補諸生父子相攜而叩謝胡公公卻曰吾不忍視良民之就魚肉實非以生故私其父也何謝吾父歸而閉門自省絕口不談前事或挑以構者主名則不答曰彼豪以危法中我度無得脫者

而微天之幸與二三大夫之明布衣修然以還田井卽我且暮填溝壑使孺子獲稱於人曰先君子足矣然回視東渠府君舊業已蕩然變斥南山一頃多蕪而不治者覺意緒牢落日邑邑無所遣解而其操不孝於學愈急曰匪是無以復先業而償夙望久之多恙居一年輒病病主心脾間勞火炎炎上攻則腸血隨便下不可收又一年肱削而行蹇侵尋成癆不孝謁四方之名醫雜治之卒無效已乃大悟曰吾乃知醫之悞人多而藥之不可以已病也悉謝去不納手書勅不孝吾年及知命患此沈疴真陰耗失豈藥石所能強起惟有息機斷緣差延歲月耳自今以後閩內之事汝母爲政閩外之事汝爲政家事圯惡聲至都勿關聞我且閉目趺坐在匡牀竹簟間銷送白日飾巾待盡而已嗣是十七年之中臥起一榻絕無煩惱道經一函方書數帙或手爇鑪香或親潑茗汁羅致四時名花盆盎不乏間與二三老人談往事課陰晴欣然不知錮疾之纏縣也不孝以京兆試不利吾父喟然歎曰吾家自全

一處士以後代有隱德而無顯者意將發聞於孺子孺子勉之歲  
甲午不孝以母憂罷試蓋至是五更大比矣吾父始信遇合有命  
絕不以利鈍相繩且曰汝既不能疾足先登尤當饒藝業高器局  
以靜觀運會庶進退兩有所據耳嗚呼孰謂不孝血淚未乾重有  
斯難而尚以諸生送吾父也吾母故以靜恭事吾父至病牀十餘  
年間尤極婉轉扶持湯藥膳羹非手調則不進故吾父得安心筦  
簞而無躁容迨吾母沒而起居多失調者去歲中秋之夕前證忽  
劇延至今春竟不起吾父泣不孝輩素嚴疾革之際猶正色危聲  
不作一悲戀語不孝泣請遺言曰身家事在天身名事在汝吾何  
屬強爲善而已矣孺子嗚呼痛哉吾父生有至性大父母性亢嚴  
嗃嗃難事而百方志養終身孺慕如一日前後居兩喪哀毀幾不  
欲生與澄灣伯同更患難友愛尤篤與靜思伯暮年貧病未嘗不  
形影相弔也每相見必相泣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至今我從兄  
弟輩與不孝藹然一堂矣初寄育於李家姑受襁褓恩後李敗姑

老無嗣吾父迎而養之與吾母推燥分甘疴癢必視沒則厚爲營  
殯春秋奉祀不衰人皆以吾父之篤報也生平惡麩黷眼不識杯  
鐺尤絕閨房窈冶之好客有談他人污媠事者面熱發赤羞汗浹  
背與吾母白首相莊卽闔門耦坐中相視必以貌方之古人如冀  
缺梁鴻夫婦真不愧矣天性峭直不以辭色假人常刺刺面詆人  
過無所諱至使人不能忍拂衣去而退則陰爲覆護曰吾愛之故  
諍之而忍彰之乎故終其身無背憎人鮮怨者最恥干求人與攀  
附人見有傾身媚寵者輒揜口笑之曰奉法循理及時供賦吾小  
人職耳奈何與輦上君子作緣且其人賢不受媚其人不賢不受  
虛媚媚何爲者以故終其身無非分之交至遇故舊親朋以貧窶  
來者無不溫然暱好晚既篤疾尤強起敘契闊致寒暄或在數十  
里外題封問訊不絕自少沈默矻矻然如不出口而時發一語輒  
破的其論事擬人多引上世難行與性情之所不近者始見以爲  
左時遠實而遲之數年之後是非成敗參驗若符人卒服其內鑒

大父多施予而吾父苦自節縮大父寬然汎愛而吾父顧矜慎少與以是無一時豪爽名而要其引義裁中不谿刻於大體與二三心知交垂老而愈覺有味大抵吾父渾質有餘而藻飾不足故附於物情者少而依於真性者多嫻於世法者少而篤於內行者多蓋平居之語不孝曰吾才力量不當爾祖什一故好事好客卻輸爾祖什九第爲拙爲訥不能爲巧爲利爲慧爲遲不能爲卑爲捷爲拘攣爲不強爲吝嗇不能爲恣肆爲滑賊爲翕張取予惡衣麤食据偏守獨以安吾之癖而無求於世斯吾之不自知其不可而亦欲稍貽孺子以樸不願其雕之者也此吾父之自序云爾而父執之深知者亦曰尊府君德不純師行不表世而惟於偏處完眞癖處養素獨往獨來不要譽於鄉黨朋友殆幾於三代之民歟噫斯言足狀吾父矣惜也一生韋布半世茵褥聞聞於人耳目之間而不孝身名未成又無以顯揚而光大之卽一二家庭之行里巷之節幽潛微渺若有若無後世子孫孰從而考焉孤爲此懼乃

敢忍死扶服泣請於當世作者之門徼惠片言以信幽珉而光家乘將歿者存者俱不朽矣吾父生於嘉靖丁酉十月初一日卒於萬曆丁酉二月初二日享年六十有一吾母習禮夏氏貢士懷菴公女實有婦範庶幾於范陽盧氏所稱九族宗師者語具海虞趙定宇先生志中子男二長卽不孝昌期娶赤岸李氏復菴公女太學戒菴公孫女次昌胤娶王氏奉川公女女一適縣諸生徐起鳳昌胤側室施氏出也不孝卜以今年丁酉十二月初五日辛酉合葬於赤岸里任家橋之新阡而先期勒狀如右

先母夏孺人行狀

嗚呼人孰不有死而獨吾母以憂瘁殞年人亦孰不有大故而獨不孝之於吾母虧半菽之餘歡孤辛累年而溢焉長逝幽恨無窮不孝身負大逆故彌留之際幾不欲生小祥以來僅存殘息每欲強起捉筆銓次其遺事以干作者輒自揣身名未成母以子賤焉用文之慙不敢舉者數四矣轉念吾母一生言爲笄訓行爲閭則

令淑之稱在宗族姻黨間者四十年無間卽不能以不孝故有聞也奈何以不孝故終泯之是用血淚書狀上有道君子采焉吾母夏氏外祖貢士懷菴公之季女吾祖東渠府君之季婦而吾父之元配也夏於江南爲望族南宋以來代有衣冠人行仁義里人因名其村曰習禮入我明而著者爲承事郎約軒公榮四傳而生貢士懷菴公兼有文章行術卓然名士娶無錫華而生吾母屬最少生而慧婉端凝不妄笑語懷菴公絕憐愛之爲慎擇其耦時吾祖與懷菴公並以文藝游邑校中相得驩甚乃以間請於公曰吾有季男君有季女兩家男女不當伉儷乎公喜諾遂字焉年十六歸吾父當是時夏氏之業已中微而懷菴公自以諸生視食不能辦裝故吾母之來衿襦不具而祖母桑孺人性嚴稍卞遇子婦雖得當不廢譙呵聲慮吾母名家女多務飭故爲非分督過以習吾母吾母愈益恭而加以媮色久乃頗得安居二年祖母卒哭之如禮明年吾祖三析其箸以授世父及吾父炊則吾父最穉弱不堪門

戶寄吾母乃椎布操作務以纖勤佐吾父踰年家用小饒壬戌舉不孝又五年舉一妹其先後不孝而舉者有兩兄一弟皆以痘殤故視不孝喏喏懷腕間俛得俛失一飯三哺一夕十起每遇寒暑疾厄則呼天而泣且祝且禳不遺餘力比不孝長就外傳吾父見稍慧始發憤督課必欲速致於經術頗招延邑中名師誨之而力誦不能厚脰脩吾母懼師爲有力者所奪實脫簪珥以佐其餽終不令吾父知也吾祖念不孝尪瘠甚時摩其頂而謂吾父曰此孺子者孱然耳且人生何可寄緒於一綫不爲旁樹孽乎吾母聞而心然之遂以侍者進使得比於偏貳丙子庶弟生吾母朝夕覆視煦煦然如自己出其年吾祖卒吾母哭之一如喪桑孺人明年舉襄事時吾父方在哀毀中凡內外經紀一切取辦吾母稱易而衷無何而家難作矣難之起起於里有險人者實乘內隙巧構成之中以危法吾父素文弱在吾祖宇下久自明農課子外毫不知有人世機穽事風波乍起闔門震驚所賴吾母堅持內綱潛抵外開

十指自畫以資吾父藁餽者艱辛萬狀所不忍言會是時不孝以童子應里選連得首列吾母稍破涕爲歡曰門戶庶有寄矣而郡邑大夫先已廉得吾父冤狀至是力爲湔洗故事端盡嚼而吾父得完其布衣歸然視東渠府君遺業竟洗然矣吾父日鬱鬱不懌以是損心脾腸血下注中虛而外削牀臥者十五年未有起色吾母百方療治篋篋盡傾中間尤爲不孝畢婚爲吾妹畢嫁拮据拮据勉强成禮於吾父一無所關聞凡十餘年間吾父得安心筦簞而無外顧憂者吾母力也吾家世業原不及中人自被難以來膏腴既廢斥鹵僅存而吾父沈疴繼之不孝復迂腐不能問生產產日益挫遠日益起而家人食指猶如故歲時百畝之人十七醫藥十三衣食卽郡邑大夫直指督學使者所資不孝筆札膏火及所授弟子束脩不足以支門戶費凡世間所謂脩旨輕溫之奉一無所致於吾母吾母以衰至之年啖糲衣粗備所不堪絕無難色亦無辭辭屬己庚之際歲時薦祲家累數十口仰給不贍吾母猶手

調肉汁進吾父其自供則一日三糜雜菜莧蓼佐嚼之取充虛而已不孝每見必泣吾母撫之曰孺子何泣在貧食貧恆耳且吾故食孺子貧孺子未嘗竊自飽也何泣但願孺子績學攻文慰牀上老人望卽鼎食不啻矣不孝聞之益酸鼻自恨不能容先是不孝屢蹶場屋吾母意不能無望而猶從容爲慰藉語至辛卯報罷則容色慘淡決瀾者久之曰吾兩人瞪目以待汝舉久矣而及今不舉卽汝有待我無待也汝第見汝父沈痾久恐爲旦暮之人而不知吾精神已實喪矣一時聞者莫弗泣下吾母念三十年幽憂之思旣不能發之於不孝而吾父日藥裹一牀用度不時弟長大棄學又未有授室意忽忽不知所任計欲先其力指以爲食指供則身任機杼與婦子雜作仳仳兩夜不輟不孝跪請倦休則漫應之曰吾直假此以送永日未爲疲也然而勞苦倦極形神兩憊故外氣雖爽而眞氣潛奪已不可復支壬辰秋有毒發於背癸巳夏發於肱皆藹腫作楚投之藥輒愈診者曰其病生在肝脾之間卽治

當有後虞不孝已心憂之至八月而病大作其始煩懣穀食少周身流痛醫診之出曰此噎徵也不治將深不孝驚且泣以告曰吾自病血耗耳度不至是然猶手操蕪蕪銚衡量米鹽出入調膳進吾父至十月小間十二月而忽劇亦未嘗竟日貼臥甲午元日猶力疾早起髻而端坐受家人朝肅如也是歲大比郡邑當錄士上督學不孝見醫言稍驗意不欲就縣試吾母顧促之行曰吾聞病噎者不受食今受食非噎也汝不試予滋懣不孝重違母心強就試比試歸而吾母已晝寢飲食不盡受操藥進之亦輒逆此正月十二日也不孝與吾妹若婦日抱首而泣吾母止之曰命也自吾十六爲汝家婦送二老人哭三殤庀一婚一嫁兩年遇患難十五年事病夫未嘗一日享開眉飯而非時憂慮外家哭泣不在其中生非金石安得不死死等耳欲緩須臾以諗汝秋試而竟不可待然固命也但念汝父未起汝子姓漸鯀以爲汝俯仰累耳孺子勉之失時無喪業得時無喪心卽吾在溝壑之中有餘享矣又嚮吾

婦諄諄屬付頗及門內諸細事皆宜家善後語尤不忍聞命理巾服及絞給飯含之具皆手自經涉必如其指而後肯然度之於制鮮不合者自是粒絕不可復進至三月二日召諸孫於前以示不孝曰雖貧無棄之學因亟呼盤水來使不孝掖而盥手足猶命取裙帷自蔽曰吾當以詰朝逝矣越一夕竟逝嗚呼痛哉旣逝之明日將斂猶若視不可含者吾妹凭而哭之曰母以吾父之未離於褥也而吾兄之未離於衿也送往事居勉圖令聞是唯吾兄乃瞑受含嗚呼痛哉吾母生於嘉靖辛丑七月廿三日歿於萬曆甲午三月初三日春秋僅五十四耳使不孝能讀書成文章早致身於科第則吾母當雍容食報以盡其年不然而能服耒耜闢草萊或販賣什一得稍贏餘以具朝夕歲時上壽娛然相樂則吾母何至以其骨爲勞薪之爨而今已已矣不可復贖此不孝所以仰天椎心氣盡而不欲復返者也吾母有令儀好簡潔雖終其身不識有綺紉之御而就所服疏布單衣練裙竟敝不容一點染遇稍點亦

必付浣濯不至再不休其所食雖至粗糲度非潔清亦不肯下一匕箸生平最慎履綦終歲不聞闕外其接見妯娌姪皆雍雍詳矩而莊故見者率遙望而矜爲整卽長年均行不敢以褻見其治家尤精警善肅括家人大小廩廩不敢以欺惰進然必伺吾父之嚮而劑其偏父意所急故縱之父意所緩故操之要以相御而行輔所不足故卒亦未嘗有內拉名至於通大義引大節煥煥懿美有可傳者吾父自少育於李氏姑受襁褓恩後李敗姑老而吾父迎養於家吾母推燥分甘疴瘡必視沒則營窀穸奉春秋里人多難之吾祖所遺遺非一而有屬養於仲氏者吾母兼任養之尤加禮曰昔以巾櫛事先舅敢暴使乎懷菴公之下世也吾舅氏仁而弱晚棄其諸生而家益窶吾母已身在窶中而猶力爲周贍歲時遣問不絕比疾革之時猶呼不孝割產相遺曰以志別也舅氏臨其喪絕痛後五月竟歿其撫不孝輩雖慈必教以義方一言之誤一趾之錯卽斷斷督數使之毛立汗下乃已晚年雖急不孝成名

而其居恆誨勅必先禮義而後富貴不孝每從外來稱說當世通人高士某某母欣然聽之無倦曰兒異日者庶幾是乎今得爲之執鞭否至語世俗榮華高車大馬鮮衣腴食揚揚得意狀搖手勿道也嗚呼此亦足以觀吾母矣吾父諱炘字明思吾母白首莊事卽闔門耕坐中相視必以貌識者至方之古人如冀缺梁鴻夫婦云不孝昌期將謀葬於赤岸里任家橋之新阡而卜日未吉復恐暴露滋戾乃以今年乙未十二月初四日忍死扶柩權厝其旁奉父命也不孝因憶往事之酸辛展遺言之慘怛循題想象則風軌凜然扣几尋聲而提撕若朗竟不知不孝所以報先德而酬冥志者當何日也嗚呼名非文不傳文非人曷重不孝卽自劣劣無聞亦何忍鹵莽湮滅使吾母閻弗耀於泉壤乃敢略記所知粗陳梗概弗藻弗飾以仰請於達孝仁人大弘錫類薄采幽潛志其什一而銘之則吾母死不朽不孝死亦不朽不勝哀懇迫切之至

右兩狀係先嚴守諸生時筆也當先大父母入土會請趙文毅

公及王澹生先生志矣後通朝籍復以合志請於福清葉少師  
 少師諾而未成文也逆璫煽禍追奪之旨肆出先大父母二贈  
 俱不免故先嚴之自序有曰二志俱未勒石冀他日贈典稍進  
 得聞我二人之幽不謂逢天之譴并奪二贈此不孝之死不瞑  
 目也既入檻車又與執友書云弟父母二志尚未入土諸生時  
 草狀亦多可商者異日暇時令小兒以二志懇求一表又同胞  
 一妹極孝於親可帶一筆於後地下之感也書訖付虛白手涕  
 淚俱下聖明御極優恤慘死追及二世先大父得贈通議大夫  
 詹事府詹事先大母得贈淑人兩狀仍存舊稿傳示子孫使先  
 世梗概得有所考云男虛白百拜謹識

徐節婦王孺人行狀

節婦王孺人十七歲而孀五十歲而完節著幾六十歲而聞於天  
 子詔旌其廬為故民徐大昌妻王氏貞節之門於是邑人稱徐節  
 婦云節婦歿之又明年而其嗣鑑將謀所以襄大事者先期過不

佞屬序狀問誰銘曰孤不肖賤且貧將以吾母累他顯人則不任  
 抑以他顯人累吾母則不敢庶幾得天下之賢有節者一言文其  
 骨乎雖然非子狀莫能導也敢請乃狀之孺人姓王氏居東常里  
 為江陰名族父曰希祖翁娶習禮夏而生孺人孺人生而婉嫻端  
 凝不妄言笑授以孝經列女傳諸書輒心解十六歲歸徐季子大  
 昌則能莊事其夫不為貌舅近間翁姑錢孺人並賢而禮之居一  
 歲而季子有篤疾則日夜籲天請代竟不起時孺人已妊數月矣  
 伏屍哭極哀曰天乎未亡人所不即從夫君地下者唯是茫茫一  
 綫之緒而庸可幾乎益頰絕復蘇者久之乃自剪爪髮納諸棺中  
 曰以志殉也已而免身竟得女孺人痛楚益甚曰吾不死豈為他  
 家抱媳婦耶意忽忽不欲生姑錢覺而伺其間夜則篝燈相守達  
 曙不滅且所為婉譬百方曰而不幸不生男此孩抱間物亦而夫  
 遺也孺人稍稍定強起為季子營葬事一一身自經紀且穿雙穴  
 以待其矢志如此亡何而姑錢歿孺人哀毀不勝已復自念乳

一嫠姑死疇與共朝夕者而坐令四面圍而薄我義不可雷遂決策就東常母氏棲馬亡何而腹遺一女亦竟以痘殤矣當是時孺人春秋僅二十九耳或謂孺人之始念無他以有愛女在女死而孺人之望絕不能無生得失而孺人意益堅輒請於伯氏江涯立其仲子爲嗣卽所謂鑑者也先是季子早世近聞翁已析箸夷於伯仲二子而僅以什一授孺人供孺人意恬如也至是而爲鑑致塾師締姻氏所費頗不貲皆自孺人躬蠶糲勤維組以出之一不以聞於伯氏曰但得此子成立使春秋無廢祀死者有憑依吾卽死不恨矣鑑旣長成婚志意猶若未立頗從俠邪間游不問家人生產孺人泣而數之曰未亡人三十年來早夜拮据者爲誰乎而若此吾不如早辭人間與而翁合於地下鑑大感悟始束身就簡柙孺人不勝喜乃出其力指所贏佐以簪珥稍爲鑑拓本業遂有宅一區田百畝曰吾事畢矣悉推其家事授子婦而閉坐一室懸夫像於壁晨夕瞻禮時嗚嗚泣數行下其憂思慘怛猶不減喪季

子初年於是孺人年五十矣邑諸生父老先後列徐節婦狀上邑父母麻城劉公詔安胡公胡公尤好風勵則手削公移數千言上部使者使者覽之色動立下檄獎之復遣邑吏具粟帛往致其家自是使者行部至邑輒修故事褒禮孺人有加萬曆十四年御史南城鄧公煉以孺人名列疏上請得報可勅下有司就其家樹建牌坊以示永永蓋異數也而孺人年已五十六矣中外宗黨羣趨賀之顧孺人色焦然不自得也曰吾一里巷婦得以區區之守上徹于九闈而費縣官金錢爲楣榜豈不踰分過當哉且吾以嫠見節以節得名惴惴焉無以見夫君於地下而何敢聞賀識者聞而趨之然嗣是守令監司使者聞孺人名益加禮歲時存問不絕里中農夫媪婦莫不慕說徐節婦矣蓋孺人受旌之九年而以疾卒享年六十五邇其嫠時則已四十八年而遙如一日也可不謂真完節哉國家以禮義風天下歲遣直指周行民間各廉其所部有忠孝節義名實副者以聞至大典也道衰俗薄勢利爲梗旌者不

必節而節者不必旌其甚也至以幽閨白髮茹荼含苦之危節而反資淫門妖冶蓋醜匿汙之偽號亦冤矣夫以徐節婦之力無纖毫可自致于時者幸所遇一時良有司名執法搜幽剔遐使不汶汶於當年天之所以報孺人可知矣孺人之母夏孺人吾先母姑也於中表姊妹中雅與吾母契善而吾母生平對子婦每好引古今節孝之事以相戒勉故予所聞孺人之行爲獨詳吾母嘗言孺人居恆衣不釋縞食不重葷足不履闕外其刻意如此又言孺人之始嫠也或撼之或咻之或擠之忌美樂垢實煩有徒欲自引決者數矣比其退棲東常而會其母家方饒盛又其兄遜休君輩皆勤修好善每事曲成其指故孺人卒能撫有其嗣以致成立繇此觀之節婦之難蓋十倍男子矣使孺人不遇難節亦不顯然以求之王氏抑何多賢也吾母少孺人可十歲雖終其身幸無人倫之難而一生艱辛剗刻自見殊不減於孺人記吾母病且革猶呼不孝問王氏姨無恙迨吾母見背三月而孺人亦報逝矣嗟乎此昌

期之所以執筆論次轉念吾母而咽喉無文者也墓在白渚港石橋之祖塋與季子合焉禮也嗣子鑑娶吾舅邑諸生夏安吾公女吾外祖貢士懷菴公孫女有孝行以哭孺人傷毀踰一年亦卒予小子憶先慈之遺論欽徽範之可傳爰受其嗣世系生卒子姓具狀如右竣有道君子采焉

祭文

祭外舅李復菴公文

外舅赤岸李翁以疾終於正寢子壻昌期方有事郡城聞訃之夕飛棹還奔溽暑見迫含殮弗待凭棺一慟肝腸欲碎越日癸亥七方始乃具時羞之奠牽婦率子酌酒於翁靈而告之曰嗚呼閔予小子遭家弗晏甫麗青衿父寢牀薦門戶凋遲再緇藝戰里兒魚然侮子單露僂行泥首薄言往愬恃有翁在以爲外護甲午喪母丁酉喪父兩殯纍纍拮据穿墓恃有翁在以爲外府期婦多育哺乳爲艱翁抱季女含飴膝前一日出外必袖珍還女病而嗚翁

亦淚潛婦曰女歸無累老人翁曰我在有含欲申昔汝于歸矜禱  
不紉用祖代父於我乎嬪世眼眇眇笑我嶽嶽妄意高飛候馬生  
角翁曰快婿定其騰踔庚秋小獲翁眼一濯如何不才乍鳴隨噤  
昨冬偕計翁病侵尋送之毘陵有涕沾襟忍死一捷寂無好音狼  
狽歸來握手勞苦曰子有待我將就土其語喃喃若塞若吐其行  
圍圍或蹇或仆曾不三月而翁去我我負我翁負翁望我嗚呼哀  
哉人之愛婿自其恆情翁情獨鍾比於所生視諸外孫亦復非外  
織奇必獎小過是忘虛純二子章縫並列翁喜而狂逢人便說嗚  
呼翁望期父子而豈其止此期所以矢報翁者卻又非青紫來日  
寬餘翁不可起我真負翁翁目猶視嗚呼哀哉惟翁生平直腸快  
吻掇皮皆真衝口無隱灑落乾淨其神也全有如佛說此往生天  
況也爲德不可殫傳文字而賢食報已先孫枝方茂後祿必駢翁  
目可瞑我自悲纏嗚呼哀哉尚饗

祭蔣母薛孺人文

蔣母薛孺人以疾終於寢宗黨出涕老幼悲纏蓋孺人之盛德感  
之也其姻生繆某自燕山下第初歸倉皇走奠不及侑以一辭至  
今年之十二月靈輻將發乃以先期十八日戊午再修薄祭而爲  
文以告之曰吾聞文繇情生情繇哀述若乃婚姻兩家母夫人之  
戚堂幃素隔內外迴邈哀旣無從情何緣起然則世俗悲誅痛輓  
之文雖賦辭酸楚申義悽惻要皆浮綴附麗取慰生顏爾不佞獨  
於孺人有真哀焉曷哀乎孺人代吾女哀也惟不佞與孺人之夫  
君斂吾丈初以文字相慕嚮遂以婚姻相盟約不腆弱息出奉箕  
箒孱然清羸不任井臼城鄉相去百里而遙自女入門而孺人推  
燥分甘用姑代母使內子忘西顧之憂弱息無肥泉之歎其誰恃  
耶癸卯之冬不佞與斂吾丈將戒裝北上女以產厄幾殆孺人百  
方療治靡神不禱靡醫不致不佞與女割別見女氣息噉然呼吸  
之際一綫而已醫者謂我第往無虞然決能舍然而就道者其誰  
恃耶比不佞與斂吾丈共守公車心忽忽靡寧惟恐吾女之有不

測也後家訊南來女幸無恙故下第之晨兩人沽酒燕市一賀再  
得新婦一賀再得女郎破涕爲歡聊以相解嗚呼孰謂病者得蘇  
而護病者反不起耶女爲吾言病危之際婆合掌跪於榻前曰天  
道吾婦吾請身代嗚呼豈爾年蔣氏閨中宜有咎不申於婦卒中  
於姑耶抑孺人鍾情之極精意通天請代得代耶不然以孺人之  
一敬不違四德咸備宜享而何不盡享也以孺人之拮据勸勸夙  
夜興寐是尚未一享而何竟不享也不佞謂吾女汝姑代汝死汝  
不得獨生卽不生重傷汝姑心以報爲孝竭力婦事而已謂吾婿  
汝母代汝妻死汝不獨得生卽不生重傷汝母心以報爲孝竭力  
男事而已斂吾丈以詩禮勞儉刑家者也渠自能教子若婦不佞  
所以提女若婿者以此要以答孺人之志云爾雖然以孺人之聖  
善不享於生前必大享於身後夫婦從夫爵斂吾丈已饒爲孺人  
辦之母以子貴則吾婿勉乎哉不佞於孺人不勝兒女休戚之關  
與生死存亡之感故弗倫弗韻之辭不覺縷縷吐於筆端儻休明

之不昧其聽然而肯余言嗚呼尚饗

祭顧朗仲年兄文

萬曆丁未十月廿一日朗仲顧年兄以疾卒於家友弟某適以問  
病至凭棺哭之還家忽忽多病至改歲戊申正月九日乃獲操隻  
雞斗酒沃於靈前而告曰嗚呼朗仲一往長已曾幾何時歲已更  
始虞山斂翠尚湖渴水兩雪雰雰菴誰倚吾哭吾私失吾知己  
淚眼欲枯泚筆告子自子年少人號清狂余亦癡絕跌宕詞場百  
里心期若得一當丙申之歲乍會吳閫子讀余文喜而若颺比及  
於庚同齒於鄉頡頏公車周旋藝戰相子之質精金百鍊相子之  
神寒冰一片余旣嚮邇子亦縈戀從容申款肝腸洞見白水青松  
永矢勿變子言投我睨皖好音我言投子如蘭斯馨子有微瑕爲  
我披襟我有隱慝待子規箴藤溪對榻梅溪連衾疑文奧義兩兩  
沈吟惟子讀書鉤深九淵余不盡解子謂忘筌惟子爲文月脇欲  
穿子聊涉筆子謂便娟惟子操行玉潔珠圓子小出入子謂無愆

鳴呼自有宇宙自有朋友管鮑在前范張在後及吾兩人如左右  
手非以狎暱勉不朽進或輦轂退或巖藪出處語默同心白首  
子未白首藏於區區吾齒又先可問前途豈無儕偶疇鼓疇桴豈  
無少雋衰鳳怯雛悠悠世情誰與爲徒追記賞心載號載呼子有  
微言世道交喪俗人勿問雅人安訪笑彼妾婦馮人俯仰吾用吾  
法不依榜樣持世出世證於太上聞者大驚我知非誑子視世爵  
蝸角飛塵誦詩讀書意薄青身所以僕僕詎甘勞薪鸞翮時鍛龍  
性難馴腹笥經濟未洽隱淪杞憂發恤無路披陳頃歲南還修髯  
半雪顧我諄諄精華銷竭女堪一往吾殆決絕渡江勞歌楚聲慘  
咽何地可灑一腔熱血不謂斯語將成永訣嗚呼爾其流連酒德  
宛轉琴緒伸毫理詠翻墨染楮攀險搜奇窮日繼炬人之見之風  
流豪舉別有苦心孰可告語所可告語二三好侶蓋棺既定物譽  
騰喧諸子述德謀上輜軒制府嗟悼遺賻到門書生好事莫不來  
奔其骨雖朽其名已尊老母寡妻上有金昆嗚呼何人不死子死

亦得知己之痛焉其有極子之幼子吾許弱息大者龍種未就銜  
勒輔之翼之後死之責言不盡此悲纏意嗇嗚呼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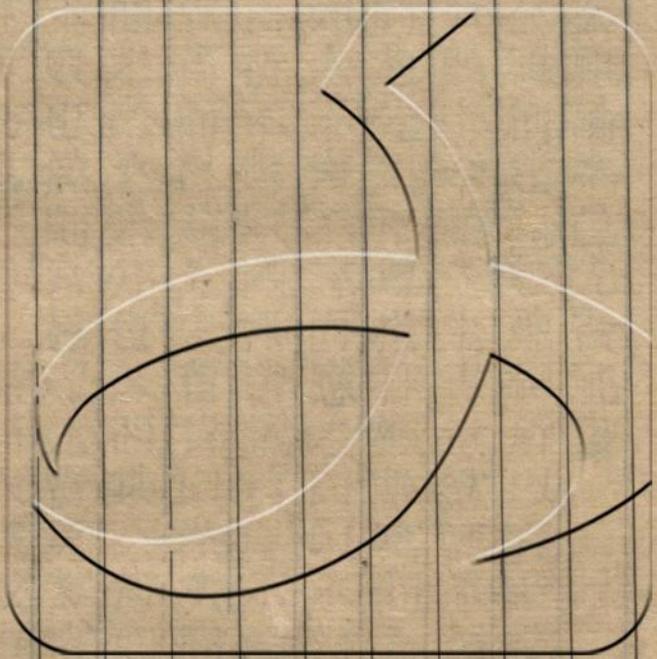
紀略

夏門雙節婦夏侯氏王氏紀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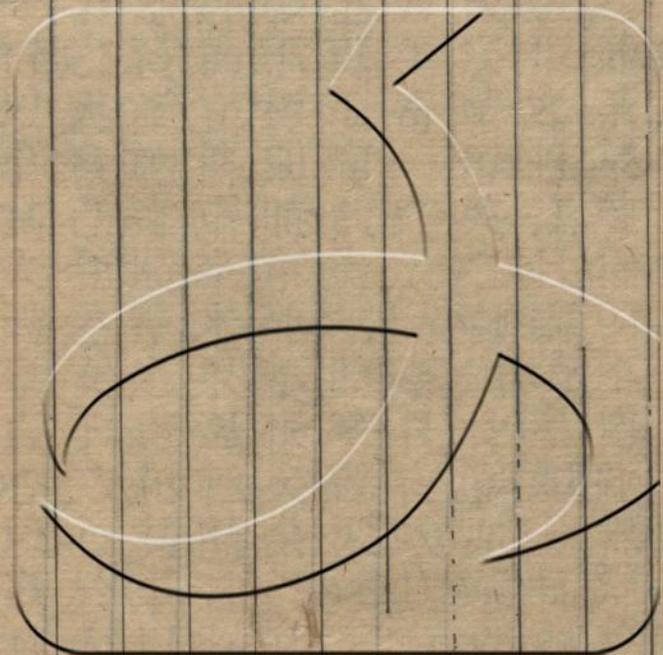
夏子時亨余辛酉楚闈所舉士也其爲人清挺穎秀知非凡士壬  
戌連第去時同榜旅謁者人人無不意自得獨時亨若有愀然之  
色余私問故生俛而不能答一日肅衣冠再拜與之坐泣而言曰  
時亨少遭閔凶伶仃孤苦祖父俱早喪微祖母無以有吾父微繼  
母無以有時亨夏氏一綫實兩孀母延之以至今也祖母夏侯氏  
孝感縣人適余祖年二十七祖棄世與而嘔血以頭觸棺日夜抱  
吾父而哭曰天乎吾乃愛且夕命哉恐孺子之顛躓無以報地下  
耳移棺寢室忍死靡他日夜督吾父俾有成立吾父得補諸生娶  
嫡母母前卒繼母王氏居無何吾父又卒母雉經者數四祖母扶  
抱叫呼乃蘇於是仰天重歎泣曰吾有姑在我死姑何依復顧時

亨曰爾非吾出也然吾夫子即吾子也我死子何恃於是侍祖母  
益恭謹甘苦必共相倚爲命而課時亨誦讀益勤膏火之費皆以  
十指佐之茹荼集蓼備所不堪絕無難色或勸之改操母不應斷  
髮破面堅拒之且撫且誨時亨如一日視姑猶母而子猶子也祖  
母夏侯氏疾革母哭之慟病骨立亦遂亡夏氏兩世孀母一五十  
年一十五年寄一綫於時亨日夜俟其有建立而皆不逮時亨之  
有今日也可不痛哉言訖時亨聲淚迸下復跪而請曰願邀夫子  
片言以彰不朽則時亨死不恨矣余既歛兩母之節行重傷孝子  
之志也許爲立傳卒卒未果遷延時日忽逢璫禍勒罷還里罪將  
不測終恐負諾聊述時亨之言紀其事以待他日嗟乎婦道也臣  
道也女子之夫君也今之女子一心於夫者多矣豈復知有婦道  
耶兩母一行以事其夫時亨貞心以事其主以愧猷夷鮮恥之習  
是編彤管而標青史者萃於一門也當兩母孳孳靡依冰操凜然  
寧能必其子有今日然卒以此揚名於後固在立志哉乙丑冬日

書於松窗



從野堂存稿卷五



從野堂存稿卷六上

尺牘  
與歐陽公祖論本邑先賢祀書

恭承老公祖創建龍城總祠所以表章往哲風勵後學者德意甚盛及讀所貽小峰趙先生書意欲博采芻蕘如不肖其人者諮謀甚周爾時趙先生奉尊指枉顧敝寓問吾邑本朝人物灼然耳目間者何如人不肖不謀而應之曰以不肖所知爭大獄發大奸蒙譴濱死百折不迴家國無訾議首尾不渝節者大中丞湯公沐柱史貢公安甫而已趙先生首肯曰然次問某公何如曰名理哲以辨矣幽閒之際吾未知也又問某公何如曰文章典以裁矣朝著之表吾未覈也然則吾邑之先賢竟寥寥乎則何以復郡大夫曰有祀典在可昉也吾邑正嘉間人號敦古家持清議以故先賢之祀汰而又汰精之愈精自春秋至正嘉間合祀二十四人而本朝止得四人並無子孫有氣力者得攬附其間至於今而無有溢其

額也故他邑之祀典難決吾邑之祀典易決也何也原祀有失出  
無失入故也嗣後而議者欲愛惜此名則嚴持之毋使續貂欲光  
大其舉則間益之不至濫觴可也曰然則何攷據乎曰有邑乘在  
可攷也黃志偏於搜奇其失也雜獎才藻趙志主於持平其失也  
多掩危節稍折衷之可也趙先生唯唯不肖退而簡所藏新舊二  
志送先生采擇將謂先生再有商榷也近日接先生來書知以先  
後七人上議輒訝然歎曰上下數千載而得七人何少也七人之  
中而本朝居其四何多也以吳季子之例例及於顏蔣二氏宜少  
者何太多也以顏蔣二氏之例例及於吳季子宜多者何太少也  
隨以此語轉扣趙先生業已呈覽駟不及追不肖於是徘徊沮抑  
中夜不能以自寧曰豈可以歐陽明府之盛舉啓後日之訟端乃  
敢裁書而畢其說夫勝國以前經累朝之淘汰罕後嗣之營求竊  
謂議已定矣無容置喙矣今議自吳季子而下止存邱忠定趙祕  
書二人與季子鼎立而三非也其在本朝自湯貢兩公而外已經

崇祀並無別議者則有寺正嚴公本郡伯孫公亶世遠事逸其子  
孫俱消歇無所從問然黃志所載大略具矣不肖少聞之父老嚴  
公布衣薦起者爾時周文襄公巡撫江南操舴艋夜半訪於其廬  
嚴公呼其妻曰此必吾故人周恂如也急披衣起迎之娓娓作促  
膝語皆吳中官民利病也坐良久命煮二卵以進文襄啖之盡乃  
別每追想此事前輩風流猶宛然在目孫公者雖載邑乘今不悉  
其果何如人意亦嚴公傳也今奈何驟以顏大參澤蔣僉憲舜民  
代之也不肖非苛求顏蔣二氏謂有瑕行可摘但謂議祀者奪此  
而予彼必且並挈其人角錙銖較分寸實見其有所重輕短長  
而後可申其予奪而所謂重輕短長之論非自口碑出則自邑乘  
與國史出而子孫之口與其家之私錄不與焉今夫趙先生狷介  
獨行古君子也豈有私於二氏卽二氏似恂恂長厚人也何獨不  
可祀但祀二氏而一朝奪前輩者二又追奪周秦自勝國數千餘  
年者十七義無所出也且邑固有名在二氏上者有實不在二氏

下者而何以待之且夫論先賢者亦論其大節而已矣大抵今之長者多好言居鄉之雅度與居官之惠政而似者始得有以入之夫是二者非不美節也然但可取人於辨官掄才之日未可定人以易世俎豆之典所以萬石逡巡不領賢豪之惠桐鄉尸祝未兼庶社之饗豈非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耶然則今日欲增祀諸賢必核其生平出處大節如所謂爭大獄發大奸蒙譴濱死百折不回兼清風勁致矯然物外可廉頑立懦者予以特典一邑如此推之五邑可也此不肖公平之見將以救趙先生之所不及而上佐老公祖之未議者如此

與高景逸

不肖向游涇里蒙涇陽先生國士之知書生狂斐輒有所進光祿不以爲非也久困公車頻年獨立無所附麗見世之浮慕涇上者不能無魚龍混雜之疑所願一二領袖人豪寧嚴毋寬寧隘毋濫者也通籍以來率其直口快腸而疑不肖者過甚往往見左慨碩

果之僅存畏猛犬之迎吠此一腔熱血不知灑於何地也茲且碌碌館下束縛不懽韓退之□□抑而行之必發狂疾者翁丈何以津梁我乎

與毛禹門 武林司李

同年胡休復廿載名家一朝萎謝幸遺腹有子稍延如綫亮年丈之所聞而悲悲而繼之以喜者胡年伯布衣篤行不入公門今年已七十矣看子而北抱孫而歸此亦人事之一奇也幸年丈於格外遇之另孝廉卓去病聞子將沈無回吳伯霖諸生鄭元仁俱祈盼睽內無回尚未識面然聞其文字隄絕復矜然諾故并及之死生氣類之託萬祈照茹

復臺翁葉老師

捧讀老師京口書知途次安穩幸甚方謂抵里門而白鬚黃閣紫綬斑衣一堂歡娛爲千古盛事乃東山之屐未著而西河之目已枯初聞亦不忍信非獨門生不忍信卽長安市上兒童走卒亦戟

手向天願相公子孫有昌熾無夭折也乃世界缺陷無可奈何幸  
賢孫玉立長者能文且賢造物者猶全多而缺少也藩台候稍違  
和當是積勞過痛所致竊計眠食藥物俱不厭溫補俟氣血滋則  
筋脈自暢若多用驅風散邪之劑反受刻削然亦門生之私計耳  
老師有羽翼功於社稷有培植功於善類此則九廟神靈所呵護  
在山爲松柏出山爲棟梁非家門憂喜起居調佛之所得聞也伏  
惟順時觀道遂膺介福

寄毅翁黃老師

老師巖居川觀幾更歲籥矣雖東山之望彌峻而西清之直久虛  
卽一日上沙隄登揆席中外喁喁以爲符夢卜而吐金甌也伏承  
神明休暢道履融和清源紫帽之間隱然霖雨浮而斗杓運者則  
老師之榮光實掩映之昔人以司馬健在賀宋祚靈長今日於老  
師是已門生屢困公車晚收詞苑涉水問源登邱望脈朝宗仰止  
何日不繫心海嶽然區區自矢實不以備馬走爲榮而以辱龍門

是懼才短志紆望老師有以鞭其怠也久不奉起居於心闕然茲  
因楊館兄之便勒上一緘附申寸縷玄黃之享不修駢儷之詞并  
略非敢草草政謂一切世法非所以事老師也極目南斗引領北  
轅不勝瞻依盼望之至

答何武莪

國本三疏照耀古今主上遠其身而用其言不可謂不知臣也老  
丈遇主哉至於輦上之論同者翕然以爲不可不有異者亦不得  
顯然以爲不可有老丈此舉日月也浮雲自蔽日月自鮮政不必  
俟定於異日矣

復羅柱翁老師

老師清標亮節允爲世儀乃以留臺紀綱之司兼江門鎖鑰之寄  
中外欣欣想望風采不獨門生以桃李私人借寵光而邀芳蔭也  
憶門生自丁未公車謁老師於國門外老師賜以館課一帙意念  
良深蹉跎歲時而始得濫筭館下適逢老師在事兩施門榜光飾

蓬廬公私之感匪可言喻伏守寒窗不能專馳尺一奏問起居獨此心耿耿時在左右春中聞以推蘭之憾稍損七箸爲之焦然旋喜勿藥則又爲之暢然也方今時難孔棘國是靡定碩果不食僅一老師幸尚不爲時情所忌冀得人掌銓衡而秉樞軸以靜一流競鎮壓煩囂凡門生所憂喜故大耳亦非沾沾於門牆私暱也面貺遠頒蓋以師而問其弟子以公祖而禮於賤士拜嘉之頃益用悚然

與蕭如城

漳州司李

仁兄行弟再拜以蔡南先師之後人請蒙仁兄以弟故使其家得有寧宇雖殘破之餘尚津津垂虎豹之涎而餘燼猶存弱息苟活皆仁兄之賜也又舊學使柯立臺先師弟曾蒙首錄有特達之知今秋三子入北闈無一得雋者知其家事零落不無羊曇之慟亦望仁兄推愛一照拂之晤周景文鄒匪石二兄幸致相念二兄世道有心人也請識之

答沈君聚

荊州權政

弟前以山水文字之勝獨歸年丈者蓋亦有說昔人謂州縣之職徒勞人耳若夫繡衣持斧之使襜褕所指風稜橫薄遂使閒雲走而野鳥愁幽花羞而弱柳怯故不如關門令尹管山管澤便管漁樵握牙握籌亦握不律廚傳可以供賓客樓船可以蕩中流又年丈所居呼雲嘯雨正在瀟湘衡嶽間也麗藻相宣風流自賞其此地此時乎年丈又何讓焉

寄麟翁錢老師

自老師逢天之感煢煢在疚週年逾矣而一价生芻數行問唁至今缺然緣春初聞老太師非常之耗約同門近畿甸者二三生同遣一价不謂彼此參差往復商略遂成虛語欲獨遣苦僮僕無人欲附致又便郵難託逡巡久之復爲洪使所先門生死罪展讀老師手札痛綵衣之暫侍悲鼎食之徒陳字字酸辛蓼莪之篇弟子從茲廢誦矣敬因令親張葆生之便勒上素緘以當仰慰不腆代

帛薦諸几筵

答周季侯 武康令

武康好石好水好竹又得好大令大令有好文章好政事真所謂  
新婦配參軍矣訟庭稀簡囹圄空虛散衙之暇栽花飼鶴攤書理  
詠不知潘安仁當日有此快活否每想仁兄樂境令人飛颺適沙  
縣兄入都津津沙縣之好其衙齋背面皆山山上皆竹竹下皆泉  
幽蘭叢於階前丹荔槎於簷際更可喜者週年案牘止得四十餘  
事事無越訴訴無匿情歲課幾三萬咄呼便了無纖毫挂欠主人  
以一時坐堂三時臥閣而上官以爲天下精勤吏也由此言之武  
陵桃源處處不乏仙都去人非遠香案卽在琴堂世固有兩武康  
哉

答李孝廉廣霞

仁兄以三十年詞場尊宿下交於弟弟何人當斯遇也長安舍中  
僅一再奉清揚屬有所嫌不敢數請而仁兄之遠神卓識竊心識

之還山以來杜門戢影交游中不敢通一字而獨於仁兄知己之  
感不能去心停雲落月寄之夢寐而已仁兄乃不遠數百里使使  
問之豈以其人尚有可教者乎不肖支離沓迤可笑人也譬之不  
才之散木焉莊生所謂種種壽道無不備之獨不幸而逢國王之  
大獵繒矢並發狗馬齊奮而此散木者蒙茸障蔽於其側遂惡其  
礙而去之是故不免於斧斤夫獵者期於得獸而竟以災木豈獵  
者之意乎則散木之爲散木自如耳若門下更以其有用也而文  
之以青黃是又益其災也仁兄玉璫黃流自是國寶而漫被青黃  
於不祥之木亦不願仁兄有此跡矣

與史玉池

翁丈今年政六十耶無論耳順小年修齡方啓而蒼松翠柏之姿  
尚畱掩映於青山未敢爲明堂賀也唯是提唱日新絃誦不徹於  
以砥柱頽瀾梯航後進則隱顯爲一途古今爲且暮不肖所以祝  
先生壽者此矣

與陳中澐

江西按院

翁丈巡方風采震耀廬嶽乃輟車所至輒以問民疾苦爲先遂使吏畏民懷春雨澍而秋霜溫則異日鎮撫規模已在人耳目間矣比者屬口悖逆東鄙騷動而我尚無一矢相加遣此主憂臣辱之時也門下必有長算紆籌入對天子繫口酉之頸而致之闕下豈多讓哉內任李仲達幸以末吏備臺屬教誨提攜恩同父母幸始終玉成之

與吳安節

不肖竊聞之君子翁臺先進之型範薄俗之砭鍼願奉教之日久矣日者親屈玉趾來臨江上而不肖伏匿里中簪不及擁轄不及投及操舫艦逆之河干則仙鶴已西邁矣仰愧先施俯慚後至且奈何世局飛翻吾道自重惟老先生葆精神輔藥物探靜裏之消息看浮雲之變幻亦足以樂而忘老也

答姜養沖

自歸田以來屏居戢影絕不敢形迹累人獨以平日傾心肅志於門下唯恐當世失之者而先施未報偃蹇踰時不能不耿耿耳比聞道駕枉君山屬有所避復阻趨陪不肖因此竊歎古人之不得志於時者皆有同志之樂絃歌吟誦風雨不撤故其人形枯而神遂今時猜過深時禁過密而吾徒之氣實不足以勝之致此寂寂方以自證自歉而信使儼然信翁丈之大過人也邊事搶攘朝野均憂唯翁丈世篤忠貞心存王室憂方倍耳讀季子廟詩自當千古容屬和以報

答趙儕鶴

髻時誦先生甲戌牘便欣然欲往弱冠慷慨從通人海虞梁溪論天下之人與事而知先生千古也已丑之封事癸巳之計典赫赫聖書矣年來玄黃舛駁龍血漂野而生人之氣一縷未絕則以先生在北鄒南皋先生在南天下議論猶有依歸耳不肖瓣香微願積之四十年偶逗於呂輔季一序竟捩人眼橫被惡聲若得傾寫

胸懷激昂緒論卽立碎於斯人之手豈有悔哉雖然國有與敵物  
有仇耦非其敵者帝王不治非其耦者賢聖不爭夫斯人者非先  
生之敵與耦也孟子談笑詆臧倉口彼焉能直引天公作對頭耳  
先生名在日月精神在帝座其行其止必非一時奴隸小人所能  
爲矣如不肖者久困名場一出而左時趣今且讀書山中觀古今  
之變究王霸之略冀異日稍有所窺就先生之廬而請焉卒卒報  
章願言珍重

答丁長孺

台丈白首丹心鬼神可泣此事直問之千古不與一時奴婢小人  
較量分寸也如不肖垂老一第橫被網羅旣不成其慷慨又不成  
其委蛇亦足以明其無據矣台臺猶憐其意而收之嗟乎士之所  
以重知己也今東事亟矣廟謨安定忠略安施肉食者謀之吾儕  
小人可安枕臥耶

寄何崑翁館師

不肖才劣遇晚偶濫竽館下備老師惟中弟子之末會入館時抱  
病支離不堪位置幸老師遇之形骸之外寬其約束昂其品題使  
得追參諸彥終不離於史局老師之賜也館規初解一官將授自  
謂濯磨朽鈍或可以奉明教於下風而一夫流言飛矢橫集賴老  
師力持正論保其無他雖被惡聲狼籍猶得裹頭蒙面拜命以行  
老師之賜也旣出國門讒人構扇遂欲起無官入計之例錮之於  
六載黜幽之條當此之時羣蜚刺天百口難浣非老師深心調護  
與其無偏無黨之衷矍然見信於主者誰解之而誰聽之則今日  
得襲衣冠而見鄉里老師之賜也夫愛才護士惟恐不及自大臣  
之弘度耳老師何私於不肖但不肖俯自循省行能不足以爲楨  
幹文采不足以爲羽儀祇以白首經術三年館規尺寸寸不敢  
妄自墮壞或老師察其本末覆之悠悠之口殊有不類是故憐而  
拯之以觀其後也自歸田以來無日不繫心左右正以時議方苛  
動以推戴傳相點染大懼以不肖之蹤爲門牆之累用是需忍含

抑茲因友人尹孔昭具書以達國家多事揆地單虛老師至公血誠沈幾遠略久爲中外所傾嚮天必潛假夢卜開明主之至心燮理匡扶之績指日可睹不肖伏在江鄉甘爲太平不遇之人矣

寄臺翁葉老師

老師六十初度海內士大夫近者捧觴遠者走幣皆有頌禱之詞以獻不肖晚被特達在帷中弟子感知最深其敢自後他人唯是齒牙賸餘大懼以不肖之迹爲門牆之累逡巡久之與同門生謀藉手一言比於祝者文旣成然尚有所未盡夫十餘年以來天下大勢如殷雷方作黑風四起而主人處於上漏下溼之舟以爲宴然也舟中之人欲東者東指欲西者西指長年曰不然姑整舵理楫除帆備篙而謹待之舟中之人且叟叟詬誶於是長年起抽身以遁及波濤拍天諸人叫呼一無所恃恃前日之舵楫帆篙具耳如終不可濟必將問長年所在而強起屬之然則長年之無恙舟中之人所爲酌酒相慶者也而長年者憂方始耳舟未及於中流

諸人幾幸一濟尚諱問長年然其爲主人者已脈脈心動矣卽旁觀之人亦以長年無恙而酌酒相慶此爲主人慶非爲長年慶也同門生善於頌者正以時之諱問長年故含辭不盡不肖敢申頌之老師一首肯否寒士囊漚無可用享亮老師所不罪

與朱平涵前輩

自頃玄黃變易風雨凌亂後生弱植無所趨仰不得不以翁臺爲歸以翁臺清真之氣磊砢之節灼然信於天下也不肖自己酉歲游金陵木末亭見翁臺所爲方正學祠記斂容讀之松風謾謾想見乎其人旣濫竽館下點清塵之末竊以得事翁臺爲幸不謂謙光俯垂接引夫長先少賢達先疵賤此世俗所未有而不肖橫被之於翁臺此所謂特達之知也夫有特達之知者必有非常之報不肖時過智絀非有凌厲之姿而已負繒繳之累恐終已不得報知己矣惟是執鞭一念日夜耿耿每齋心肅形將遂順風之請而世網密匝偵探布列別有飛文郵傳貢新京洛大懼以不肖之迹

仰辱門下逡巡後時念之慙悚家仲醇來述翁臺道履清勝靜閱之餘將羅網一代允作元龜甚盛甚盛竊惟春秋天子之事以禮樂征伐還之天子也今聖主當陽魁柄在握而宵小朋比簸弄樞機乃有矯功令而無議積賢能有罰方之二正之季宦豎執國然猶收采虛譽羈縻老成未有刈艾翦除如斯之酷烈者也於是賊臣伺內口口訐外而尚方之劍久稽鐘鼓之靈不振誰貽禍階可爲流涕翁臺孤忠義憤用先救世宜討二祖之典章申春秋之律令散黨破私莫急於此固不徒以筆舌爲高勳名山爲不朽矣偶有所窺僭陳一二扇頭小詠情見乎詞

與姜松盤

不肖髮燥侍教於先生四十年於茲矣先生正氣直節凌邁流俗青山白髮巋然一世之靈光不肖垂晚一第猶得踵步芳塵濫竽館下旋避言者戢影江干又三年矣葵南先師遊岱忽已七年追思昔遊恍然一夢菀枯聚散之感先生亦能已於懷乎居恆竊歎

先生天下男子也正名一疏首發大議陰扶國本幾與日月爭光退而立德表俗力以先進風規挽抑流競可謂百尺無枝萬里無曲者矣是宜入踐台衡總持名教而身不庸於時行不諧於里沈鬱頓挫長老山林是誰之責歟先生此段精光無論一時千載終必有發洩銷歸之處也山川阻修久缺音問茲因貴里王文學之便貢此素函不肖執筆猶想像先生四十年前廣額疏眉長身鶴聳風采奕奕映射數座今蒼松翠柏之姿不知作何如觀也山中所得幸賜教之

與張誰譽

惟公車奏捷之晨卽庭帷奉諱之日門下惻然心動接浙南旋良絲至性冥通有神先告孝子哉不獨以一第爲報矣不佞與尊公髫年結契白首彌堅睹茲代興悲喜橫集日者一拜几筵未有片詞勺酒之薦蓋有待也旣不敢牽白馬重溷青芻又不敢以彈冠之慶急於執手之私承哀毀小定乃敢以一縷申賀尚容躬叩不

宣

答吳安節

伏讀手教知為東事攢眉老臣憂國自應爾爾嗟乎夷禍深矣內地迫矣而廷臣之計尚欲借疆事以樹私人釋藩籬而營窟穴是何心哉若我輩旁觀儻有除兇雪恥之人即當效父兄師保之戴惟國是恤何黨何仇

又

承示令曾孫新課輕圓敏快較前更進一籌此必捷之技也天下每事當問老成獨舉業一事須問之年少不肖老矣願令曾孫與少雋商之

與譚凡同

福建督學

憶自庚戌公車奉教於旅邸十稔而有餘矣翁臺徊翔南北聲望鬱然遂秉鐸舉帷為世大師菁莪育人之化與桃李不言之蹊於翁臺證其合矣不肖冷心冷局橫遭口語顧獨幸為翁臺所憐既

信其無他而猶冀其一出此語蓋得之龔魏二子云茲有不肖髫鬣之知其人氣義風節實在海內不揣欲請翁臺培植其後以勸來者而陰圖國士之報蓋雖私情實公誼也獨計翁臺在事方奉一無私屏塞徑竇然此心有懷不能已已則日夜徬徨含抑不吐者許時矣乃決而奮曰明公當今之水鏡也惟水鏡無私亦能照人之無私且夫知己實難借知報知非翁臺之望而誰望邪於是焚香削牘南嚮稽首而私遣之實不敢避小嫌而負生死耳款款之託具於別楮

又

故青州守詔安胡葵南公諱士鼈起家丁丑筮仕江陰不肖以童子受特達之知在三之節矢之四十年矣師守青州力抗稅璫因被嚴譴事具馮北海集中至今山東人猶想其風烈公歿之後長子夭折三孤文弱家計零落可念叔子仲懔已補青衿今仲子季惺季子仲慥方以童生候試於臺下望翁臺於文字本分之外曲

賜栽培使不肖得藉手以報先師於地下翁臺之德不朽

寄趙儕鶴

曩從顧梁溪問趙先生何如人曰清真邁往古之所謂不踐迹者也夫不踐迹者自是狂位人人易以迹科之而今之人非有所科於先生直以其風聲名號有礙於己也而錮之身已錮矣則強錮其名與黨必使先生約結閭閻不得通其懷而後託之嘻俳詠歎或泣或歌或笑或罵上懇皇天下呼朋友吁亦憐甚矣先生尚以古人友誼望之鄉里小兒亦猶何人致意於壘簾谷風迴想於風雨也君子愛人何無已乎今天下夷禍兆於空虛空虛兆於黨禁有數奸人者東挑西激陽施陰設鼓召羣不義之徒以爲之用適遇忠勇男子清德名流應手勦截遂惛然無復忌諱相表裏爲權利耳而比其黨魁既敗株累將及則又漸漸抽身急急卸罪以巧縫其闕所以小人時有易置而君子永無牽復始於攪亂乾坤終於織成世界此之爲姦亘古希有先生深居靜觀必有慨於中矣

因風傾寫以當寤歎伏承先生精神挺動夙苦盡除松柏之姿經霜彌茂并以爲祝呂輔季身後何如諸子讀書長進否念之慨然

答張符禺

不肖半生鈍置一臥沈冥原無黼黻之才不作清華之夢偶因人乏誤辱寵光此猶萬壑朝宗而責乘流於細沫殷雷動地而徵助響於微蚊亦已過矣何至煩邦君勸駕使命臨門璀璨芳詞慙慙物色遂使煙馳而霧走且令鶴怨而猿驚斯之光榮實溢常典卽十朋不足多而九鼎不足重也方今朝陽初照梧鳳雖鳴而台臺首以中牟密縣之良行應赤墀丹陛之選不日追鋒自天而下不肖敬執鞭弭奉屬車之後塵矣

與劉是翁相公

恭惟兩朝鼎革化軸更新老先生閣下以海內人宗首參密勿正色沈幾從容鎮定宗社危而獲安人心渙而獲萃言路塞而獲開陽道消而獲長天下欣欣想見太平之治休矣盛矣不肖不敏何

所稱頌以鋪張萬一惟是不肖以至愚極陋之身蒙障天掩日之  
謗而閣下察之流言拯之頌洞洗濯癥垢保全至今苟屬有心能  
無知己之感所以沮忍含抑不敢通一字於門牆者正恐爲讒人  
所巧構冒推戴之名貽正人之累耳今閣下之登庸也內無奧援  
外無附麗先皇凭玉几而探金甌夢卜人情默相叶契則閣下之  
本末已著於天下矣黃扉而後政無偏陂人無徑竇閣下表裏已  
信於天下矣而後感知下士惻然無復嫌忌宿意得陳古之大人  
必有不忍一物之心而後有兼攬羣材之用如不肖者時過慮耗  
比於枯木朽株無所用之然亦天地間之一物也閣下不忍一物  
失所拂而拭之亦化育之一事也推此心以待天下之材有適濟  
於用者其愛惜護持當何如況今天下人材乘摧殘挫剝之後雖  
干霄拂雲之幹爲枯木朽株者多矣其當亟亟料理更何如是故  
不肖不以一人之感感閣下而以天下之感感閣下卽閣下所以  
收參贊之全功以報先皇而答天下亦無出於此若不肖齒牙賸

物縉弋餘生度終無所用於世恃閣下之知之也乃敢冒顏一出  
償得趨事左右畢其生平退老邱壑亦無所憾擬獻春之仲束裝  
就道而先之以此

寄麟翁錢老師

今冲主臨御聖德方新老師以宿儒正學首正金華之講席所以  
啓沃乃心開陳義理者當不減程說書范侍講之在邇英此千載  
一時宜老師之盟心齋祓以進弟子之拭目企躍以觀者也門生  
最不肖不敢妄自隳突仰辱門牆無端被螫戢影江鄉者五年於  
茲矣乃者西安徐老師過毘陵呼不肖急出且云此非吾一人之  
意也實會稽公之同心不肖捧書感泣非老師則不肖前老公車  
今老邱壑誰復有人憐而收之者乎然不肖宦情本淡年事亦遲  
何心復作清華之夢惟是聖恩曠蕩草木霑濡欲徼半通之綸爲  
先人地下之寵人子至心或亦見亮於當路茲因同館周玉繩之  
便附布起居兼布腹心計閏月之初得侍老師左右指迷救失日

可俟已

答錢梅谷

永嘉佳山水暫假擁旄怡神觀化不用爲用大用不用天之所以頓置豪傑微可窺也頃見朝議已爲翁臺大張旗幟不日追鋒無煩贊決然同心相挽同仇相援竊附古人之誼不敢不勉

答陳中湛

承教世路漸已平明然紀綱法度未見畫一本原之地未見肅清邪慝伺內□□伺外杞人之憂正未有已翁臺亦同此蒿目乎

答陳益吾

中土神明之譽灌注長安僉謂一塵不緇百節俱解年丈何以得此於邶鄘間哉惟誠與才合耳夫誠與才合則廟廊之器而世道之所必需也今東事孔棘建議紛如天子宵旰而歎莫適所從有如年丈一日立於交戟之地發謀決策何憂不戡定哉不肖憂天有心補日無力鼠思泣血僅餘耿耿適拜芳函託寄良厚不肖於

年丈有知己之分矣

答劉去非

千古心期六年契闊夢想形神時在左右茲聖主當陽羣陽翔起而天下第一流如明公者尚未還明光之席殊未厭人心夫公論已明而必欲數階較級以申考功之令豈所謂白日中天者哉近來人心益復蠢動原其感召實由吾黨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自諸君子倡義以來鐘鼓之師有幾即計典一案未有合辭訟言聲其障天掩日之罪而徒以單詞點掇隨人排插我示人以微巧彼異日有辭矣今主爵者以常格起明公彼無辭焉明公一時雖困於格其終有味於格也伏讀來諭憂時苦心籌邊偉略兩見之矣不獨鉛槧鄙儒識所不到即帷幄諷議諸公見豈及此方事之急也亦有棄廣寧一說自當事者借西虜以支持旦夕然虜決非爲我用者也廣寧直孤注耳守廣寧以圖恢復則守廣寧便徒守廣寧而不能越河寸步其終能守乎但凡言棄地者必真有

收斂并力之精神所謂予之以爲取而後可伸其說今無真能守  
山海之人則亦無真能棄廣寧之人矣今日之患不獨在□索囊  
擁三十萬之眾蓄窺中國之心而我兵虧弱一卒不練彼直須時  
動耳動必以□入□之入也亦必先陰構於西使我東西奔命內  
地騷動而彼以佚收之惜乎諸公籌策未有及此者也不肖才疏  
性拙原非當世之器政以天下事何須在我惟明公之道得行則  
不肖之念不孤矣

與高景逸

三月初臨清爲政而吳門兄竭肝膽煩唇舌以相之於是有三十  
日之啓事此三十日中一小元祐也翁丈以何日北轅一世羽儀  
三十年林樾而又當聖主龍飛之會中外瀕洞之時義不待駕無  
論道之行否矣延仁延仁

答趙淇陽前輩

不肖嚮者薄游北海以諸生望見履絢去之二十餘年矣審閣下

清真獨醒之標邁往不屑之韻真足以砥柱頽波撐持撓棟雖龍  
養沈沈而空山雲霧蒸變寰區真世道之龜龍人倫之冠冕也不  
肖濫竽玉署奉約金科庶幾此生幸無失墜會閣下高臥雲門而  
不肖亦幽棲江介山川阻修未緣接軌不謂謙光俯垂聞問不肖  
何以得此於閣下也實由閣下高山爲納大海爲容籠中之洩渤  
不遺夾袋之纖微畢貯斷斷休休唯此一箇蓋其所召合者遠故  
其所物色者殷非獨以不肖布衣之舊緣小友之末盼而已屬者  
東師不競名城失守天子臨朝而歎大臣憂懼不知所出有如閣  
下者一日坐於黃扉之中運籌指顧羣策齊舉必能縛□酋之頸  
而致之闕廷禁中頗牧豈足道哉

答于公子

昔石守道旣卒姦人造奇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尊  
公卒而尚無有訟言問其旣朽者今之政寬於古人遠矣當守道  
之卒也文忠公哭之以詩而不敢志曰待彼謗焰息然後先生之

道明後二十年始志其墓嗟乎文忠之志悲矣日不佞之弔尊公也尚不敢爲詩以哭豈今日之畏人又有甚於古人者哉家仲醇每稱于長君真不愧比部子展讀來書益用欽歎夫語必稱先義不及私孝子哉移其孝可以事君幸自珍重深加退藏以竟尊先

公未竟之志

答舒泰廷

湖廣按院

湘澤之英不勝擷而以不佞之黯黯者參之桂漏實多所恃翁丈秉憲提衡既嚴且密使凡與於棘闈者得以共襄大典芄芄楚材皆公門之儁也不佞何有焉至於入享由勞動煩供億若以王人之禮禮之滋愧矣出疆之導具感懃渠倅旋勒上謝言瞻望使旌

尚餘睠戀

答熊思城

湖廣撫院

仲山甫之烈不獨在江漢而實在補衮之闕台臺今日是也台臺一領朝綱而國是有所歸君子有所恃此世道之福也幸及時而

駕以慰當亡之倚畀不肖暗且劣濫竽衡文挂一漏萬知難遁於罪讐獨幸茲游獲奉長者之教而辱收於藥籠之中竊沾沾自喜以爲過望若夫公私讌饗出入贈勞若以王人之禮禮之則又不肖之所踴躍靡寧者也因信裁謝兼布仰止

上劉衡翁館師

不肖去絳帳六易寒暑矣追想當年老師提誨真切獎飾過當及於風波瀕洞之際倍加護持於是不肖得洗垢濯瑕復齒於班行在三之誼何日敢忘唯是山川阻修不獲遂順風之請侍於几席伏承老師歲寒松柏之姿空山雲霧之氣獨挺人倫蒸濡宇內凡有知識莫弗趨仰不獨門下士之依皈也新天子徵召耆碩安車蒲輪賁相望於巖穴而老師羽翼之勳實在先朝比之他人用心獨苦爲力更難竊惟子推雖不言祿而聖朝豈有蔽功文路公九十而杖於朝老師今日政未晚也不肖齒牙賸物無心用世貪覲日月之光電勉一出忽不自意濫叨文役三湘七澤之英不勝擷

而以不肖之黯黯者參之迷離五色知不免矣事幸而竣敢以程士之文請政師臺望賜矜全護其不逮幸甚

與李本寧前輩

不肖居恆竊歎謂先生不還玉局則翰墨無光而館閣爲虛署今天子初闢弘文纂修兩陵實錄簪筆如林而尚未有以先生之名上者何也不肖發策諸生微露其意於代對而未敢訟言之亦聊以寄嚮而已若夫冥鴻已在寥廓而豈爲此區區者哉然吾徒之有先生猶衣服之有冠冕也當吾世而不得一御龍門以爲欠事茲濫等文役與觀大國之風事幸而竣望拜京源而以程士之文請蓋老生賸伎知不滿作者一哂也

與李湘洲前輩

自先生龍臥十餘年隱然以東山出處繫天下安危比一出而適當改革之際官府危疑之日悄然心憂頭鬚盡白所以呼唱同心銷弭妖孽者厥功甚偉若先生者可謂社稷臣也已然卒以此召

讒賊之口而返東山之駕於是國是無所諮決正人無所倚恃橫議紛紛至今未息君子所以痛恨於何人也先生既歸而神明愈湛物望彌殷天欲平治天下舍先生其誰歟不肖少有志意老而無聞惟有南嶽一瓣香耿耿在念乃猥以棘事祇役是邦遙望人宗貢其款款如此至於形過鑑窮挂一漏萬程士之文皆經生蠹餘非所聞於先生也而不敢不以獻焉伏祈俯賜矜全護其不逮幸甚

與羅湘中

三年冰署朝夕爲羣雖以弟之無似而染香挹露亦庶幾有祓濯之心固不以酒食徵逐之爲歡也自別左右戢影江鄉已無復人間想祇以貪冀恩澤爲先人地下之榮冒顏一出政不意及此役也三楚多才而以弟之黯黯者參之迷離五色知當不免至於程士之文實無素辦不得已雜取士卷與同考之作節飾成之度無當於作者之觀也寄上一冊聊資噴飯聞車騎不日還朝冬杪爲

期望年兄於直廬之次

答李寰知

不肖妄庸人耳唯此囂囂一念恥與雞鶩爲羣所聞海內正人君子雖在千里外恨不執鞭從之以此見收於同人亦以此見曠於流輩如台臺蹇諤之節領袖清流我懷伊人夢寐久矣頃從黃鶴磯頭一望末光謾謾勁風使人心形俱肅不謂台臺之有意於畸人也孔北海亦知人間劉備耶當今征途雖啟而賢奸揉雜彼屬皆陰有布置而吾徒泄泄視之政恐參政之憂不俟他日耳至於根本之憂尚在聖躬卽用人行政又屬第二義也台臺姑識之

答石雲岫

遂安令

尊公先生有清惠於吳卒爲吳之貴人所齟齬雖再廢再起旋秉節鉞而志節高疑終不得志於流俗則私心益歸重之已聞臺下接武雲霄人皆以爲清門之報而一二同人自都下來者頗述臺下志節非凡不肯爲流俗中人也私心又歸重之而不自意楚之

役從五色迷離中適遇物外非常之寶而獲收之則公子長君儼然魁選題名之會羣公稱允旅見之日玉樹翩然夫文士世所常有所難得者世濟其忠孝耳以此勉長君長君饒有之敢爲臺下誦焉行李出貴邑辱尊公先生強投其轄屈公祖之重而施九賓之禮於後進小生則已過矣甫入里門忽承遠訊良書雅贖一時並集若以長公一日之知遂訂通家百世之誼者此不肖之所驚愧而不知所出者也抵家凡百紛忙率爾陳謝餘惟努力新猷增光前烈不任翹企

答程芸閣

黃城分袂裘葛已新流想清光恍承立對今世事亟矣世議紛矣主持規畫非臺下之望而誰望也幸早叱馭毋滯里門仲君天下之寶凡有心目所共賞鑒不肖其何敢私

答王岵雲

遼東經略

台臺榮膺簡命累世重光而不肖適當制謂宜鋪張徽烈傳示無

窮侈鄉邦之盛事亦私心之所欲效也唯是天藻難繪世美難述而不肖又拘於體例小用簡裁都無浮溢恐無以發皇弘闡爲高文大冊之觀辱國典辱家乘惴惴不免於戾惟台臺之所命之又

東事之艱委如尊諭台臺一受事而旌旗變色耿介當風戎索周索相御而行於關內外之間使諸酋受我羈縻驕兵不至於潰散畿輔宴然恃以無恐皆台臺一手足之烈也從此而料理兵食規度戰守以營平之持久兼武侯之出奇於以雪國恥而酬君命豈多讓哉雖然不肖竊有憂焉夫諸虜有無厭之求而我不得其一矢之用則憂在外聚數萬之兵於三家之市民不安其居而兵不安其伍則憂在內此二者必當事之所軫念而操縱分合之間則非鉛槧之士所能知矣

答門生車造父

足下具特達之器不佞有無雙之目蓋將遠訂風雲附盟金石豈必媛媛姝姝事我於形骸之內哉至於應科之文宜盡驅恆調獨證性靈至一塵之不著斯萬象之畢收修之三年必報君志

答劉衡翁館師

不肖之於老師猶邱潦之有海嶽也曩者祇役鄂城望拜龍山而不獲一覲履約僅託音郵以爲耿耿猥蒙存記俯賜酬答不肖長跪啓緘僂僂拜命不勝感忤伏諸老師居起清嘉神明健勝所謂謝安石非久東山之阿山巨源終在朝廷之上者也幸努力加餐以需驛召頃見葉老師已具述台念葉師之歸誠老師真不啻高山景行老師終當一出慰其虛左耳下情縷縷統祈照亮

答胡世兄則葵

居京師日以金玉試事爲念春中曾附便鴻久之蔡元老行遂以聊城矢屬之兼以告於門下蓋爾時不肖方有使事將行而不謂秦封事起至今猶滯都門也頃從黃石齋館丈接到手書與詩箴圖章之惠知門下辭翰藝事種種巧合若收其全力以致之經術

必稱名家不徒青紫已矣三覆來書淋漓感慨使我心惻不肖之所爲金玉計者已竭於前書但與主者交亦名意氣云爾詞林冰署也能必其言之果行乎書中稍歸重之兄亦念其年事之稍遲筆鋒之少挫耳曩見仁兄之作輕快流爽自應得利升高之助一藉手足矣仁兄以爲然否妙刻極有舌趣遂奉爲佩章并謝

與熊壇石

辱翁丈數年知愛今日之委其何敢違但不肖文思荒澀以出門之人受填委之役咄嗟之應力之所不任也卽勉承尊命而王言有體當制無私若誤認訓勉爲諷刺簡要爲寂寥小有往復便起猜嫌亦末世之友誼所必戒也今鑿坡視草不乏名流何必舍英游而問老友乎方命之罪尚容荆請

答徐雲林

每念先師渝州之難肝膽摧裂而不能投袂被髮執殳操戈以從翁兄之後在三之義則謂之何若先師之耿忠偉烈固千載如生

以死勤事載在令甲今日之恤贈諸典朝廷自應破格從優亦不肖輩之所當畢力而圖者也芳訊來適不肖以病偃臥尚不能稍效奔走卽欲坵生芻之奠而哀誄小章病中未能猝就俟病稍起當有郵致告之先師靈几也使旋方疾附報有懷哽咽臨風惘然與丁念源

故大司馬王襄毅公邦瑞在嘉靖中出入中外累有勞績其最著者庚戌之變有社稷功而俄爲咸寧所沮抑咸寧伏法世廟手詔起之其歿也贈諡祭葬恩禮有加語在國史中唯是公歿之年厥子少司寇正國已成進士一孫尚幼浸尋至今敘蔭缺然非以格不及廕也今其嫡孫諸生伯祥匍匐闕下具疏陳請蓋求理再世未霑之恩非於格外有所希倖也而偶與援詔乞恩者會集一時貴衙門方慎持大典止塞濫觴若以伯祥之所請同類而例視之必見抑矣或云年遠事疏難以概理恐今國家報功之典止宜論應否不宜論久近也且夫爲人臣有不世之功而不得蒙一子之

廢公論謂何核名實慎名器決宜抑彼而伸此矣襄毅公之政術文章弟所心儀也昨同人又以伯祥之真情請故敢直陳於台臺之前并以公之奏議事蹟呈覽亦足以徵也已

答范質公

憶昔曲江之遊年兄最少弟最老年兄不以我爲不韻而臭味收之又盡發其業而使我序之私心欣欣自以爲不棄於英遊矣已見序者纍纍皆足闡揚勝妙遂不復贅筆非侵諾也年兄出理則人以爲神明入銓則又以爲水鏡大賢作用真不可測哉弟自丙辰還山漁歌樵唱狎以忘老已無復人世之想矣祇貪曠蕩之澤爲先子微半通之綸黽勉小草承乏楚閩旣以告竣便乞一差爲抽身之計而不謂使事齟齬留滯至今心緒約結中宵永歎祛長卿之消渴來少陵之瘧鬼伏枕支離匝月餘矣忽捧函教喜而若狂唯是老年伯榮典則當屬之前輩宗工而猥及不肖愧非其任矣又念以通家猶子適當珥筆之役於此不自效他何所效也惟

是天藻難工盛美莫讚以老年伯之世德治狀種種卓絕而不獲鋪張侈大其辭有餘愧矣潤筆之貺非所敢承再拜返璧謝命之辱

答沈湛源

山公啓事言之者數矣不肖每對人言廿年清吏何故而逐之外計逐之不已又從而錮之當此山林盡復之時而不爲翁一料理非情也官可不復志可不白耶容悉心圖之

答劉是菴相公

伏惟老先生之當國也補天夾日則魏公定策之勳反正濯邪則溫公救時之政今日之冲聖垂裳而厭正彈冠者誰之力也自奸人屠毒中外構煽致老先生不安其位而國是紛拏迄無寧止雖曰人謀蓋亦有天意焉使天終祐宋必且徵稚圭於西都起君實於洛下卽醉白之堂獨樂之園豈復爲閣下有哉若以近事言之巨奸雖去而根底尚深外難未夷而心腹先潰此亦老先生山中

之所繫念也不肖感知一念每飯不忘愧人地俱輕靡可自效茲且乞差南旋恩恩就道路陳一二以當侍側容有續布

與韓正堂

陽城守官嘿嘿一言而斥裴延齡救陸贄直聲遂震天下然則韓文公爭臣論亦應悔其早出矣願年兄之饒爲陽城不負往日志節不負朋友之知也珍重

答顧中喻

居都下日望台旌之人也何竟堅東山之臥耶或以時事搶攘避世宜深則冲主英睿羣賢彙征天下事尚可爲耳新父母劉公是敝鄉同年老成練達而澹然寡嗜有西江道學家風新道尊楊公端方鎮重郡尊曾公清強有執俱一路福星可喜也承台念真切并以奉慰

答錢梅谷

屬者密網旣疏羣賢彙集台臺適在宅憂未久九列此朝紳之所

翹企而公論以爲欠事者也豈不肖一人之阿好乎令先公純忠正學易名有待卽吉水先生亦屢言之矣適承芳問藉手報章卽日南轅可圖抵掌

答李湘洲前輩

不肖自爲諸生窺見閣下之精神於文字之間近見大洪浮邱輩具述閣下至公血誠乃心王室是以中心奉之不肖老矣用世之日短矣豈復如世人以地相望擬有所推戴以自爲地哉春中從季公獲奉鼎函深以不棄於長者爲幸季公失意遄歸無從報謝負歉至今而函貺又先之何長者愛人無已也函中一一肺腑所爲無影之詞不肖稍爲別白而識者已前照之矣國人望閣下如望歲焉旣奉明旨敦迫無久濡遲之理竊見夫子以後士之出而有爲者止有見行可之一句未有十分明良會合者也此何時也被髮纓冠之救閣下其能已乎試熟思之今人心險阻議論頗側而言路之氣亦漸復不振皆以調停二字誤之也卽孫宗伯之事

可見矣此事豈可以調停者哉宗伯之抑鬱以歸固不爲秦封一事也閣下山中靜觀必有慨矣不肖乞差南旋將爲終焉之計幸閣下早入以應明主之夢答天下賢士大夫之心

與盛揚灣前輩

國步艱危人心傾側所恃匡扶而鎮定之者唯老先生是賴以老先生愛君憂國與扶正抑邪之必有以取信於天下也不肖黯淺無以測高深之萬一然百川之趨海眾山之宗岱亦云山川之性而已幸老先生有以教之

答門生夏瀆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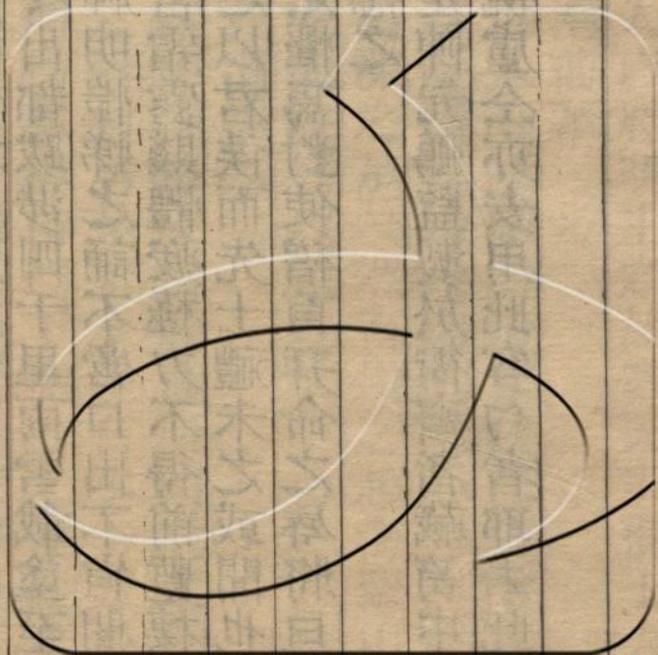
門下中懷坦率掇皮皆真僕所傾挹不獨文章一道也僕此歸將爲終焉之計村居茅屋土垣有水一方松千株獨無餘舍可以款客春中將搆數椽待門下使事之便從惠山買輕舫一日即可抵舍相款爲繩牀竹榻之談數日夕而別不亦可乎承折柳依依附謝

答劉康谷父母

敝邑逢天得仁君以爲父母不獨子民之福抑亦山川之光也不肖以仲冬出都跋涉四千里雨雪載塗至月初纔抵京口見二三親朋則神明愷悌之誦不啻口出不肖聞之喜躍亟圖恭覲台光而以久苦霜露賤體疲極力不得前躡棲息里中擬稍間以請而使問及之以君侯而先士禮未之或聞也不肖且感且悚且惴惴有後至之懼焉對使稽首拜命之辱將旦夕樞趨遂所欲請與郁甥念之

壺七握是陳元鵬監製於衙齋者藏笥中久矣知吾甥所欲附上舅乃七椀盧仝亦安用此容勺者耶去此亦不爲割愛也

從野堂存稿卷六上



從野堂存稿卷六中  
尺牘

寄徐明衡

所聞近事喜憤各半而出自銓部者皆允愜輿情知一二正人左右之力也不日仁兄爲政進退出入之間更有一番光彩矣弟每謂選曹一月之銓除可以收臺省數年之論薦得時勿怠仁兄勉之若欲蓄力養望以爲將來卽真之用此近世副銓之常法也此一念從何起畢竟是爲名爲官耳若從世道起念則兩三年之後又有兩三年後之事體人才不得放過目前姑待後日也周蓼洲半月之功只推得儕老一人今日擔荷許多大事若果得盡其一人之用更有可觀也仁兄勉之

答石雲岫

長興令

台臺兩地政成聲蜚輦下指日徵書賁簪水矣吾虞民無幸投父母之懷而復失之今猶悵悵也讀公子文峻嶒軒翥大有氣色聞

茗雪之間山水明媚綵侍之暇借以柔之又一助也不肖性拙才  
疏與世不韻而年事向頽豈堪世用頃入里門已爲長往之計矣  
天下多事正賴勛勳非名世之望而誰望耶貴治丁長孺先生忠  
義皎烈有德有行台臺弘獎風流當於物外遇之家仲醇布衣有  
道者也得台臺爲知己幸甚前惠芥茶已略領道味矣何至再煩  
使者墨印斜封來自數百里感之愧之第芥之真者政難今熊壇  
石中丞曾爲箬令自負茶之董狐謂每年自采自焙僅得廟前幾  
斤其珍重如此台臺滿篋分投天地間仙草靈芽豈俗子所得消  
受耶新泉活火立啜數十甌竊沾沾自以爲知味也

答周縣貞公祖

不肖頽唐自放懶赴朝參唯是英蕩在篋跼踖靡寧方擬於中秋  
令家人代報而兼以病請不謂署中乏人上厯嚴旨至屈老公祖  
之重遺書勸駕不肖敢偃蹇王命以爲台臺辱敬著於陽月之閏  
兼程而北矣蓋往歲以仲冬出今以仲冬入亦敝署中故事也肅

函報命不任主臣

寄臺翁葉老師

自老師曩日言去而君子憾中外俱憾老師勉留而君子喜中外  
俱喜所喜憾與人殊者則背公死黨傾危之徒不利於社稷者也  
而其人亦狼顧鼠伏惕息於公論而不敢逞則天意之所留老師  
者可知矣身同志已入規隨不孤可專一精神以收扶鼎之功天  
下幸甚門牆幸甚若夫邊陲之搶攘肘腋之凭竊官理之耗弛詔  
令之廢格士心之險陂種種事端種種凶懼畢集於老師之身知  
老師太苦然亦有所不得而辭者也不肖衰遲迂鈍分與世違乞  
差還里將爲終焉之計老師以署中乏人概請嚴催君師命重其  
敢偃蹇擬以陽月之閏趨赴闕廷矣儻病軀淹頓或風雪小阻望  
老師稍寬假之便附短函代候起居公私之緒不敢盡宣

與程芸閣

滄陽道中停驂數語殊未盡公私之託自翁臺入而計事遂大定

長垣風采尤奕奕偏人其鉏擊奸佞振暴忠良數年來封事未有  
如此之顯白痛快者也陽城直諫人賀太平今日可爲太平賀矣  
唯是肘腋之間腹心之地潛形匿影觀變伺隙實繁有徒則更厯  
執事者之憂耳郵筒之便略布腹心晤對不遠冬以爲期

與鄧玉笥

往歲從吉水先生坐中一奉清論忽又三年矣年丈方握蘭建禮  
襟領清流而弟兩任行役驅馳梁楚間甚憊也茲暫憩里門忽有  
虞庠之事虞邑弟祖籍也義不忍坐視幸值年丈在事專提學政  
之綱敢代布之夫諸生之不率片楮申飭之足矣而至辱學臺之  
白簡當事者驟讀之應不勝駭異而其實處分已竟特懲廣文之  
不職及嚴將來之功令不容少此一疏也第恐都門未悉此情萬  
一奉有嚴旨或更引繩批根則學臺懼株連之德意與暫行法之  
苦心誰復明之者當事之起諸庠咸在實難辨譁者爲何庠之生  
雖學臺親見數人已失其面目而廣文之不肖者反藉爲誣陷貧

生之地不得已姑援先年成例急移案以定人心徐具疏以飭學  
範其行法尙有權實其立言自有主賓惟年丈細詳疏語挈領持  
衡已處者無容別議而嚴飭者第恐後來且概吳中及海內申令  
之勿使虞庠獨受惡名此真情法之至平而亦學臺之本懷也邑  
士幸甚斯文幸甚

答劉念劬

自台臺尹吳關而商歌於市旅舞於途玉壺冰條清韻可想不肖  
津津慕說願有請也不謂台臺以大洪之好使使問之懇款綢繆  
亦若謂其人之可教者不肖又何幸歟大洪忠貞潔白行貫神明  
當夫鼎革之際夾日洗天功在社稷而奸邪小人甘心黨逆必欲  
背君父而賊忠良至今猶以移官爲矯誣反正爲附會者世道人  
心可概見矣然訛言雖熾而清議猶存羣邪之譚論愈彰一正之  
侃侃於大洪固無傷也其來書云將以七月還朝極憫長安諸君  
子之望今已成行否書以五月發想久閱公子篋中不肖亦擬十

月北矣公子鳳穴之毛自當五采况却家快壻乎小詩書扇頭聊識公私之感幸教之

答周雙南

與台臺周旋如挹瓊枝玉葉令人肺腑欲雪至於虛夷之度微遠之神有凡情瑣味之所不得干者恨頽暮之餘無可鞭策所謂入寶山者空手而回不無咄咄耳弟此歸誅茅編落將爲終焉之計適會署中以纂修員缺概行嚴催凡請假之路一切剋絕不得已於閏月就道須仲冬纔得抵都無乃僂蹇遲違以爲王命辱則恃台臺保持之蓋弟之善病拖沓使者所親見卽星軺臨幸不得飛槩追攀其慵懶可知也辱使命遠將具感存注所望早握銓衡主持國是不勝瞻矚

與徐雲林

客秋卧病京邸從枕簟間捧讀函教一字一淚也草率數行附使者還報病稍間卽詣當事者申所欲請而貴鄉諸老已先之卽當

事者亦同此秉彝也惟是晉秩延世之典已備而易名尙縣此眾望之所嗛嗛不肖尤爲耿耿耳今賊巢已覆授首可期非吾師之捐脰何以激將士之同仇然則吾師固不徒以當日之一瞑爲節而以後日之底定爲功矣此昔人所以推動烈於張許也不肖中州之役以春仲抵家滿擬千里裹炙一申孺子之慟而署中以纂修乏人移文催迫度已不及東下則泣寫哀詞一通將授之奴子而陡病瀕危使不及發乃今強起東嚮稽首痛哭遣之而以芟芟束帛薦於几筵噫不肖殆非人矣弱不能執兵從孝子之後遠不能執紼比門生之末在三之謂何國士之謂何不肖殆非人矣唯是血淚暗枯腸迴幾斷區區此心可對逝者幸伯仲憐而赦之

答文文起

台文慷慨言事海內莫弗景仰卽有忌者無容置喙然唯無容置喙也眈眈側目誠有如來翰所云者然小人之心徒勞矣及時間暇料理出山事業勿謂竹塢中可逍遙度日也不肖此番南還土

垣茅舍將爲終焉之計會纂修事迫嚴旨催程不獲已衝寒就道  
老人志意甚短台丈猶以世語相引漫乎

答姚現聞

吾輩信友獲上只爭此血誠耳當吾世而有忠義填骨髓道誼貫  
心肝者口幾幾焉望之讀手教憤世救世義形於色不肖雖駑鈍  
竊拜下風久矣不肖本無學術兼怯衰遲已定計納節請告以署  
中同差者奉有嚴旨勉勉一出殊與性違晤大洪及貴師當一一  
申致台旨亦望台丈早來爲國事擔一肩也何必遲遲其行待追  
鋒之至耶聞織監事周公祖所以惠吳民者至矣

謝楊遠初公祖

一歲家居荷如天之庇三行話別感若水之深情兼借渡於慈  
航得載馳於飛傳徼靈過侈佩德難宣謹謝

答馮少墟

台臺去國僅兩朞耳而人情之望司馬閔閔如望歲焉以爲台臺

一旦再來而清議有所主持同類有所稟仰此所謂忠實心信於  
士大夫也幸聖明求舊暫假留臺亦以江左浮靡綱紀敗壞貪得  
老成名德以鎮壓之然後正席統均從容以盡大賢之用收弘濟  
之功良有深意若台臺猶棲遑東山偃蹇朝命甚非所以答主知  
酬民望也不肖跡疏地遠心繫人宗率爾報章僭言勸駕

寄沈湛源

山公啟事得沈先生而重非啟事重先生也一官何足有無從此  
兩計之沈冤頓洗一時之日色重鮮十年必復從天道哉翁神明  
精爍愛君憂國每飯不忘當勉一出以答海內聞之當事後命  
不遠矣函伯長孺有便寄聲統此志喜

寄孫淇翁館師

臨行累日參侍備承優渥凡老師所以提之誘之獎之飾之者亦  
已至矣雖甚駑鈍敢不激昂以奉下風比諗道履輕安琴書閒適  
山中宰相之味百倍於此日黃扉也京師地數震白日久無光盜

殺人於市種種怪異而人以為常則怪甚也有可喜一事上偶違和急召閣臣入乾清人情惶遽俄而聖躬霍然說者曰此左右進藥之人懲往事而取證於閣臣也乃知老師一疏逆折者多雖不行已行矣真社稷功哉

答李緝敬

自懋明晉中樞而年兄引例休沐弟孤蹤寡與之人於同年兄弟中遂無可倚鄰待懋明入後稍需時日年兄即可以出矣夫籍之有咸也安之有立也處則竹林同尚出則淝水並功今四郊多壘王事艱難將為竹林乎將為淝水乎年兄宜有以自處矣弟所以欲勸東山之駕而先以折屐相期也悚切悚切

與孫愷陽相公

恭惟閣下以周公召公之官領方叔召虎之寄華夷熟其姓氏天下以為安危凡在下風莫勿趨仰況不肖亦嘗受教於左右者乎私心拳拳竊有所請夫閣下勤勞於外三年所矣宋呂文靖之語

希文曰經制西事莫如身在朝廷為便斯言良有味也今朝廷以口氛方惡幸閣下一日在關可一日無事耳不知軍旅就諮有先朝故事在若所謂宰相行邊者故相耳楊文襄翟文懿皆以故相起改樞憲而行非以樞輔行也然皆不數月而還政地未有釋黃扉而守紫塞居東之久如閣下者也閣下既勞苦功高而不震不伐赤烏凡凡柄鑿齟齬之形皆銷之大冶鑪錘中矣此人情願願望司馬之入而政太平也若夫以可戰為可守以出關為守關以制虜為制夷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不肖久違台席遙望景光偶乘風使貢其款誠皇恐不次

答孫拱陽

今邊塵四起而關以西宴然皆台臺鎮定輯柔之功也聖明特簡晉貳中樞且與懋明司馬後先同命中外忻忻慶正人柄用千載一時矣惟是世波翻覆世路多歧所恃台臺早入主持而幹旋之吾黨實有同心殆不啻飢渴需之雲霓望之也錦里少駐便當叱

馭以懨頤頤中間情緒玉翁公祖定詳之報中矣不盡  
答熊壇石公祖

近日長安如沸弟一切付之不見不聞倘簡宋史元祐三黨皆君子也不知熙豐之小人已拍手相賀一變而為紹聖矣然惟此三黨之人自相唇齒自相撞挑而絕不與章蔡諸人為緣以豫求免於紹聖故皆不失為君子而其徒之奸詐者則幾不令矣當時呂范司馬獨不立黨亦不仇三黨而異日之受禍則均蓋古之君子寧身受同人之累而必不肯借君子之異求小人之同以自解免雖然而為君子者亦不幸矣使當其機徑之初分而其中有一人馬為之點醒為之和合豈遂無所轉移而至立內黨以召外黨哉

答蔣澤壘

翁文晝繡未幾而乘驄已駕詩云靡盬其是謂乎來書拳拳惟我二三君子出處是念夫亦猶為道之心也丈見近日之邸報乎以堂堂太宰明目張膽之舉而卒為人所持訛言四布伏弩迅發大

獄構矣大難作矣將來更出奇怪則不獨有連袂去國且將有駢首就戮者矣天實為之人何尤哉

答王季木

江右諸人奉壇公為教主壇公開廣大之門欲收之局外而今乃失之局內壇公嚴好殺之戒每致恨於東而今乃特發於西此皆弟之所不解也嗟乎當其風雨凌亂羽翼分投之日亦何心復有室家今巢窠重整飲啄爭鳴而自相拏攫求其手拮据口卒瘡者而首驅除焉亦豈祥禽靈族所忍見哉壇公仁者也可以此言質之如其言出而有咎又非弟之所忍料矣

與熊壇石

一緘報命中具微言不識首肯否令世事決裂已盡必非翁臺之所樂聞也雖然翁臺欲收之局外而今并失之局內何也豈天實為之哉若吾黨之與有過不待言矣茲所告者做座師會稽宗伯居身居官居鄉絕無異議而忽起於南中不知何自今奉旨懨留

矣講筵三年敷陳愷切主上所異眷也乃吾師義不受辱意欲飄然惟翁臺紀綱南國時論所宗乞鼎言銷弭之翁臺自許護善偏長豈虛語哉吾師亦有聞於岳梁老感臺翁知己之言也

與左浮邱

弟歸寓再三籌之內無永外無文襄可幾倖乎扣福公後卽過尊邸不一

復臺翁葉老師

承示疏稿辭緩而意切使之曉然於禍福之數而帖然以退避爲安全事未有不濟者也直天祚國家假手於老師耳欣懌欣懌與李湘洲前輩

台諭并葉老師札昨俱面致大洪大洪云爾我具在何嘗傳有訾毀蓋道路之口或云適老師乃孫來不肖卽別白言之想老師亦可以釋然矣惟是大洪之意不無介介於其札語也如何不肖已緩解之更得老先生諷切混於忘言爲妙原札附上

答王霽宇總督

伏惟台臺之在薊門猶趙營平范龍圖之在西邊皆不動聲色而制夷虜於鞬縶此所謂萬里長城也台臺去而其事遂不可知矣不肖始聞宅憂之報爲之傍徨歎息不能已已豈爲台臺一身一家恤哉審素鞞東還雞骨無恙遙慰可知守在冰局不能遣一介之使奉訊起居而姚君子雲每言台臺之有意於不肖也捧讀瑤緘副以珍刻展卷三復則籌邊苦心經時石畫略具於此異時余肅敏馬端肅諸公之所不能有也歎服歎服勒上謝言略陳傾嚮卽以芟芟束帛告於太夫人几筵統祈頌茹願言強粥

答徐若谷

不肖以仲春入朝諸君子異同之跡已齟齬露牙頰矣其端竟不知所自而後乃日甚遂一決不復收聞彼中之人且拍手相賀欲乘其兩敝之後而徐起收漁人之功者比比也時事至此可不寒心哉幸旬日之中懋明入景逸又入二君子者將悉力彌縫以掩

前琅而銷後釁如其得濟則吾黨如天之福亦二君子百世之功也翁臺何以佐之固有尺幅之紙而賢於百萬之師者幾乎幾乎惟翁臺努力翁臺與懋明景逸皆疇昔同患難之人不肖幸辱氣類當其始進遂落錮籍酸辛苦辣備嘗之矣若今之當途者順風揚帆有一息千里之勢惟其流之所便而放焉不知帆飽風駛摧蕩隨之及兩相撞擊兩相詬誶卒淪胥以亡而猶不悟也豈不痛哉

與楊蘧初公祖

吳中水苗異常夏麥既淹秋成希望此不獨小民枵腹之苦亦當事者焦心之憂也但他縣之苗止於低鄉而江陰之苗高低均受以高鄉支河不通旱則水無所入潦則水無所出也至於里巷之蕭條征輸之煩苦比他縣亦更甚幸得清循父母擢節釐剔業有成效竟中道而奪之吾儕小人何所恃耶惟老公祖注念焉聞劉父母之被言出於倉卒即老公祖不與知乃鐫秩之議亦發於倉

卒初議以多戕人命法當削秩而後太宰持之得鐫一級彼明知不得削而必欲成其鐫也蓋屠毒有自矣彼中耽耽於我東西之氣類必欲鋤其方長乃貴鄉諸公不知前事者無端起同室之鬪自投漁人之網誠何心哉幸貴鄉前輩如謝鳳皋黃忠介饒三銘魏澹明諸老竭力調停懋明人以苦心佐之惜乎覆水之難收耳

答孫六吉公祖

吳文之傲極矣繇士子挑達成習游談無根本領既疏華實俱落而徒掠坊間之織語爲當場之捷技於是首尾倒置面目都非而文失其文矣不一董正之其流曷極此台臺所以斤斤於功令也然欲伸功令不得不謝旁蹊欲謝旁蹊不得不平等寒膺當行法之初物情亦微有不便者及暮年而帖然則台臺無私之水鑑與獨信之金科有以質神明而格豚魚也恭承簡命晉陟卿班朝士彈冠正人吐氣固不以平流序進爲榮而以世道之九鼎爲重矣願早入朝以膺新寵

又

吳澤國也而又逢巨浸民餘幾何老公祖教我子弟而又念我田疇此吾民如天之福也做邑凋敝之餘積弛之後得一清循父母擢節釐剔業有成效竟中道而奪之真咄咄怪事不肖輩身在都中不能為我寡君伸一公論至上厓台臺之間豈不愧死哉詩不云乎悠悠我里亦孔之痲台臺行矣尚祈留意又云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台臺入矣耑望主持

答熊壇石

捧來札知翁臺為做座師調護苦心做師感甚然不肖一月前已從福公處領略台旨矣冷署之人絕無所與言者事祇以在三義重不能已已密訂知己稍為護持實恃翁臺善善之長譜誼之厚必能止於將來如今日耳若他人則不以告之也吾輩為師為友只辨得此心而已

答周繇貞公祖

吳澤國也而又逢巨浸民餘幾何若不早為蠲恤則因荒釀亂果有如台臺所慮者大疏籲天號呼痛切真不減鄭俠之圖造命多矣不肖輩小臣無能仰佐一辭儻邀藉寵靈及於曠蕩吾民其有瘳乎振折不行亟需補牘盼望盼望

又

逆璫之勢極矣僭端種種見矣應山之疏蓋盟心矢天而後發期碎首玉階矣人心積憤通國響應不謂上下內外相為彌縫以固其寵而煽其威國是其可問乎台臺閱報至此知有義憤填胸而怒髮指冠者矣江西諸前輩甚好後來猜猜惑於挑激者之口不覺墮其雲霧耳懋明景逸相繼而入亦漸有補救然覆水難收矣宰公一疏潛消反側而刑垣亦以憂歸此一案之小結局也今宰公以下漸出視事不知天意人心竟何如耳宰公既出大僚當以次會推儻得台臺早入與拱陽懋明同心協贊天下事尚有可為東南雖廣亦一方之寄不足以久羈袞舄也常鎮道楊公祖精心

妙用才誠兩合吾民賴之真荒年之梁穀羸疾之參苓也今俸未  
及期序亦不遠儻部推之後得加惠兩臺可以加銜借寇亦吾民  
之幸乎台臺姑識之雲間守事公論漸出而尚未可訟言惟嘿持  
於大計則幸矣何如敝邑凋敝已極復去一清循剔蠹之令後來  
尚未有人邁此大荒何所恃惟老公祖念之或於勘疏之中稍  
加意焉即疲邑之受惠者多矣懇切懇切

與李仲達

元白竟死矣所聞蹴踘摧殘之狀與血肉淋漓之苦殆不忍言天  
乎何忍令直諫者至此此一段光景須得大疏一描寫庶足寒奸  
膽發義憤也

答魏廓園

承貺石我心匪石也履君子所履也皮吾將寢處焉兄命之矣敢  
不拜止速之計容思以復

答門生夏之謨

湖廣乙榜

西秋之役諸房卷先呈者多蕪穢不可人意月既望矣所見鮮入  
設者僕過同考林司李所過而問焉林以他卷進僕猶謂弗可也  
林歎曰如公之意必須絕俗離奇者可乎出一卷相示僕取視  
之曰與其彼也盍此彼無轉路此有轉路耳然其人實未有品目  
殆以遺才入試者歟吾測其人胸中灑灑然無所染著殆白屋子  
而父兄當戶者歟夫質則美矣未深詣也姑置之林曰吾亦以嘗  
公耳豈有弘毅二字可漫作三大股者乎僕曰格固不足以繩士  
吾直欲老其才耳遂乙之是日文汝止之卷竟出林房都中偶與  
魯得之談及闡中事恨不知其何人得之躍然曰此若參同窗友  
夏生之謨卷也果如先生一一射覆云問何以奇中曰未有品目  
者文率漫矜飾也遺才入試者猝不暇簡鍊也白屋子者無貴介  
氣也父兄當戶者意安樂自在也一時在座聞者皆曰有是哉先  
生之神於相文也而僕亦沾沾喜每舉以告人尤恨林君與魯得  
之不共對無以證其射覆之奇乃足下果若以得之言感知己於

僕千里緘書示以近所爲文讀之秀韻生動奇情溢發滔滔乎汨  
汨乎大有進於闡中者喜足下之不負吾眼也伯牙鍾期千古玄  
賞其吾兩人之謂乎茗筵二事領略風味朱提之贈非所承於大  
雅惟照亮

答魏元白

山東按院

自曲江聯袂俄雁序分飛數餘年中兄入弟出弟入兄出無緣一  
奉清歡而陪讌嘯真有如年臺所追數者乃赤墀白筆斧鉞凜然  
大寒奸賊之膽至東巡封事所指劾大吏亦當世有名之魁桀也  
快哉此真所謂豸冠嶽嶽者乎何圖正氣方伸而邪鋒突起訛傳  
煽合實繁有徒恨不得驄馬早還鳴鐘鼓而討之也弟每讀大疏  
有當於中忽承芳問託寄良深敬稽首謝命之辱

答周□□

瀕行過辱繼綬使使贖之而弟自入都以來尙無一字之訊惟有  
神縈左右耳審祥琴久御綵衣漸新而荷橐之班人情亦延伫以

待此不肖弟之所幾幾焉者也居京師半年聞見都不佳所聞唯  
有兵荒寇盜所見惟有閣豎縱橫所可喜者纍纍若若滿朝金紫  
而署中丁未前輩無不三品大轎次序行及吾兄矣以天道言之  
仕路久塞而通詞林亦積輕而重龍頭之拜麻前此不出十四五  
年今必世而復豈足異哉惟仁兄嘿領此意爲社稷蒼生自愛也  
葉老師違眾望而賦歸來殊所不解老師神人也人所不解者多  
而弟不識時宜多見怫忤雖老師終諒其無他然弟心慙矣儻偶  
及仁兄善消解之

答楊蘧初公祖

捧讀台翰殷殷懇懇爲我蓄傷之民乞旦夕之命吾民其有天平  
惟是國家匱乏之秋蠲振委難輕議而主帑司庾之吏與四方痛  
痒又漠不相關且如之何不肖問之倉場鄭公待聘勘疏入量作  
區處其所云區處者議折耳稍議折而迫徵課民不立死卽去爲  
盜耳調停撫字所以煩台臺之苦心者轉多且迫也賢令旣去繼

者政難緣制科選縣者漸稀又皆四方之人孰知其材否若遠地  
量移又爲彼中所畱誠難之矣台臺何不商於撫臺公祖就撫屬  
中所灼見者量徙一人乎至望至望至於局中之事若有鬼神焉  
非楮墨可傳也頃聞壇石公祖且暮得轉而撫之未深者宰公一  
概緩推以需計後則吾民之得借寇於周公祖者尙有少時亦蓄  
民之幸也劉父母去後之評主持有台臺在矣

答梅長公

山中開府之報又聞宅憂之報一喜一憾總道義關切也抵都碌  
碌不能專問僅附一唁於同人當諒之世路之慘惡多起於人情  
之急官人情之急官起於升遷之太驟驟之之說有兩一以安排  
小人一以酬報君子其初亦未嘗有差而歧徑多覬覦亦多種種  
之機穿出矣近日之撲天撼地者內也至於內外之際殆難言之  
表裏既通呼吸相應寧止刊黨人之碑且與同文之獄不知作何  
究竟也劉東卿不肯殺人媚人是奇男子台臺當與周旋也

答李夢白

不肖每謂今之士大夫矜標格者少幹濟尙通方者貶風裁若其  
不流不倚知彰知微而粹然一出於正其惟李先生乎比來師濟  
盈廷而老成名德時見凋謝每一番會推眾相顧而歎曰安得起  
李先生於草土乎蓋時情之縣注如此亦惟台臺忠孝性篤君親  
義重審祥琴之在御卽履聲之不遠矣願望願望不肖守在冰局  
不能走一介之唁而儼然手札投自劉世兄讀之慚悚緬惟先師  
鳳隅公不肖幼童時受題鑒者也酬知無地敢不良圖惟是鴻毛  
之輕不能不借九鼎之重轉乞台臺以片言佐之使不肖得藉手  
以報先師幸甚

與秦中因

黃州知府

逕啟弟年十二就童子試受知於邑令故吏部郎麻城鳳隅劉公  
公一見俾賞謂何家黃口而能操筆如此幾有江夏黃童之目弟  
自是知所激昂漸有文譽國士之感於今不忘往歲辛酉有楚闈

之役吳先師於墓下詢其家凋落盡矣僅一孫時中爲諸生諸生之子漸遠少儔似可繩武尙不成青衿意欲稍爲之地未有路也茲不遠三千里匍匐長安適幸年臺在事弟得效其齒牙豈天之哀憐吾師而不墜其緒乎儻年臺推念屋烏獎飾此子列之顏行階之寸進弟得藉手以報吾師與有榮焉蓋吾師居官居鄉卓有品行祀在警宗麻城之鄉衮如李夢白梅長公皆可問也年臺崇獎先賢植其後人其所風勵於黃人者甚大不獨不肖之私抑亦黃人之所禱矣謹齋心削牘稽首以請

答劉金吾東卿

前日之事亦人所易曉也順之則失名終失官逆之則失官得名終不失官然使庸俗人處此未有不顛倒錯亂者何也從名與官起念轉展不決至於棄名殉官所不恤矣門下從天理起念寧死不肯殺人媚人便能撇脫如是輕快如是僕不喜門下之得名終不失官喜門下之得心矣珍重珍重文椒兄至如見故人愧冰署

蕭瑟無以慰其逆旅僕氣力又不足爲道地盡此心耳

答魏廓園

彼暮夜者何纍纍也仁兄此舉僅以懲墨吏已耶

答貢二山

丈臺東白之政且告成矣棠梓之誦籍籍若一欣慰不可言弟謂吾邑科名宦業久不堪蕭瑟而近乃稍稍生氣如丈臺與仲達次第臺瑣其徵也不肖老大冰銜不足齒頰將謀返初服一邱一壑乞知己之餘庇耳京師所見天時人事種種不佳而吾鄉水菑實數十年所未有恐寇賊之患不在四夷而在三吳也如何如何與張二無

翁臺行矣東粵秀區宜得大賢爲之宗主顧世道之所託重者別有在焉以無私之水鑑而小用之吾徒之所以咄咄也願言珍重高景老新命已下未知天意終何如耳見孫淇翁老師幸致遐祝

答黃石齋

承問姜養冲出處病憤遲答及簡疏鈔二冊附上其郎署時封事具在而本末亦可概見矣養冲自郎署出周流藩臬未嘗有三十年家居也謫尉而後始家居至沈淪以及正坐論相一疏耳弟尚有所請於台丈病不能出圖其間耳

答鄒愚谷

今聖主當陽征途大闢獨少臺翁一人以點綴周行稱清朝右文盛事當事者豈有斬焉不過格於功令耳嗟乎令豈爲我輩設哉太宰書是不肖道意而使者自入非有受幣餘皆非所與聞恐使者溢傳謂不肖實在其事致虛勞眊仁故別白言之事濟不任受德否亦不任受怨也至於樂誦名德贊激公論區區此心豈有讓哉損貺過腆似非長安游子所承於林下尊宿者敢辭

答蔣澤壘

台臺觀風伊始治軍察吏日不暇給而卽垂念燕中游子使使問之豈蒹葭白露之思有感於秦風者耶道阻且長我心脈脈矣今

天下兵無處不虛餉無處不冒吏無處不荒民無處不窮豈氣運使然乎江西之事大有端緒非楮墨可傳應山一疏義激秋霜爾時若得閣中多助官府之事尙不至頽然放倒也此亦氣數已矣不必言矣

與夏繩止

不肖株守不敢數數請於當事兩辱先施俱阻答面疏節多矣昨有所聞翁臺偶有感觸若將浼焉而去之此自翁臺風霜之性不可以俗理相奪然翁臺身任天下之重出處關於世道止速聽之朝廷宜畱一大榜樣以示來賢若以一言拂意一事激衷而遽爲決絕之行似非所望於大君子也聞人說道理與諸公相牽挽者稍別諸公急一時之所需不肖急天下之所視非感知亦不及此也可幸采擇少迴慮焉悚切悚切

寄臺翁葉老師

宰相辭榮青門祖道是古今第一美談乃十一年中再邁老師之

盛二三子追攀話別光景依然而時事已日非矣公私之感能無交集自老師抵灣心與俱往審驛路輝光錦帆無恙堂開畫錦里舍揮金種種浣慰惟是老師有餘忠明老有餘戀朝野有餘仰恐福廬華陽終非老師之所長有而今日本不敢遽陳取唾於山靈也若一二悠悠之口私衷易測不爲善毀足供一哂耳不肖受知感知兩倍他人言有過盡心實無他惟老師能亮之

與溫圓翁

秋來善病久廢朝參并失摠侍反辱師臺過而問之罪甚矣爲大典役文不能工有虛委命病又不能親齋草稿頓首請政罪益甚焉惟師臺掩其拙赦其慢幸也不腆奉賀伏祈照納不宣

答呂年姪

秋事滿擬高騫乃竟失之伯仲俱年少氣銳驚人之鳴在警爾間惟祝精進耳曩不肖爲令先公序稿末致嚮於太宰公實以冒工垣之忌而來其抨於是太宰公有同病之憐而今太宰復歸矣悠

悠世道不知何所底止也幸伯仲近太宰聞正論以繼先公之志不勝拳拳

答孫六吉公祖

南都書至則六府一州之士偏居其贏數而其奪標建幟者皆台臺所品題高等他莫之先焉則不覺撫掌稱快曰有是哉文鑑之不爽而司契之有神也真足以上重璽書而下塞異同之口也已則又翹首而望台旌之人於以主持清議樞柱羣尊蓋日夜幾幾焉乃縉紳之禍如焚如灼而憂且及於國家此吾徒盡力之秋而君子孚號之日也台臺天植忠貞心存開濟當何道以拯救轉旋之不肖力短才疏處閒寂之地而常懷孤憤之思知難免於奧窔間矣忽枉函書獎飾過當所謂知光於盛壯不知其精已銷亡也國士之感永矢弗忘

答王霽宇

昔郭令公盟回紇以卻吐蕃今明公款西虜以遏倭口社稷之功

千古暉映明公雖暫解鎮務而諸名王酋長聞大司馬公夔鑠善  
飯狀猶脅息帖耳不敢有輕中國之心其繼明公而出鎮者僅遵  
循故事猶能使邊鄙不聳關門宴然噫何其烈也不肖鉛槧豎儒  
何敢關天下事竊窺邇年來邊疆事事欺飾節節敗壞明公身繫  
安危願益康強無恙再出而為天子奏蕩平之績也夫豈有阿馬  
答馮少墟

翁臺純忠正學海內所歸今世務紛紜正須匡濟乃翁臺逡巡三  
揖屢抗辭榮之節私心惑焉及明主重違所請而知達人偏遂其  
高自是先生志益完道益尊異日傾否為泰轉剝為復總在龍蛇  
屈信中矣不肖感時觸事具章乞骸隨奉嚴譴不知能長有山中  
否也承教無期臨風三歎  
答何武莪

奉手札拳拳於君親兩事精出純孝孰有逾於翁臺者乎先大夫  
人大節業告之秉如椽者應不辱命惟是五月四日之事不肖久

無端緒比從王心一得是年全鈔而始從事則世事倒翻不肖亦  
遂及於嚴譴是年之實錄竟不知誰屬矣益弟所管實錄之年分  
彼中實何得之故急借中人以除弟弟所坐名為楊左之黨還是  
乙卯之發毒也是故心一危矣翁臺所犯之忌似亦不淺第此時  
指縱之人巧立於局外以為後勁故稍遲之耳請姑安於節鎮焉  
可也近事在邸報中故不詳述

又  
武進張二無文正氣正骨恬心恬節遠識遠神初擬以為藻鑑之  
司而竟為忌者所摘出之於外可恨也幸翁臺培之植之以為吾  
道之羽翼世風之砥柱異日國家之梁棟此不可以眼前階級論  
也江湖之人漫言及此

答黃陽平

弟與年兄俱老經生方其屈首鉛槧時謂不得手持玉尺一當角  
藝之場觀諸士之戲而定其名目雖三公九卿未行意也曩歲有

楚役沾沾幸一當既出闈而歎其未酬也蓋衡文之權有分有副不盡聽於主者而文體文習又一聽於士何能矯士故知考官之玉尺徒虛懸耳若夫衡可以獨持文可以逆矯而起衰變俗以文章回氣運者其惟督學之官乎而況以年兄爲督學又督學於大江之西士與主者兩相遇於尺幅之外者乎然則三十年來文章之尊宿亦可以少行意矣至於已前治郡之功名將來扶鼎之事業有目有心所共推挹彼一階半級何足以程遠到而動沖懷耶弟向者株守冰局雖有齒牙無能爲助今身既隱矣遙望知己翔霄漢而已

答盧九台

逐臣去國之日承慰問於雲霄故人愧矣愧矣不肖衰且懶原無世志惟是求友一念老而不忘每從陳中老詢台丈之品格志操傑然自邁於流俗而沖明和靄之氣又時見於眉宇未嘗不意銷心折也不肖歸矣望台丈努力新猷榮膺特簡恃國家之有人卽

江湖之可託不勝睠注

答門生毛六翮

四川萬縣分

門下玉瓚黃流自是廟堂法寶百里絃歌豈足道哉聞萬邑甚煩拮据兼苦驛騷此所謂盤根錯節利器者也見直指薦剡未免屈作第二人然以東於資次則猶之第一也所諭言路點綴似不可少今世事更新其秉權用事者皆非我族類無從告語可告語者敝鄉一二人然其人皆在風波中恐反以其言爲累耳僕在長安諸可爲地者尚多今爲國爲友一片熱腸俱付東流矣門下亦知長安棋局乎內之藉外外之藉內內外相扶構成鈎黨之禍立起同文之獄總借大洪之見嫉爲驅除善類之媒也僕以夫洪故爲闡所甘心竟從請告之疏傳旨罷免僕老矣求閒得閒亦復何恨但恐國體國法蕩然無有悠悠之談皆謂大難不解大亂將作其患不在縉紳而在廟社門下行有世道擔子寧不悚懼哉

答門生陶聖洋

江西高安分

吏事文事俱出自靈明一竅兩者惡其俗也世有青白厚肥之俗  
文故多苞苴竿牘之俗吏始僕遇門下於闈中知其儻然者也乃  
今兩地神明纖塵不滓不已券乎然則門下重不佞非不佞重門  
下矣乃猶不忘一日之知千里枉問愧之愧之會僕方奉嚴譴踉  
蹌出門而使者索報亟不能作累幅長語草率數行聊當抵掌  
與陳孝廉元朴

卒業雄篇沈滄發每一義中有莊語有壯語種種出人意表令  
人讀之肅然起敬有端人志士之思固不必諧時俗之好而此段  
精光誰能撲滅即日冠冕南宮不著可知矣預賀預賀所賀不在  
仁丈而在世道也不佞去國身輕所不能忘者同心之人尚在不  
測耳高第之後萬宜珍重以需來復

寄楊大洪

自兄跨驢而南驚風怪雨日甚一日訶弟者無所不至相愛者勸  
弟稍避形迹而弟之疏慝如故得罷免之旨而小人之喜可知也

丙外構局已定聞仍用乙卯五月庚申七月之事而外之最黠者  
日夜思算據識者云另有巧著非此不足以爲除根之計也已矣  
聽之而已或又云保不至是所謂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也然安可  
必耶

答王中認

踉蹌去國之人蒙台丈再三慰問此誼千古矣不肖衰慵迂鈍豈  
其有當世之心惟此意耿耿所不忠於君不利社稷者不敢以爲  
友也是故乃有今日此歸如縱魚於壑放鳥於林夫復何憾但願  
雲霄知己乘時努力早還交戟之地而已

與門生方禹修汪月掌

一出都門身輕似葉獨不勝友朋之戀耳承折柳依依能無懷感  
所願努力明德勉事聖君僕老溝壑有餘榮矣公車諸兄行且連  
翩入穀追步芳塵僕洗耳以聽晤時幸道拳拳  
寄李貫之

客歲接到手書諄諄義利之辨真足砭世膏肓惜乎上下瞽惑莫可與莊語淪胥以亡末如之何也已嗣後世事瀾翻吾黨星散弟身履虎尾意圖鴻冥而不得鬱鬱者久之而今乃得永謝春明也歸而與老兄究古論今談神說鬼嬉游日月返其嬰兒不亦善乎所患家鄉水菑飢餓轉徙之民斬木揭竿在所不免則一邱一壑政自難全耳令郎晉秩大官承聞近例可得封典亦一時之遭乎老妻六十幸借老而復借隱乞老兄一言旌之榮於機杼之貺也

答門生車造父

昨春入都便聞門下在攝意甚念之不謂公車之不成行也所苦頭瘍即火炎上即屢叩之貴同年亦莫能名也惟莫能名故未易霍然亦政苦無良醫耳惟門下自消息之讀所寄刻稿醜籍風流真不減江左所微乏者飛揚跌蕩之致耳日讀司馬子長蘇子瞻文則筆下自然縱逸繇大入化繇化入神登峰造極在領悟間耳時文渣滓如掃落葉愈掃愈出無一字可留乃妙門下勉之自壬

戌公車後乃有以門下之奪元非自僕意者見文汝止先驅金馬故也夫僕之知汝止誠不減歐蘇然門下豈讓子固當時歐公以第二置子瞻實見得子固深厚典雅足以鎮壓一時而子瞻天才縱逸亦復少露俊利耳千載曾蘇豈復有甲乙哉近朱五老刻楚遊紀紀僕初甲汝止而舉棋不定旋復改移遂執極不變曰執極不變者若自謂曾諷僕無復移甲也此亦以汝止先驅之故乎世情世眼真自可笑幸勉之汝止不獨文豪肝腸淨盡真足久要其與門下意氣不薄是一榜多君子大可喜也僕坐璫禍勒罷又罷於請告之疏此其故天下知之後會何期有懷萬斛

答錢昭自

津門備承款洽飛觴奏肉形神爲暢故知昔人暗風淒雨之句猶是兒女情憐不足以助逐臣之色也弟謂人有分量苦不自知如弟之頽老滯鈍兼以狂愚即使世路清夷豈復適用之時與器乃今得去所矣惟是所坐者黨黨人之魁方在湯火而弟得捷步深

林潛形江壑豈不愧哉頃與年兄周旋見年兄之心矣卽勉爲陳  
太邱亦足小解剝膚而年兄所處非太邱也若得暫假節牙從容  
外鎮據上遊以備緩急居近地以衛腹心所賴不小政以今日之  
憂不在縉紳而在廟社晦其跡迂其身善其用是所拳拳弟逃死  
之人年兄不避形跡而飲之勞之徐晦誼高得毋爲楊臨賀所累  
乎津流有逝此意何極

答郭中翰

程諱萬

記壬戌秋病卧燕邸讀門下所上封事未嘗不健其志快其策而  
壯其忠膽也及病稍起便圖走問門下已奉譴出都不獲握手論  
天下事此心耿耿僕乃今亦奉嚴譴矣三復來章同此孤憤今日  
國是國法無一可恃所恃祖宗功德長繫人心天祚休明必不至  
顛覆而已

又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皆認取初心不繇聞見日聞見已落第二義

矣門下所云此是彼非此正彼邪直是赤條條無些子黏著牽帶  
所以超絕世人動管我輩曰標榜曰依附豈天下無一眞男子哉  
自今以後願門下時時提醒初心勿失本來面目而已

與宋泰侯

翁臺高朗其表純備其表古之德盛禮恭人也每一晤言令人心  
形俱肅不肯放浪迂疏無以爲受矻之地乃翁臺深諒其無他而  
辱收之幸甚幸甚頃者去國過承依戀此段誼氣高出時情所望  
正人早登樞軸悒悒善類使不肯得爲山樵水釣老爲太平之民  
足矣聞尊著家狀感一門累善通乎神明宜其濬發於翁臺也翁  
臺於楊太夫人慈孝兩至方之古人惟高謙之之母子足以當之  
體孝子至心何敢草率所愧才盡筆秃無能闡揚萬一仰負委重  
如何古人譔銘必書歲月此尤不可不書以追銘故也書仲冬者  
不肖自蒙譴之後將屏去筆硯不敢復以文字累交知尤便書銜  
以稱盛典耳亮之

答吳去聞

不肖疏狂謬戾身蹈不測辱詞林而羞前輩分不齒於人類矣辱閣下不忘營蒯之思遠勤慰諭此誼非所望於今人也嗟乎史事方殷時禁方厲身為史官不能奮筆直書附於董南之後而徒以口語交游坐累也豈不愧死哉承問之辱頓頽以謝

答錢梅谷

首途閱邸報即見猗氏之獬口詈及翁臺深用驚訝已其說不盡行又竊竊喜且願翁臺勉為陳太邱善類猶有倚賴也今日之禍人事天心一時湊合恐其患不止於縉紳吾輩所患亦不止於鉗織罪累已也如弟所坐直以交游耳今六君子與壽州兄俱赴鼎鑪而弟獨以身免亦豈心之所安哉其輕其重悉聽之而已

答郁甥念之

部咨已下經三次鍛鍊但云與某交往而已諸奸之意不過借之以累其名禁其出也不知老人豈復有出想耶六君子消息總在

死法中耳

答長興丁公子

尊府君白首丹心窮老不悔視吾黨之中有矯持於始遷化於終者奚啻喬松之去弱草矣不佞欽之服之何圖白日乍朗陰雲轉蒙而先尚寶遂繼之以長夜豈不悲哉不佞自渡江聞耗即欲一展凭棺之慟奈身陷文網席橐里門即辦香束帛之便尚逡巡不敢越境此心缺然非忍恕也若幸風波小定偷息人間獲與於素車白馬之會則終不敢後人耳辱昆仲篤念世好遠使過存精茗之貺臭味宛然嗟乎昆仲而不忘其先公之交則尚寶真不死矣虎賁中郎千古想嘅使不佞輩猶得以事尚寶者事昆仲不亦幸乎

答門生毛六翮

僕之初被譴也自謂青山無恙白社可依視一官如脫屣耳不謂風波轉惡雷霆轉迅投閒不已繼之削籍削籍未厭重以株連嗟

乎亦已酷矣最可異者鎮撫之原招不能強有所坐而十五人之詔旨概曰追賊究竟何賊可追而眼前不無牽累況世事日新人情叵測不知將來作何結局也此自事體言之耳若夫道義交知之累豈有怨尤僕雖不肖竊踰於義命之分矣辱門下垂念故人八千里枉使而問之危難之中若真以一日之知而敦在三之節者是何執義之高歟僕老且廢何以答相知惟願門下努力功名匡扶日月爲天下第一臣品僕一日填溝壑有餘榮矣

答周蓼洲

葉老師札領到老師豈不念弟但弟當日孚號情景惟老師最悉人受命於天臣受命於君敢有怨尤也乎

答門生陶聖洋

僕之得禍總緣應山一疏兼以桐城嘉善之交然應山桐城嘉善死不負國僕卽死不負朋友此心自可對天日耳鎮撫先後兩招俱無賊坐初招第云某交結有名各官某某等僕與一名後招第

云某被杖出都某某等送伊贖禮僕亦與一名而已而奉旨追賊提問則概之於十五人之中不知所追者何賊乎追之於招外乎抑卽以送罪人之贖爲贖乎而贖又何凭據又何數目乎贖人之禮果可以爲贖乎此中當事者亦頗有良心不能入人以無贖之贖獨所謂有贖者必以干計勢不能立追而無贖之贖又難與詔旨違忤故不得不揆延時日以待他省之先定耳若僕自爲計不如早結爲上但事連各省緩急重輕非一方一人所得自主只得聽之當事而已此論於追贖之內者也今世局日新人情叵測僕所犯魁人之黨中央之忌其能保此殘軀一邱一壑長爲吾有如門下所云者乎度眼前事體或不至是若更有不可知則亦聽天聽君父而已所不甘者君父之未嘗讐臣子也意門下未悉情事故縷縷及之

與周縣貞

台臺撫吳兩載所以鎮定輯柔者備極苦心至於力抵中使之鋒

苦籲飢民之命勁節洪波百世不朽吳民之思亦百世不諼矣宜  
報罷之日老幼攜扶攀號擁道扣帝闈而無從者也若區區知己  
之感二天之慕豈足道哉自台臺罷後世禍日烈而不肖以筆札  
口語之故人於網羅此其故難言之矣可異者鎮撫兩招原無坐  
贓而奉旨提追則概之十五人之案地方當事不得不曲爲擬議  
寔人遭此其何以堪至於意外之外法外之外更有不可測者矣  
嗟乎人受命於天臣受命於君豈以風雨雷霆二其心哉順焉而  
已里中徐石城文叨李大邦幸鄉衮有鉅公在左提而右挈之使  
免於官謗則徐丈之遭也前晤湛持現聞蓼洲俱欲寄書而徐丈  
行迫不及走聞諸君子去後之思猶之不肖也安得衮衣繡裳如  
歸闕下吾儕小民迎拜於金閭亭子外蔡元老一緘煩從者轉  
入中爲先師胡葵翁身後不可浮沈也黃石齋沈沈龍養張紹和  
超超霞表台臺白社中應不寂寞矣歲杪懷人淒其欲絕從此緘  
題重理兄弟不復拘子民格套矣

與蔡元崗

數載長安雖獲時奉清塵而翁入弟出翁出弟入參差略半比不  
肖重譴南歸而翁臺繼人謂當步武鼎鉉而旋見齟齬暫返東山  
則數年來同志之感可知也惟翁臺不倚不流超然於世局之外  
而弟罪坐鈎黨名列丹書蓮界之視火坑不啻天淵矣然則梁山  
之蠟屐鹿溪之畫船豈爲翁臺長有哉方屏居席藁永斷交游不  
敢通人問一札而獨於翁臺不能已已適敝里徐石城丈叨李大  
邦便附一緘代問起居不肖以蔡翁老師贈官之典未領詰軸跟  
踰出都屬之舍親李仲達而仲達又見踉蹌渠不得已轉屬之翁  
臺見手書報可幸甚不知翁臺出都時曾先了此公案否也念之  
聞其四兄慥已補子衿矣此子霄漢雲之器非凡常材也獨二兄  
惺尙老儒童奈何凡胡氏兄弟業託之李公或於試事稍濟也弟  
罪累重大餘累所及使人匿走惟先師爲舊父母又文字齒牙無  
關世局或得稍畱意耳前二兄四兄屢信及長安而俱未及報今

又不便作書轉乞翁臺使聞之弟如魚游釜中都無生理即目前事未知稅駕亦使胡氏兄弟知之恐將來無復報恩之日矣與門生文汝止

客秋見報知門下繳節請假奉治途調理之旨且以休沐且以觀時甚慰而楊甥使適至接到函貺感相念之無已也讀函中語似尚未悉僕事者想邸鈔趙太宰等十五人未詳姓名故也僕投閒繼以削籍削籍重以追賊嗟乎亦太慘矣獨所謂賊者鎮撫兩招原無纖坐及奉旨追提則概之十五人之中故地方當事欲坐則無可坐不坐則無以報嚴旨而塞內意強名之曰罰議罰至千抑又苦矣僕生平不問產業冷局十餘年圖書之外無他長物敝廬僅蔽風雨薄田稍足餽粥此千金者何從應之即云盡斥先人之遺產盡奪子孫之衣食一瓢一笠僕亦願自夷猶政恐弋人之慕方在冥鴻將來不知所稅駕耳在僕目前尚存喘息其如元孺何哉頃奉旨重擬矣不知能挨延歲月否也門下聞此痛憤可知今

風波日急網羅日密枝蔓日多門牆師友之間無所不搜剔吾三人獨知之契人莫不聞且門下楚產也亦岌岌乎哉進止遲速幸善自消息之楊甥堯民折腰五斗不飽妻孥喜其刻厲在卑官中或易表見耳凡可爲地勿靳噓植末光所被如僕受之數千里相託惟此一事也

答曾二雲公祖

歲籥更新福祉駢集而不肖以扞固戮民致厘清慮爲躊躇四顧以期萬全感知愈深負罪愈多矣不肖實人子也前擬苦多況羸數乎然處不得不如此之勢而徒爲不得如此之辭無益也擬議定矣奏於何日所追之物定限於報可之後乎罰之與贓雖去千里實隔臺釐有趙太宰之例在應遺法中矣幸確示不肖所犯者中央之忌將來或更有不可知者姑言其在今日者而已與高景逸

知有今日久矣與李膺范滂同游地下亦復何憾幸畱翁丈在是

不肖弟子孫之幸也弟不過一死然平日學問尚多欠缺翁丈有  
緊要語爲弟臨去策進者乎祈諄切示之至望至望

與錢牧齋

弟異姓骨肉惟仁兄一人平居左提右挈今日拯溺救焚所不能  
得之宗黨姻親者惟仁兄是望耳而仁兄又在艱脆之中自救不  
贍而救他人此非以真骨月視我不可強也仲餘到宅未知作何  
商略一入檻車永與人隔畱此字付虛白貞白兩兒令有密話商  
於仁兄虛兒賦性過褊而實有至性到此時迫叩于兄弟皆知之  
不意諸子皆能死孝弟所得於天者多矣兩兒在家皆以兄爲天  
兄卽以子視之餘無可言者感不盡說不盡

與門生劉振賢

昔叨一日之知今受二天之庇聞報之日闔門躍舞乃我生不辰  
逢天憊怒檻車而北永與世辭不獲一奉德星之照又何緣慳不  
肖以筆札交游之故致有今日與李膺范滂同游地下亦復何憾

惟是室家破蕩子孫離邊明府若顧念夙昔賜之子遺則玉成高  
誼也羈繫中畱此一紙統祈心照

與錢牧齋

就檻之日畱一字於虛兒想必達者到京口知有五人之後命幸  
得免兄此天意也畱兄一人弟身後尚有所賴妻子保不流離萬  
幸萬幸也兄念之舊撫旨中放出追贓手脚卽肝腦塗地何以應  
之死卽死耳何至斬絕子孫真前生業障無所逃也弟看吾黨中  
友誼盟諾非不顧重至於日久事陳亦漸漸銷殺如朗仲身後可  
念也惟弟與兄非譽德怨十四年來無所不共不比顧瞿諸兄爲  
文章意氣之交也將死之言惟兄念之諸兒多愚蠢然皆有至性  
兄能真切教誨真切提攜弟卽死亦加額於九泉矣陳益吾丈真  
可以託妻寄子者也惜其窮乏無處可著手耳幸二兄相與圖之  
羈繫中偷片刻拾紙作字不及作益吾書卽以此紙示之如對面  
也連日在途意思廓然念到妻子便不無牽挂只緣平日工夫未

到臨時不相應也且看去時何如耳弟父母二志尚未入土諸生時草狀亦多可商者兄素不作合志異日暇時令小兒以二志請兄一表萬無靳手筆弟同胞一妹極孝於親可帶一筆於後地下之感也并懇追贖數多則子孫惟有逃竄若幸而數少則廢產之外凡可處置者悉力圖之再祝

從野堂存稿卷六中

從野堂存稿卷六下

尺牘

寄馮琢菴師

以下係續補

故少宰趙定宇先生精忠大節天下莫不聞而撫按以恤典請僅得祭葬而贈官易名竟爲忌者所格君子惜之然皆曰有待所謂待者非待久定之公論待主持公論之人也今老師而旣掌邦禮矣於是吳中之賢搢紳在朝如王銓部澹生在野如顧銓部涇陽等皆諷其家使早從事勿致後時此公之冢子太學生琦美謁蹶三千里而改就北試者將有請也竊以爲特典斷自朝廷條議關之言路卽老師豈肯以館閣之舊參一毫私意於其間況菰蘆賤士何敢妄贊一詞區區此心不過以諸君子久鬱不舒之公論與少宰公沒齒未伸之浩氣欲老師一宣暢之耳琦美博雅能文章一登龍門自遇賞識其乞恩就試兩事儻老師垂念賢者之後稍爲拂拭則少宰公當加額於九原矣某受少宰公知自其久困諸

生時卽有婚姻之託以爲老師之知某猶少宰也敢以少宰之身  
後與肩子爲請其濟不濟則天也罪不罪則老師也某何知焉  
與王澹生

自門下之柄用也不肖己爲林下諸賢占一陽之復曾幾何時而  
德機潛轉精采頓新稍引用一二名流淹恤在下者已保持一二  
循吏醇悶見屈者而後君子喜小人懼曰是將拔茅彙征而射隼  
於高墉者也賢者作用固不可測哉雖然銓地之不得其職於今  
十餘年所矣其始部與閣相齟而中人乘之今則司與司相抵而  
言路乘之夫部與閣相齟猶有名也司與司相抵何名也使中人  
乘之猶可解也使言路乘之何解也故今之君子皆望門下爲陸  
平湖爲孫姚江僕謂門下之爲平湖姚江不難但今日之時事更  
有難於趙高邑顧梁溪耳何也高邑梁溪之時名立而功猶待於  
後門下之時功立而名適符於先意惟苦心調劑而不失其正方  
有賴乎今冬計典朝堂當必借重於門下幸門下以身任之不肖

尚蠶食何知天下事竊見邇年以來廷臣之氣漸銷漸靡所不愛  
死力與中使爭赤子之命者皆外吏勞耳就中稍示激揚陰加培  
植布置中外脫將來萬有一虞討得許多氣力蓋今天下亂本在  
內亂形在外惟明公世篤忠勤勞王室知必有概於中也至吳  
中邑里日見蕭條而不腆敝邑憔悴特甚儻門下畱念桑梓於令  
君遷擢之後擇一長厚廉潔者居之庶使我輩漁樵得穩耳不肖  
年邁猶屈首公車間以需一割實有慕於陳同甫之爲人而恃門  
下爲葉永嘉故不覺其狂言之齷齪若夫敘寒暄上起居以爲塵  
大雅而不敢及焉餘情具別楮

又

趙少宰公之歿垂八年矣而未有以易其名天子推恩大臣三品  
未考滿者皆補蔭一子而公之冢子尚未得請門下得無念乎玄  
度兄之改轅而北實諸君子從臾之以門下方當國事倡公論是  
渠父子千載一時不可失耳然玄度猶逡巡自卻蓋以昔年曾負

大譴於門下心實無他而悠悠之談無由別白縱王先生長者不  
誅絕我我何顏以請於王先生不肖曰不然王先生自任以天下  
之重方日夜汲汲乎獎護名教激昂是非而何挂乎夙昔之小嫌  
且子之先少宰邦之遺直也子少宰之遺胤也王先生以邦國故  
而念少宰以少宰故而念子即微子之謁之固知王先生之將有  
樹於趙也於是玄度乃趨裝北上蓋不肖亦微有贊決云此兄自  
多難以後磨煉工深文章器行日進不休門下一見自當刮目相  
待矣竊謂易名一節子孫既不得自乞必須言路條陳而閣部力  
主乃可若非門下撥動機括則不然之友誰肯念之請蔭則看近  
例應否耳百凡行止俱聽指揮更望門下垂情世好曲賜盼睐不  
惟少宰公加額於地下即先尚書亦當點頭於天上也總恃氣誼  
不嫌饒舌惟門下矜察幸甚

與顧涇陽

公車之未蒙先生拳拳注望又得借寵靈於李中丞修老爲惠侈

矣鍛羽而南不得一報先生國士之知引鏡闕形何施面目竊聞  
修老之論天下氣節之士莫弗以東林爲東山恨不且晚得大賢  
之用而龍臥不起密雲自如若天意止以明道淑人之權付之先  
生者抑雲雨之施有所待也東漢南宋之事某不肖感歎於中者  
久矣河清既不可俟若互相標榜亦豈士君子之幸哉抵家忽忽  
無賴尚未及親叩里第率爾附陳惟先生恕其狂瞽幸甚

寄胡葵翁老師

伏諱老師祥琴已御道體安和不勝遙慰第落魄門人伏處東海  
不能於數千里外承起居眠食之詳每一念至恍然若失去春將  
出都有一緘報謝兼附薄奠於先太公緘中頗悉情事爾時令親  
惺予丈行藏未定竟不知何時得達左右也自不肖公車歸長安  
棋局又一變矣前所億測偶符一二今未可便議出處時也適與  
袁方伯晤我言之地方人才一著出與處斷不可少有方伯公在  
此其機乎老師才略識量自是國家有用人故海內識者頗以不

盡其用爲恨若以老師之履道坦坦何所不得遙想今日山中擁  
書萬卷以當百城藥欄花砌以當部署既有令子又有文孫永日  
無事點定課業每奏一篇作一日喜此光景大不易得老師自當  
領略耳不肖近狀如昨髮短心長尚時作廉將軍披甲上馬狀蓋  
經生業有何滋味而知己之恩終不可不報耳  
與門生汪如石

燕中分手正如飛鳥離羣不知去嚮然途際驚弓之危與還家投  
林之喜同病相憐何日不念小僮兩到吳門皆自以買書故僕不  
及知故無一字之寄據云從者尚未抵家甚爲驚疑家太質每從  
旁慰我未有此人而有他厄者也後一訊云已抵家矣則僮僕皆  
爲色喜然抵家之期至今尚未知也途中安穩何以遲遲至於抵  
家之後百孔千瘡室人交謫此又爾我同病不待足下之告我矣  
目下有館可以靜坐者乎有生徒來從可以少資膏火者乎鴻漸  
諸子時時過從乎闔家人口無恙乎錢受之一朝突兀亦足下同

籍之光可喜也而蟻附蠅趨之輩醜態百出不知貴者自貴何與  
彼事祇益賤耳今歲十八房京本多未齊而刻者紛紛坊間射利  
何所不至足下曾看得兩三房好者否有好窗稿兩三部否近日  
聞錢受之寄到拂水社中有王帶如一部此奇寶也但落諸君手  
意見不同未免遺失此君天才卓悟不蹈人間一塵所謂散髮亂  
頭皆好者韓會元稿論本等亦舉業之當行者第其筆姿光映正  
是金華殿中人耳從友人處見京中的本廿七義係湯霍林批評  
者而未竟刻霍林好以已見裝點人文亦不足據也我輩用工正  
不必看徧三百人亦不必看徧諸名家須從入處求之覺有進處  
便是耳我已陳人誓不談舉業於少年之前偶爲兒輩言之并以  
告足下切勿資人笑柄也生八月中擬過吳門不知得如此願否  
卽我不往子盍不來總於此時當覓一會耳前所寄書籍恐途中  
不免搬運之煩意甚不安今可照書目一一簡歸  
寄詔安胡世兄

曩歲六月中得先師無祿之耗設位慟哭形神慘淡幾不自持愛我者強慰之曰徒傷無益公之望子也亟子不第公目不瞑胡不一戰以報公志於是不肖拭面收淚再理公車曰必報知有死無二而今乃有以告師靈也并慰世兄足下三世兄之函貺先自游君來而弟未有唁弔於先師也非愬也以有待也今也屬事之殷尚未有寫哀之辭附奏於靈几也非略也更有待也嗟乎師何負於國而使之齋志海濱以歿師何負于鄉而爲里中豪右乘喪思逞刃俎此眞三世兄臥薪嘗膽之日而不肖所以報效知己之秋也恨始進輕微尚不足有無耳雖然惟力是視敢不夙夜會舍親袁左伯已爲門下致感且祈後芘渠無不用意者但恐居閩之日短耳新詔安公已面屬之不肖於此公素昧生平一見知爲長者必不負諾也弟於此中凡於貴地方官長有一綫之路自當爲地惟是世兄愼重自愛家庭之內尤宜協力同心外禦其侮讀禮之暇懋勉大業以酬先師未究之志不任拳拳方待詔闕庭恩恩勒

此附湯惺予丈報謝哀懷所託百未盡一嗣此南翔有便圖再布耳不腆之奠聊代炙雞絮酒非敢薄也亦有待也世兄閱此紙畢卽焚於靈几曰繆生訊到矣期以異日藉手王程修千里生芻拜知己於壠下

與蕭如城

先師胡青州身後之事荷年兄留神護持其波及師門者猶弟之身受也惟是彼中土俗獠獍至以殺掠爲恆事擄人無禁奪人無忌藐爾諸孤身名未就其誰能捍之賴先師生平處厚交易清楚故祇以貼絕爲名前此紛紜斷給不知眾壑難填刁風易熾此風不戢遂有窮究極惡之徒入其室家毀其靈几凡有血氣莫不傷心況乎不肖弟者受吾師國士之知感恩圖報三十年于茲矣青松白水有如皎日今不肖弟偶濫清華而適聞其堂構冷灰子孫塗炭此荆卿所以刎頸而豫讓所以漆身也幸而仁人君子如年兄者在事必能博訪摛紳知吾師生前之偉義上不負朝廷下不

負鄉曲祇以仁暴攸分共處里閭貽此禍端可以此情上達監司  
下告守令重懲一二杜絕將來是天所以惠吾師而不棄其孤也  
方師存日諸孤日操不律弄柔翰孱然文弱不聞戶外何事今且  
日與無賴喪恥之徒鬻雜語諛蓬首公庭俯面隸卒弟每一念之  
涕淚如雨謹齋心削牘南向稽首而告之伏祈留神省覽

寄麟翁錢老師

自騶馭南發昌期以隸館方新不及追隨絳帳瞻望靡及神與俱  
馳伏惟老師初抵里門旋晉宮案不廢西清之班少循南陔之養  
錦衣黃髮照耀一堂誠人世之極榮天倫之最盛也辱在門牆忝  
舞何已乃羈守館下一介之使與咫尺之書兩俱缺然某死罪惟  
不肖遇合雖晚微榮甚侈蓋古人以不出大賢之門是懼而某幸  
得之老師提掖獎借不遺餘力當行李恩恩之日猶貽書勸勉矐  
乎有深寄焉愧不肖非其質也憶某少小迂狂蹉跎一第志長而  
力短識具而精銷且奈何昔子瞻之謝歐公謂願得長在下風使

區區之心常有所發自老師暫違承明而不肖之心久無所發矣  
惟是讀書厲志之外不敢他有所及以負老師然以疏性而處風  
塵之會以過時而陪年少之游揆之人地多所不安幸老師復不  
靳以末光振之以餘緒開之某雖不敏請從事焉臨楮不勝惶恐  
翹企之至

答趙文度

不肖晚來一遇有慙面目乃二三知己彈冠之喜政以其晚而倍  
之如仁丈其一也客夏曾一奉報章會通籍恩恩衷懷未悉仁丈  
不以爲疏更辱函貺慙慙有加此誼不可得之今人也別諭肺腑  
之託苟可爲地敢不殫心惟是不肖處多畏之地而吾黨值緣慳  
之日躊躇者久之容與大洪父母商推思得當以報也

與胡□□年伯

自老年伯出都門尚幸有孩抱之一綫以爲仁者有後善人可勉  
而冬杪忽有異耗諗之果真也何造物者之毒人而顛倒人乎已

矣勿復言矣每欲奏一訊奉起居以當千里執手然臨筆而輒廢者屢矣蓋心所傷悼所不必言傳若達觀曠覽以保餘年知老伯已饒能之如其不能卽百方解譬亦無益也乃卓兄去病書來盛稱老伯之達於觀化且達於處家極爲忻慰乃吾年兄之俎豆亦見公道在人而不盡泯滅千秋萬年清芬不墜賴有此耳此皆李直指之主持而禹門季侯兩年兄贊助不少不肖與二兄往來書牘頗以此事屬之兩年兄言老伯情事亦娓娓真摯也不肖所從與於諸兄弟者亦不必使他人知與老伯聞耳

復觀翁徐老師

捧讀函教知先太老師已掩玉名山隧道麗牲之銘昭揭不朽是唯老師純孝格天榮哀畢具其於子道已伸矣移而之忠此其出而雍容表著挽回末運潛轉元神之日也且老師之爲水鏡爲素絲凡長安道上有耳有目者無不知之今日者公論大伸物情趨仰時乎時乎昌期在門弟子中最拙劣最遲暮造物者又驅而東

之於空虛之署筆札之守無能開口向人吐一寸氣雖然心不敢味義不敢忘每與二三知己商之要爲國家急老師耳豈以門牆之私誼哉原擬冬中走价奉候山中而竟爲翰貺所先皇愧欲死藉手報章兼附一縷之敬知我老師定在鑒宥不宣

答張紹和

長安看花不借足下意忽忽不樂署中無大詞盟又覺瀛州亭畔草深一文也弟愧先驅矣展誦遠函知足下託寄甚深弟精已銷亡何能爲役且館規束人以日爲歲明年散館便料理行裝作三徑歸人矣歸而築舍一間擁書千卷庶不負知己者之相期也

答趙文度

比聞郎君翩翩鵲起與大洪給諫言不禁踴躍非以一子衿足喜喜門下青箱有託因之干丹霄而拂青冥爭光祖烈卽大洪亦同此遙矚也仁丈高才久鬱會應發舒洗耳捷音在頃刻間矣望公車早發爲長安襍被之懼也

與孔玉橫

政欲拂拭一觴寄折柳之思不謂明日遂行矣如此落落通家兄弟之謂何台丈骨相自是金門客瞬息三年便當冠冕天下不肖弟敬執鞭弭望屬車之後塵矣一函寄伯兄并老年伯詩筆一柄俱乞畱神轉致不勝依依

答毛禹門

武林李名一郡耳而實領袖東西越老年丈之政術文采風流又事事領袖人謂六橋三竺得使君而益勝良然乃年丈過自挹損若恤恤乎有動於時艱者此大君子先憂之至心也弟久困鈴索遇眼前一切人與事格格不入麋鹿之性應在長林豐草間耳

答瞿星卿

自台丈操觚而吳藝爲之一新自台丈秉鐸而楚風爲之一變今士大夫中真有功於斯文者台丈一人而已天將大恢令緒協輔清時遂以風雲之資投箕裘之器不獨文章世美爲儕輩景趨而

意氣惇惇常有以自下者政以此卜遠到也弟三載鈴索忍飢待詔無可爲台丈道者猥辱慰諭極感記存勒上謝言卽以待訊

與龔蘭谷

逕啟福建汀州府歸化令周君憲章不肖之社友又姻家也遊庠時每試與不肖相甲乙績學知名者三十年而不得一第識者惋焉其爲令孳孳節愛纖塵不染茲以考績及於恩典唯是華袞之章所以賁往詔來者有天子之代言在遂因不肖以請於掌記幸老先生不靳粉飾使可勒之金石揭之堂構此周氏子孫百世之光華也干溷清嚴不勝悚仄

與從子太質

姪行叔正在窘中無能爲腰纏之助殊愧乎其爲叔也劉文叔仁人君子幸好周旋必有大裨於姪行業也吾輩或出或處或枯寂或逍遙皆有本等行業自古無不至誠之節俠無不淡泊之風流學問中大好著腳也願吾姪就狂簡一門自成片段卽縱橫遊戲

無所不可矣一第云乎哉

答夏習池業師

小兒入京拜函貺之辱似非長者所施於弟子也備審頤養安和  
郎君藻筆翩翩極懌遠念不肖三載鈴索日碌碌酬應讀書實無  
所得以此上慙恩造下愧頭顱思得靜息山中爲十年讀書之計  
而忍飢待詔旦晚未得脫身是以先遣賤累南還料理兒女子事  
若目下得旨賤體怯暑難行又未免稍待秋風也知垂念拳切縷  
縷附懌賤累臨發值署中文字相迫草草報謝不盡願言

答袁小修

會石泓知仁兄念我不置感戢感戢弟之心事仁兄所知也世人  
強置之一網中世人自可笑耳於我何與弟見年來言者與辨言  
者嗷嗷之口造成冤劫夫言者不過奪人官辨言者則幾於哭官  
矣弟非爲官忍人直自顧鬚眉不肯哭官耳弟卽行尚須仁兄一  
晤也

別同館諸兄弟書

弟自慙劣質叨廁英游三年之中入則筆硯相從出則軫蹶相次  
道誼骨肉之好况如一日也夫三年一日則一日千秋矣郊居匝  
月頻煩過從旣好慰之又飲餞之臨別之際握手依依自有同籍  
自有同館恐未有如吾兄弟之篤摯者也弟南矣雄飛雌伏接翼  
無期勉事聖君光我山澤

與楊大洪

不肖於翁臺分則君侯情則兄弟此非沾沾繾綣之私也以翁臺  
至公血誠不流不倚所謂奴隸小人亦知其清明者况吾黨乎不  
肖晚來一遇會時之艱微嚮所託誰可告語翁臺不肖知己也不  
肖歸矣便可不復出翁臺暫歸不可不早出非獨處勢使然要以  
有翁臺在政不須我耳見梅長公寄問山居無恙役人還草此代  
謝舍親趙玄度文度與叔度之子想翁臺以賢者之後道地於新  
父母矣唯是玄度家貧薄宦先業盡洗不過瘠鹵田二頃耳而戶

上田數頗不貲蓋合兄弟伯叔而合爲一戶不使分析先少宰之教也今老父母爲趙氏計無使玄度有厚產之嫌無使其叔季氏有過厚於其伯氏之嫌概及張父母之覆庇則皆老父母庇之矣蓋文度以玄度之盡廢也撐持轉苦而叔度之子名士履者孤露顛覆尚不成青衿今日將官戶之名可以稍庇兩家而知其情事之實則伯氏又可以免於富公子之累惟翁臺知之深念之切可以此言告也不肖情誼關切附言及此至感知惜別總非寸牘所傳耳

答李夢白

國是紛紜唯不嗜殺者能一之則翁臺其入也不肖竊睹江陵以後士大夫筆爭舌戰者數十年矣已有兵機而未及於兵禍蓋九廟在天實式靈之今欲挽其機塞其禍非有真心腸大學問而神機妙手足以副之者未克濟也翁臺其人哉頃者齊魯荒亂自節鉞甫臨而人心遂定天意從之此其效已睹矣如不肖書生不了

旋遘網羅其故似爲知己所悉而亦見其神之漏根之劣相感召也此事自關學問翁臺何以惠教之敝鄉畢東老正人又解人也翁臺可以此事時時切磋大洪暫請假矣幸翁臺遙相護持使大洪早見其用護才以救世也凡天下事所潛賴於大君子者不少豈以袞繡東山而一日忘宗京之計哉還山之人僭言及此恃翁臺知己耳

與李長蘅

去秋被言而歸便擬撥一棹從仁兄於煙水之間無奈京債并兒女債連相煎逼蹙蹙無樂生之氣以爲仁兄翰墨神仙也俄聞爲女郎遣嫁甚苦而齋中清玩并入偷兒之手則仁兄雅抱亦少損矣政欲相訊適友人高聲野過南翔便附起居聲野過南翔謂不見長蘅未免俗氣命一字導之然聲野之於南翔終未能免俗乞長蘅一言解紛聲野景逸先生之愛弟也弟又犯東林嫌矣一笑

答門生汪如石

春明一別遂易寒暑不肖歸而杜門課子卻有餘適只是京債未還債端無窮從此不知所究竟耳此病與賢同受故以相告他世局之事毫不以望胸臆也承寄顧玉川書四月中纔到知相念之深然貧者出門甚難唯同病人知之不以望相知也人不可輕諾去秋歸只諾書賈一語至今未了強看毛頭書終是山居人苦事今勉就三百餘六七月之間便可出也評閱姓氏少不得借重相知所委太夫人祝言義不得辭然須辦選事然後得暇可以泚筆題旌重典而欲借重於山居人則左矣

與趙太室

翁臺志意揭日月衡鑒審簡甄嚴而好賢護善孜孜如不及真人倫之師表也竟以此左時趣少見齟齬今之爲君子者難哉乃者六年計典盡快私門卽以敝鄉一介不取之孫淇老而不免於議何也翁臺知淇老者亦爲之咄咄耶竊謂邇年以來士大夫議論多以眾寡分勝負而未嘗以勝負之外分是非繇銓衡失柄無所

折衷耳夫使銓部爲政有不當而言路折簡隨之則可使言路爲政無問當不當而銓部如指行之則不可轉其機還其柄是在翁臺而今非其會也姑息焉以待可乎不肖竄伏江干無心問世適內姪李仲達司理南康憑寄寸牘聊寫年來積嚮耳仲達醇赤未雕風氣差上恐年少不習爲吏如其伏謁幸長者教之世道多虞萬自珍愛

答吳孝廉問卿

日以村居失於逢迎故以數行告其疏節何更遠使至上厯令祖老先生之鼎翰益使不肖踟躕無以自盡甚矣老先生之愛人無已也若門下過自挹損置人於長者之列又豈不肖所敢當乎門下韶年盛藻縱轡有餘饒讀十年書橫行一萬里敬爲門下左券毋以習之籠中有悲鳴之思也聞仲兄異才贍學羽翮已具恨不能見之所示令姪文英英可人嫌用時語太多致神明未透此一得之愚僭用商略然所謂時語者厭套耳不厭新也居今之世專

以大雅典型髡少年之筆則悞人多矣一番洗脫則一番變化亦以爲門下告也不肖習心未除偶爾及之附發一笑來餉茗墨俱全此二事不肖俱有宿癖而於墨理尤辨所藏邵墨多與來餉相似其品反不及時製卽羅小華者亦然方正者形陋而神勝之彼此皆同非有贗也唯近日程君房之玄元靈氣方于魯之青麟髓可謂超出前人然出於數年前老手者爲真今其後人爲之已成濫惡矣墨雖佳經霉卽敗令先公所遺得無藏之不固乎不善書而談墨猶不善酒而理釀具也笑笑

與古安吉

亡友吳士豪白首明經一官未赴祇以領牒選人備貴州寮佐之末爲君侯所軫卹旣經紀其喪又收其子弟置之帷中異哉君侯之設誼也昔文季遺振於堪孤巨卿種樹於紹墓非同里結盟則垂髫託契千載而下尚爲美談若夫公車一日之交半刺尚虛之席何有何無而君侯爲德至此求之古人所未經見況今人乎僕

是以願得君侯而下之也忽枉牋教託寄栩栩展讀大集嘗鼎一臠矣糠粃之導其何敢辭

與錢梅谷

台從每過江城不肖以村居失迂頃者適及之而僂鶴飄然不可挽矣殊愧君山東道主也然鄙人有心願請於門下豈以杯酒乾餼之故乎世事瀾翻正人氣盡指名連類伏機甚毒長此未窮恐漁歌樵唱之非我輩之所得有也仁兄何以策之茲趙少宰定宇先生之仲子文度兄以逆奴戴修之事告急於吳門諸公諸公慷慨發書直抵江夏以去戴返戴皆江夏之爲也事具諸公牘與趙氏辨揭中不肖謂江夏雖有卻於林下而尚與仁兄有緣仁兄飛咫尺之書訟其本末而可以實諸公之言塞黠奴之口而寢其計扶正抑邪關係不小仁兄豈多讓哉尚有幾微欲躬詣門下盡其所以而以他事不果屬湛老轉陳統惟裁照文度品識超俗真不愧少宰之子試與之言當不知其膝之前也

與李仲達

數日前因萬年使郵附上八行此君千里徵書祇援同籍之誼轉  
微寵靈度其事機多不及矣茲啟廬山歸宗寺僧修慈者戒行清  
嚴識解通利真法門之領袖也與函伯賀丈為莫逆同參而所謂  
歸宗寺者乃為近日憨山禪師駐錫投老之處函伯之大父觀察  
澹菴先生作守南康於廬山有香火緣曾合賀氏宗人鑄一大雄  
像奉安於寺中故函伯於此寺道緣良深法侶不絕從來久矣謂  
以足下為廬山主應從蓮花會上現宰官身而護法者願因不肖  
乞靈於足下也此僧久客江南還山習靜有何他求貪得使君示  
意保持使維摩方丈不為闡提所侵足矣又聞閩中謝耳伯棄家  
學道棲遯此山可一問之廬山志乞寄一冊適聞有芳訊見及尚  
未接到也

與門生魏叔子

秋事不必言只將來不可放過耳聞修西方者單提念佛法門僕

為修北方者單提作文法門足下是頓悟人恐以此言為鈍也陳  
心齋相骨有神具道足下體中不凡足下再舉看便可豫辦北行  
糧矣

與門生顧爽之

足下十二載公車矣今日乃與木之雁行功名事安可料耶此行  
並奪錦標使林中故人借被末光幸甚以足下才氣無前而侵尋  
五舉以傳老鈍之鉢者肯城一戰在此日矣王新之當共集都下  
三君聚首濡毫吮筆賦士林而奏甘泉不亦一時盛事乎都中故  
人有問及不肖者可云已戢身一畝作老農老圃行徑而已此真  
實語也

寄臺翁葉老師

都中奉老師之教斂形塞兌頗無咎於人自某入而風波突起既  
逐之後猶欲錮之計典賴隨州館師南昌院長力為保持存此一  
綫不入長安門不知世路之險惡也憶昔絳帳出入肺腑相示敝

履遺簪之卸亮千里不遺耳老師社稷之功時所最忌會一臺中有家庭之怨於司馬而獬豸遂乘之以撼宗伯故糾拾大僚首黏此義以三人同功一體也及乎邊塵忽起戰守議紛歧中之歧轉生趨背諸人欲守其完局不得不去其敗羣然而異同亦稍見矣今揆地單虛人心各有盟左不知司馬公再入所與同心反正如呂晦叔者屬何人也幸老師早留意焉龍蛇之蟄也所以存身即所以變化然蟄之將啟也必乘驚雷以為用今日仰觀俯察亦將驚將啟之候矣某一官未任早入錮籍已矣何言望老師早還中書去中朝之黨去河北之賊實不勝拳拳

答顧亭之木之

承諭千秋之典責在後死其又何辭適萬公祖尚在江署即往謁之大煩分疏渠以王院臨行之舉止動支江陰節省銀兩未經覆覈題請入無錫祀典之內日下丁祭所費未便申報不肖謂鄉評已定題請當在後日今直以祭之舉廢為一時重輕耳至於祭品

之所出自可權宜不必申報惟其不必申報保無異同貽老翁祖之累也渠乃欣然云如此纔便奉行而又喃喃微語若受制於時論者故費此商榷愚謂此公到縣門下宜預拉羣從一見告以年來相沿而不廢者全憑此舉為斷案若歸德於此公者然則濟矣恃愛露其曲折并與高景老言之以求全妥景老不另啟

與沈哀中

同年故西安令俞君宜清辭豔發介性孤標藝譜循良咸超倫伍而一官未終二豎見迫此吾黨之所共惻也今其老母寡妻與弱子為命而家無餘殖官無贍橐窳窳之事尚未謀舉堂室蕭蕭見之流涕幸老公祖在事百凡有託而其子臣度亦成諸生矣第吳俗浮薄炎涼易態望老公祖特垂末光一盼睽之夫簪履之恤自老公祖至心無煩不肖助發也弟行矣意氣之託萬祈照亮

答顧塵客

吾黨不徒貴心正實貴眼明自道徒南還長安諸君子恐遂化為

頑金矣如何不肖時邁智窮原非其器所賴碩果得輿牽復可望  
世事有濟復何須在我也仁兄勉之姚孟長書來託重不淺正欲  
約仁兄談所未談而澹如相呼願往郡邑計下旬得請於左右也  
明燈之惠照我蓬室謝謝

答吳安節

伏惟老先生以斗山之望躋喬松之年凡在人倫無弗仰止春初  
擬從諸君子之後上壽台階而偶阻微恙逡巡後時日夕在念方  
圖展問興居而長者之使又先之矣甚感甚愧方今大鼎再新人  
心艱疏一二賢者真有持危定傾之功而異己之徒已眈眈而伺  
其後邪正消長實在此時使天若祚宋必不使鬼神助彼行其兇  
慝也不肖時邁智窮無芳蘭之姿而犯當門之忌知其無能為矣  
祇貪冀恩澤為先人地下之榮來春罷勉一出即乞還山以老先  
生所深念敢露肝膈使旋率爾報謝不盡瞻矚之私尚容專布令  
曾孫文甚佳輒效一得以益高深知不罪

答魏仲雪

不肖於愛弟既上愧楊雲小孫於高門又下慙衛玠祇以君昆季  
金蘭之好遂及兒女松柏之盟此為德美奕世憑之乃者無端小  
草未賀錦旋而仁丈赦其疏節惠以良書感何可喻聞台旌旦暮  
北矣種桃李而梯槐棘在此行也都下獲奉朝夕可不靳提挈挽  
之迷塗幸甚舟次草勒不任瞻馳

答陶永平

東事至此當事者借重台臺為關門一柱此將來仗鉞之地也今  
日之計且綜理且訓練且防扞且招徠度台臺優為之不肖書生  
無能仰佐一籌第以為前此籌遼者但務多兵不務練兵但務張  
皇不務安緝兵無敢死之心民無樂生之氣而驅之湯火逆天背  
人未有不敗者也今京師之守在山海山海之守在廣寧而當事  
者尚為泄泄此其事度非守土之臣所能得之中樞唯有安置百  
姓嚴立保甲召募驍勇使人自為戰城自為守而其肩臂左右之

人惟在守令守令非人呼吸不應雖良平爲將韓范爲帥未有能濟者也願台臺加之意耳

答李夢白

頻歲東師勞苦迄無成功獨水陸輪輓不至乏絕者台臺一人之功也今口禍剝膚廟堂尚無成算棟橈榱崩僑將壓焉惟藉重臣操鑰恃以無恐若且暮入秉中樞廓清底定豈顧問哉不肖向者避言還里會台臺撫東土使使者勞之境上高誼千古於今不忘乃者漫然小草適際艱危憂時有念補天無力所餘耿耿差不負海內相期耳忽從傳遽獲奉良書知台臺之不遐棄我也三肅使者拜命之辱

與史磐石

三年藜火朝夕爲羣至若撮皮皆眞肝膽映徹孰有如我兩人之相諭者乎弟既避言伏里年兄旋奉諱廬居耿耿此心夢魂時告比年兄入踐西臺弟亦漫然小草以季春之月抵都諸兄弟皆集

獨年兄持斧韓年兄持節萬里比鄰斯之謂矣遼瀋連陷京師震驚公車交章未有堅決年兄必有長策紆謀非時入告望之望之家臬副西垣以入賀來京因其便郵附布遠念家弟守官居鄉頗見信於賢達今得趨侍下風幸甚幸甚望年兄垂念年譜過采官評粉飾獎借高其月且賤兄弟之感當何如哉

與胡蓬玄

雪堂倒屣赤壁清尊不覺形神俱洽年兄蘭譜情深與江流俱永矣過蘄水一展拜先師閔翼墟爲之越宿閱翼墟師者故通參前爲常州司理識不肖於諸生者也先師爲理清執而惠敝郡人至今稱之旣晉銓曹一意秉公貴人有所不說借中旨改南以此時望益歸游歷銀臺駸駸顯重矣而竟不祿君子惜之所居官皆以風裁敏辦才守有聞其居鄉則闔門自守無論請託卽平常交際一切謝絕輿服無所飾廬畝無所託蕭然門庭比於寒士近世士大夫少此風味矣今士論久定前守李公以崇祀請於學使尚未

報可望年兄畱記得申前請幸甚其遺孤二人幼者尚在懷抱長者僅十二齡秀慧可喜今姚庶常之壻也聞有眈眈旁睨其產至句連無藉誣訟公庭幸年兄片言折之此師母之指也不敢不以聞

答丁嘿存

辦天下事者不難其才而難其氣又不難其氣而難其識古之嘲哂豪傑貽籍貴勢者其氣勝也至於策是非論成敗若神者之先告則非識不與焉先生可謂有其識矣而邁往不折之氣又足以配之故世之需先生如占事之有筮龜負重之有賁育也乃者中外搶攘所在見告人心皇皇朝不謀夕先生有長算訂謨入告天子以收底定之勳者乎日幾幾馬望之若夫鸞龍鳳之文修黼黻之用執經講幄珥筆承明自儒臣之能事不足為先生誦矣捧誦鼎函獎引過當某不肖何以酬知於萬一也  
與吏部為龔蘭谷請卹公書

謹啟宮諭龔蘭谷乙卯充東宮講官丁巳參藩未任嗣奉先帝恩詔一體敘錄姓名蓋凡屬宮僚不論講筵久暫勳望差等曾否外轉概從優擢卹錄總之以講官二字為重亦既無不徧之恩矣蘭谷子幼家落歲月坐淹生等以明恩不可辜負爰引一介具奏昨蒙禮部覆允諭祭為講官非為參伯也至贈廕一節專候台臺主持生等極知銓務煩劇未敢造瀾靜聽久之歷夏屆冬輒敢合詞上請卽事當慎重而例無異同原非踰涯之請也伏乞台臺一視推仁早賜題覆庶生死骨肉君恩如天台德亦如天矣  
答宋義希

台臺之治虞也清而不峭察而不苛寬而有執修赤子之和而遇士大夫以禮可謂不剛不柔宜民宜人者矣至於弘長風流許與氣類緇衣之好若於吾黨加殷焉二三兄弟所以相傳慕誦謂君侯人倫之冠冕善類之干城也彼夫輕雲翳日微波拂海曾何足累而當途諸公業有定鑒矣豈區區齒牙之助乎然肝腎可竭不

敢不效也

答孫六吉

不肖年少氣盛亦嘗有志於作者之途乃半生雕蟲強半糜於公車晚來一遇精已銷亡矣又館試之文多忌少吐未免委婉以寄意固不足陳於大雅也明公方大揚正始之音振吳風百年之敝而乃過采虛譽獎飾非倫令人愧死承示試文開函莊誦已嘗鼎一臠矣大都刊去浮詞則神色自異信崇正之與拔奇道未有相悖者也尚容卒業傳示子弟短疏申謝不盡仰止

答貢二山

翁丈以文士而偏工吏治東白之政遂爲越中第一此一奇也選君屬貴治舉賢自代則水鏡之司應爲邑中直破天盲卽多冠簪筆自是君家故事不足侈矣弟衰疲已甚木石緣深祇以英蕩在筭委莽是懼勉強一出卽賦歸來不敢爲知己漫口也山中日曆杖頭酒資頒自千里意念良深瀕行報謝并以不腆之文稿附呈

記室臨楮依依

答陳益吾

年翁忽有庭幃之憾不肖實深家國之感公私關切惋慨可知卽擬走唁左右而病軀孱弱尚不能前數日之後當了此念耳承諭楊生自年翁憐才至心亦不肖所同也此中品題已定又復阻扼卽敝邑寡君亦袖手而歎士風至此斯已極矣不肖諷生此不可與爭鋒江之役其報在虞我寡君之責也而不肖亦不敢自愛其舌敬以此復年翁矣執手非遙書不盡意

答顧中喻

以執紼在邇不先執手丈無問其疏也臥病兼旬偃蹇來命滋不安耳太公矯節不勝書弟從藥裏中憊憊抽思再置再續殊不成片段見眉公排纂詳禱受之標揭簡貴小巫之所以氣索也稍可存者真而已合傳非體前已告之而聖善不朽已備名筆矣一切款署不能從俗幸亮

答袁漢陰

台臺神識清湛風猷卓然自是國家有用人亦是世道倚賴人非今之所稱清吏循吏才吏區區以官方職業相繩量者也不肖三過練湖獲望丰采兼聆輿人之誦與二三相知之所稱述約略不遠竊竊慕用而台臺於不肖亦若殷然有意者神遇之知固不在竿牘往來間矣

與徐泰掖

會稽錢麟翁宗伯弟本房座師也正學醇品士大夫久欽之不知南中緣何有此議論弟在北呼號不及乞年兄鼎言銷弭之弟特以告年兄使年兄知爲弟師耳萬祈嘿存至年兄正大之識蹇諤之風凜凜見於垣草而又不爲一切影響掇拾所以得佳不肖冷心冷局不敢與人事但願正人君子立交戟之地者知無不言言必有中盡如吾年臺者而已今口謀叵測黔辱未洗蜀孽方崇而中朝士大夫名爲正人君子者無端忽起戈矛自相撞挑可奈何

而又妄相測度以訛傳訛如敝座師之事更可怪也不知吾師之居身居官居鄉者久矣無異議矣

答吳本如

今之薊鎮不獨防虜而實以防口今薊之督撫不獨修戰修備修款而兼以修當關之和自非老成名德而文武兼雄誠才兩合者不勝其任也朝廷特簡明公良有深意恭承棨戟新開旌旗色變業已威讐諸夷而風行四塞矣未鳴燕喜遙企龍光敬報郵問之辱

答錢機山

金陵佳麗之地玉堂清切之司閣下棲遲半載攬擷千秋而後晉陟宮端將荷橐橫經在帝左右必有以高皇帝之典章舊都之故實入告於天子爲法祖紹天之助者凡在簪紳躍躍以竢若不肖才短志紆精華銷竭切附後塵終慚前軌可奈何惟是筆札不敢不勉氣類不敢不聯不爲知己者之所棄則幸矣

答王玄珠

妖牝一疏定爲不朽彈章矣出風霜之性持斧粵西輶軒所指拂五嶺而撼百蠻甚休甚休惟是今之粵西視昔稍異昔以粵修粵而今兼以粵修黔也夫外有樓冠之義旣不能辭內有桑土之防又不容撤宜厘使者之憂亦惟年臺補天妙手涉海慈航不動聲色而土夷帖然則聖天子之威命實式馮之近日長安如沸更望驄馬早還主持國論臨書不任企瞻

寄劉康谷

春仲曾有一緘寄訊止陳失火移查無何遂有南中怪事爲之錯愕惋恨歎公道之漸滅人情之奇險而吾邑之無天也疏中所擬誣事事相反此亦人之所共知共信不待言矣獨怪老父母之劄肝竭腎茹荼嚙柏廢寢弛餐爲吾民洗數十年之積弊延一綫之微脈規模已就而中道棄之何民之不幸耶此係一邑之氣數不獨老父母一人之功名矣更可異者凡覆疏考功爲政因貴鄉鄒

匪石新泣事稍遲白之會匪石迫於舌戰踉蹌出署不意攝者具覆仍用失火事擬鑄一秩見邸報已無及矣蓋太宰過信芻蕘已入老父母於夾袋中而其時議論紛拏一切細事俱不暇詳故一聽考功之議鑄耳不肖身在都中不能爲我仁君伸一公論深負仁君深愧知己然豈非數運哉初謂里門稍憩便可北轅已屬楊公祖勸駕適商之一相知又謂應需計後非謂計事之有得失謂不宜示人以太急也此中無一日不仰懷奈羽鱗稀少無緣覓寄幸有貴邑魏簿之便從百冗中草此直寫胸臆都無倫次祈台臺亮之

與陳令威

弟與年臺臭味風雲千里無爽而咫尺燕中僅得一二見可笑歎也忽不知年臺何以竟出許大長安多少部曹郎靳陳令威半席地此亦銓材者之責歟今天下重兵宿將聚於關門當關者所上功罪實與李官相表裏願年臺益加精鍊以膺節鉞孫愷老處弟

已具誦年臺之品望矣

答王坦山

自丙辰一覲清光不肖遂避言還里而台臺亦復澹散南郎邈迴許時次登銓署乃羣公競進通懷泊如每語相知居今之世安得有真才真品不求不攸如在先生其人者乎比者榮參九列差強人意而霖雨之用則幾幾望之矣辱委命甚重不敢仰虛會用寶期迫徵前諾者填戶意欲俟之來春得稍儲餘思以襄盛典而令親杜給諫云必不可遲無已從紛沓中捉筆爲之愧無一語足當上掩天藻下蔽鴻烈罪如之何

答李湘洲

當今之時而尚遲閣下三年之用天固未可知或待其既極而別施洗刷或俟其小定而徐下均調不有救於今必有補於後也伏祈勉抑孝思嘿承天眷臨楮不任歸依

又

緘題久具而役者遲行致羈報命世事翻覆遂及宮府非常之變動閣下聞之感憤當何如也惟老先生身關氣運故家艱國卹先後並軫宜倍自珍重需時轉旋矚望不淺

答田陸海

恭惟繡斧南巡綱紀惟肅風稜霜鏗淬雨越而映三吳甚休甚盛今四方之妖氛未靖東南之民力已窮所恃以剔蠹塞穴獎廉砥頑爲國家佐綏急明彰輝者微台臺疇望哉不肖家寄荒江仰塵芳蔭擬管筆以奏謳謠而五色雲箋從天際飛墜遂使然格增輝冰銜乍暖明德侈矣何修以稱尤望驄馬早還主持國是不勝矚矚

答瞿稼軒

不肖與令先公之交在若遠若近間而文章聲氣則如鍼芥投而膠漆合卽辛酉楚材爲不肖所弋獲者大半經令先公提獎聞令先公病中亦舉以爲快事而竟不及一執手言訣此不肖所耿耿

於心也惟門下以命世之才負經世之略將興雲霧以沛霖雨乃  
俛就閒寂之人問枯槁之業諄諄款款若以令先公之好好之者  
似非近世之所有也伏審祥琴在邇脂車可期萬惟珍重以膺特  
簡臨書瞻矚

答吳石袍

台臺之爲李而僅得清曹郎且又南也世無復官評矣識者曰惟  
其以如是之蕪望而得如是之平進其特操恬節亦非復他清才  
吏之所有是天之所以相豪傑也竊窺台臺淵湛清立灑然物表  
而物不得移之庶幾乎人倫之水鑑者今雖在南祠隱然係天下  
之望不肖一隙心知隱約券之矣何至設不必然之慮如札諭所  
云耶託寄之深儻可讚述之處亦不敢不勉此亦不肖之積嚮云  
爾豈謂有助於風雲也乎

答張篤棊

遠承芳訊已具報章再領嗣音深慚託寄不肖譴劣無似所恃以

信於海內知交者此一片熱腸耳不謂台臺能照之於數千里外  
也今世波瀾洞時事紛紜非得名世大賢立於表著之地主持清  
議檣柱末流國家之事有不可言者矣故今日之倚重台臺猶涉  
險之舟航承撓之柱礎也凡我同志躍躍以幾又豈獨不肖同門  
之私誼哉

與蔣尊陽

臺役歸附致縷縷定徹台前矣翁丈見弟請告之旨得無爲弟咄  
咄稱怪動不平之感乎弟以應山一疏爲此奴所甘心延頸以待  
卽欲爲冥鴻未可得也抵灣日有敝門生高安令之使郵拈筆數  
行代候新祉令楚黃名士弟闈中極贊其文竟得聯第其自安仁  
調高安則高安之士夫聞其廉辦而欲得之其治行似無害已高  
安邑大而民疲且多猾歲課屢不完當此參罰嚴急之時左支右  
吾令亦甚苦幸翁丈在事體悉下僚保持屬吏是諸邑之所嚮風  
者儻高安可備驅策更推弟之屋烏而分外加意教之誨之卯之

翼之獎之飾之掩之覆之得奏三年之績備異日之用則如天之福不肖弟與有榮焉出國之人絕意世事而獨爲此令款款亦門牆之私不能自己耳惟俯存之榮誥事一切屬之中書科李書辦矣

與左浮邱

進賢退不肖山公職也而進者必賢退者必不肖誰深心左右之者今日乃舉爲年兄舉案矣嗟乎當小人之伏莽也根不疾去之爲快不疾去之則以君子爲姑息耳及小人媚竈得志又以爲吾黨激成之然則爲君子者難哉出都時聲息洶洶弟蒙譴猶薄世未有內外欲殺而能免者也縱山深林密當有繒弋之者矣

與金雙南

初擬至德州報命舟過津門而南則逆流淺澀日不能數十里而風雨間之口復遲遲度翁丈幾以爲侵諾矣弟既拙於辭筆又不得世美之詳祇依仿前次詞頭約略具體恐不當顯揚至心若翁

丈之芳標瑋烈著於堂廟則山公太始之制異日自有秉如椽者固不以目前重輕矣廓園所屬亦不成語奈何欲作一字寄園公畢竟無可寄蓋世事已在邸報中憤世救世何處著一詞若世外之間亦非一幅紙所能盡也入山之人暫脫於鼎鑊終未知所稅駕耳臨風□□

答解石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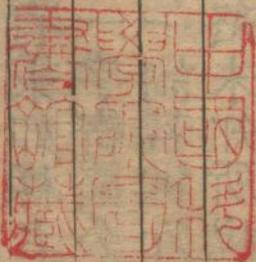
弟不肖固陋人也守官都中自潤色編摩之外何與人事乃風波橫起雷霆訊驚事連鉤黨名在丹書弟處此可謂酷矣年兄憐我念我越江遣問惻諭綢繆高義雲天千古無兩惟年兄不倚不流爲時砥柱望早還交戟之中主贊清平之議又何幸歟文織之贈愧非白屋所當仰承若比於綈袍敢不拜

答毛禹門

今日之禍蓋人事天心一齊湊合彼其徒日以殺人爲戲殺不盡不休卽世上顯然之是非與其自身必然之利害都不曾思算一

過非真有亂天下之才與智而天下之亂從此不可收拾矣吾輩  
不死於法卽死於兵所患不止於罪累鉗織已也近見奉旨再鞫  
楊左改移宮爲護熊以封疆爲題殺之爲有名嗟乎巧則巧矣然  
可瞞一時耳目恐瞞不得萬世人心也吾輩十五人則以招權納  
賄爲題所坐有差等或云萬或云千天辱之以賊猶可窮之以必  
不可追之賊直殺而已殺亦何可逃乎事雖從中皆從外決北人  
爲政風自南來此長安時局之大端也六君子之後孩未繼之彼  
六人者皆入而就死地矣孩未能免乎痛心驚骨夢魂飛繞我輩  
雖生不如死也往吳門晤昭自故爾遲答

從野堂存稿卷六下



70030562

